

羅文全書

冊廿四之一

我們的天父

臺灣聖經書局印行

序

我曾向輔大任教的神父修女講一笑話。

我作一個夢，夢我去世後，往叩天堂的門，聖伯鐸開了門，問說：「你是誰？」我答：「羅光總主教」。聖伯鐸搖頭說：「沒有聽說過。」我答：「你翻看台灣天主教通訊錄就知道。」聖伯鐸答：「那是地上的東西，我這裡沒有、主教來進天堂，必定帶教友來，你怎麼一個人來。我看你穿中國長袍，你大概是孔子的徒弟，孔子的家就在那邊，你到那裡去。」說完，就關了門。我無精打采地去敲孔子的門，子路開了門，問我是誰？我答是輔仁大學校長，也是哲學教授，還寫了中國哲學思想史。子路說：「似乎聽說過，不過，人家都說你破壞了孔夫子的思想，把天主教的信仰滲在裡面，你不是孔夫子的門生，你還是到伯鐸那面去。」子路說完，也就關了門。

我垂頭喪氣，不知道往那裡去。恰好，來了一個老太太，她喊我說：「主教，你在這裡？我讓你去敲伯鐸的門」，我讓她引我去敲門，聖伯鐸開了門，生氣說：「你怎麼又來了？」老太太卻說：「他是我們的主教。」聖伯鐸問：「真的？」老太太說：「當然是真

的，主教還到我家來訪問過，領我們唸玫瑰經。」外面又來了一個老先生，走來親我的手，聖伯鐸問說：「你認識他？」老先生說：「他是我的主教，我家在台南，主教到我家訪問，同我祈禱。」聖伯鐸說：「好！你們三個都進來。」

笑話不是單單逗著大家笑，實在有它的意義，近些年，人家說我似乎忘了自己是主教，專心研究中國哲學，沒有勸化一個人進教。我自己真正也屢次反省，是不是有虧職守！因此，近年放開哲學書，提筆寫宗教性的書籍。寫了「生活的修養與境界」，寫「耶穌基督是誰」。今年我八十歲，便寫這冊「我們的天父」，分送朋友作爲紀念。

八十歲的生命，爲天父的恩物。生命來自造物主，生命的繼續，依賴造物主的照顧。造物主天父，又由聖子耶穌賞給了我神性的生命，賜我成爲祂的義子。我的雙重生命，全是來自天父的愛，我對於天父，便應有孝愛的真情。

孝愛天父，有多種的方式，有不同的途徑，在天主教會內，歷代的聖人都全心孝愛天父，各有孝愛生活的重點。我景仰他們的成就，把他們靈修的重點列出，貫成一系，作靈修生活的道路，也寫成書，送給朋友們參考。大家不要想，少壯時不專心修德，老年時還有什麼希望？少壯時每天手頭案頭的事很多，常分心，在馬上要決定要實現的事務上，靈修的工作被疏忽了。老年時，外面的事都減少了，不必操心要作計劃、要作決定，要去推動，把心

收回來，專注靈修的工作，有何不可？天父不負有心人，祇要人願意走近祂，用心尋找，祂會樂意幫助老年人，扶助老人走，我奉勸年近古稀的朋友們，提振精神，雖不能邁步，更能跑，但還可以步步向前。尤其可以希望基督以祂的十字架作我們的拐杖，健步向前行。

羅光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十日

序於天母牧廬

我們的天父

目 錄

序

一、生生的天父（生物學）	一
二、唯一的天父（比較宗教史）	一七
三、唯一的祭祀（彌撒聖祭）	三一
四、耶穌的孝道（四福音）	四五
五、獻身於天父（修會生活）	五九
六、赤子心情（聖方濟）	七三
七、暢懷祈禱（聖大德蘭）	八九

八、嬰仿小路（聖小德蘭）	一〇七
九、拔除自我（聖十字若望）	一二七
一〇、光榮天父（聖依納爵）	一四七
一一、懺悔心情（聖奧斯定）	一六三
一二、結語（向天父，八十自責自慶）	一八五

一、生生的天父（生物學）

每天常在中國古書裡翻來翻去，我真佩服中國古代先賢的智慧，相信乃是天主聖神的基層啟示（Primitif rivelation）。例如《易經·繫辭》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繫辭下第一章）

又如在《論語》裡，孔子說：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中國古代的先賢，日夜對著變動的宇宙，看日出日落，月圓月缺，年年隨著四季，看著稻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有了《易經》的這個重要觀念「生生之謂易」（繫辭上第五章）。〔宇宙的變化，在於使萬物生生不息。宋朝理學家朱熹乃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作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至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朱子語類 卷五十三）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同上）

儒家便看著宇宙萬物，為一個整個的生命，日日夜夜，化生不停。這對於以農耕為生活的人，一點不稀奇。農夫一年四季所做的，所觀察的，不就是稻麥的生長？宇宙的一切，不是都和稻麥的生長有關係嗎？中國古人的日曆，一年有四季，有十二月，有二十四節氣，有七十二候。季、月、節氣、候，把田裡工作分成相關的階段。從稻麥的生長來計算一年的季節。

中國人的特性，不和歐洲人的特性一樣在於理性，而是在於感情。中國傳統的民族性是藝術性，由農夫的生活看宇宙萬物都有生命，宇宙萬物和人的生活，相通為一。人的喜樂憂

苦使萬物有喜樂憂苦；萬物的喜樂憂苦使人也感受喜樂憂苦。例如李白說：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 送友人）

杜甫說：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 春望）

范仲淹作《岳陽樓記》，描述春天登樓的歡心，秋日登樓的愁緒。詩人畫家的生命和宇宙萬物的生命相通，作文作詩，繪畫雕刻，須要含有生意。中國詩中乃有田園詩，散文中有山水遊記，繪畫中有山水畫。詩、文、畫的最佳作品為神品，神品蘊藏著神妙莫測的生氣，使欣賞的人在生命上發生感應。宇宙萬物和人的生命互相感應，人的生命擴充到上天下地，便能夠「心包萬物而有餘」，超越物質；顏回在陋巷中，「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三）

現在的世界，抬頭一看祇有磚牆，耳朵裡充滿了汽車的響聲。青天縮小祇有窗口那麼寬，月亮星辰都躲進了夢裡。生態環境瀰漫著廢氣，草木和垃圾在爭地盤。找尋生命，我祇

好在窗前的小花盆裡看紫羅蘭的綠葉，再在供在聖女像前；看蝴蝶蘭的花瓣。

二、

但是我翻開「地球生態史」，念著「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只不過五十萬年不到的時間，然而以整個地球生命而言卻是相當近的事。六億年前才有簡單的動物在古代的海洋中浮游，二億年前爬蟲類和兩棲類才爬上了陸地；幾百萬年之後，鳥類長出羽毛和翅膀，能夠飛上天。哺乳動物長出毛髮，成為溫血動物，也差不多是同時。六千五百萬年前，爬蟲類神祕地消失，哺乳類成為陸地的主宰，直至今日。」^(四)今日，人類成了天地的主人，於是「一株費時二百年才長成的大樹，如今只要一小時就砍倒。……所以森林正以比以前要迅速的速度消失，每年都有一片如瑞士那麼大面積的森林被砍伐，而一旦樹林被砍掉，樹木的根部再也無法保持住土壤。於是大雨一來就將土壤沖走，河流成為棕黃色的急湍，土地變成沒有土壤的荒地。而世界最豐富的動植物寶藏也消失了。」^(五)

生態環境，自然地在千萬年中漸漸長成；現在遭遇著自私的人類，在幾十年內陸續被摧毀。人類的罪惡，以往在互相殘食，現在，則殘殺宇宙的自然生命。

「宇宙的範圍太大，……呈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所知道的，只不過如同

一片亮麗的鱗片，我們處身的位置，在中心部份地球八十億光年的星辰之中，而我們至今所能探知的宇宙範圍，約在一六〇億光年的方圓內。

……宇宙中有數千億星系，平均每星系包含一千億顆恆星，而在所有星系裡，行星的總數大約和恆星一樣多。」(4)

我閉著眼，我沒有辦法去計算，也沒有辦法去想像宇宙多廣大。眼前祇是一片光，在光中什麼都沒有，又什麼都有。

再翻開《宇宙的奧祕》，我念著：

「宇宙大霹靂時所發出的物質和能量，經過不知多少時間，這段時間當中，宇宙是無形無狀的，沒有星系，沒有行星，也有沒有生命。到處是一片無法穿透的漆黑，虛無中有氳原子，到處都有稠密的氣體聚集物在成長，而物質所聚結的球體也逐漸緊縮，一氳氣的「雨滴」比太陽還大。而在這些氣體球體中，最先孕育了潛伏於物質中的核火，於是第一代恒

星出世了，使宇宙中充滿了光亮。……巨大的恒星很快用盡了核子燃料，由於巨大爆炸的震動，它們也把大部份的物質還原到曾一度壓縮的藻氣體中。在恒星之間黑暗的雲層間，由許多元素所組成的「雨滴」逐漸形成，於是恒星的後代出生了。附近較小的「雨滴」長大，但是體積不夠大，無法點燃核子火，就漸漸形成行星。在這些行星中，有一個由石頭和鐵所構成，就是早期的地球。地球逐漸凝結、溫暖，於是釋放出沼氣、阿摩尼亞，水和被困在地球中的氫氣，而形成原始的大氣層和最早的海洋。……有一天，一個分子很意外地「製造」出一個和它相同的分子。後來出現了更多能複製精確個體的分子。……在毫不被覺察的情況下，生命終於開始了。單細胞植物開始出現，於是生命開始製造自己的食物。光合作用使大氣能變換，性行為也發明了。……單細胞有機體演進為多細胞聚合體，而將各種部份轉化為特殊的器官系統。眼睛和耳朵也出現了，如今宇宙能看也能聽。……然後，某些樹居的小動物從樹上爬下來，變成直立行走，並且教導自己使用工具，馴服其他動物、植物和火，並且發明了語言，星際煉金術的塵埃如今變得有知覺，並且以愈來愈快的脚步發明了書寫、城市和科學，把太空船送上其他行星和恒星。這些便是氫原子歷經一

百五十億年的宇宙演化後的成果。這段話有神話的味道，的確，不過它只是由我們科學所顯示的宇宙演化過程。」(廿)

生命在宇宙演化中，經過了大約四十億年。現在學者在實驗室裡經過不過四十年，已經能造出生命的結構體。但是「生命絕不會只是構成蛋白質的氨基酸，也不單只是構成核酸的核苷。」(八)這些實驗，「只是生命樂章的音符，而不是樂章本身。」

一個氮氣體，霹靂爆炸，演化成第一代恒星，初放光火，再演化第二代恒星，然後有行星和地球。地球演化大氣層，演成初期海洋。海洋中飄出單細胞有機體，分化成複雜有機體，出現了生物。四十億年前，地球是分子的樂園。三十億年前，一群單細胞植物結合成複體。二十億年前，雌雄兩性分別成立。十億年前，植物互相合作，綠色植物可以製造氧氣。藻類繁殖，海洋充滿藍綠藻。藻草底下，產生了蟲，漸漸有了魚。魚類中兩棲動物登上陸地，陸地出現了昆蟲，同時樹木和爬蟲也出現了。恐龍佔據大陸，哺乳動物產生了，鳥類接著繁殖。「不到一千萬年前，第一個類似人類的生物出現，他的腦部組織不斷擴充而有可觀的成績。往後的短短的數百萬年內，第一個真正的人就應運而生了。」(九)

這一段科學的史話，可能不是「紙上談兵」，幾十億年的歷史遺跡，從那裡去找呢？但是科學作成這種演化史，是依據從現在知道的化學和物理學的原則推測。

大到無法測量的氣氣體，是有極強的動力，按著一定規則繼續演化，達到了今天的宇宙。宇宙應該是至高至大的上帝天主！氣氣卻是物質物，物質物怎麼能夠自變，更怎麼能以無靈的盲目物規定自己演變的規則呢？宇宙的大和久，我沒法去想；但我細看窗台上排的四盆紫羅蘭，每盆一種顏色：白的、淺紫的、深紫的、淡紅的。每盆花的綠葉，綠色也深淺不同。花色和葉色，明鮮柔和；花朵襯著小葉，玲俐可愛。難道小花小葉，是各種物質自相聚合而成的嗎？那太巧妙了！人們用盡自己的靈性理智，還造不出一盆活花！物質偶然聚合，結成不一株紫羅蘭，為什麼卻保持了這種集合，一代一代的生殖下去，生出來的紫羅蘭常是同種的紫羅蘭呢？這種結合便不是偶然的集合，而是有規律的集合了。

三、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這是第一天。

天主說：在水和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天主稱穹蒼為天。……這是第二天。

天主說：天下的水聚在一處，使旱地出現！事就這樣成了。天主稱旱地為陸地，稱水匯合處為海洋。……天主說：地上要生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各種結果子的樹木，在地上的果子內都含有種子！事就這樣成了。……這是第三天。

天主說：在天空中要有光體以分別晝夜，作為規定時節和年月日的記號，要在天空放光，照耀大地！事就這樣成了。……並造了星宿。……這是第四天。

天主說：水中要繁生蠕動的生物，地面上，天空中要有鳥飛翔！事就這樣成了。……這是第五天。

天主說：地上要生出各種生物，即各種牲畜、爬蟲和野獸！事就這樣成了。……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這是第六天。

這樣，天地和天地間的一切點綴都完成了。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舊約 創世紀 第一章）

把這一章聖經的話和上面所抄天文學者的話，放在一起，才明白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上帝天主用自己的神力，創造了宇宙，給了宇宙一種演化的創生力，按照祂所定的規則，繼續變化，化生萬物。宇宙是個生命體，具有造物主的生命活力，宇宙演化的規則，大

小銜接，結成雄偉和精緻的美。

舊約《聖詠》第一百〇四首，歌讚造物主的化工：

「吁嗟吾魂，盍不頌主。我主蕩蕩，威耀寰宇。

地基既立，永不動搖，被之以水，有如袒袍。

山嶽以升，眾谷以沉，高卑定位，實合天心。

作之防閑，莫使相侵。引泉入谷，水流山麓。

群獸來飲，野驢解渴。飛鳥來集，巢於其林。

相顧而樂，嚶嚶其鳴。……」（吳經熊 聖詠譯義）

小的時候，夏天稻禾割了，穀在屋後小山上晒，晚晌家叔守夜。在二更以前，由我們小孩看守，我同弟弟和堂姐們坐在守夜的草棚裡，仰看天上的星辰。高高的藍天上，密密地佈滿了點點星子。教堂裡的先生，曾經告訴我們，天主住在天上，星子替天主看家。我數數星子，數不清，祇覺得好怪！這麼多，怎麼不掉下來？堂姐說天主用線拉住它們，派天使捧著它們。小山週圍沒有樹沒有房子，天非常寬，又非常高，我小小心靈裡，深刻地留下一種神祕不可言宣的神祕感覺。大了以後，黑夜看天空，神祕的感覺就湧上心頭。三年前，夏天，

我到陽明山中國飯店休息一星期，堂外甥孫女淑芳陪著我，晚飯後，在旅館後面的小路上散步，清靜無人，每夜祇看見天上出來的第一顆星子，天空和周圍的高山相接，黑成一片，我問淑芳，天黑可不可怕？她答說：我們不是小孩，怕什麼？我則又有兒童時看天空的神祕感，不見星子祇見黑，而且高山的黑似乎要倒下來，心頭感到神祕的壓力。我常常奇怪地球懸在自己的空間，常常循著自己的軌道旋轉，它怎麼可以懸在空中呢？一切的星辰也都是這樣，一座銀河中，有一億以上的行星，行星都不亂。假使亂了，就要像福音上耶穌所預言，天地動搖，星辰下墜，世界要終窮了。我又很奇怪，一個有理想的人，怎麼會想這些星辰都是自然變化而來，宇宙一切都是偶然而成，或者宇宙自己有力，使自己成就，使自己變化？這是不合理性，也不合事實！我們看見一件東西，就要問是誰作的或自己有的，若是自己有的，背後也要有一個造成它的。像莊子那樣的玄想者，也還是認宇宙有造物者。我一看宇宙的奇妙神祕，就欽佩造物主天主的無限奇妙神祕。

中華民族是欣賞生命的民族，《易經》的作者，仰觀天象，俯看地面，再體驗自身，理會到天地人的變化，都是爲著生命，便製作了八卦，再變爲六十四卦，以象徵宇宙的變易，進而說明「生生之謂易」，宇宙的變化，都爲化生萬物。

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以天人合一爲巔峰，人間的聖人法天而發展心靈生命，參加天地的化育。聖人不僅修養高尚的品德，更能協助上天發育萬物，首先愛護人民，施行仁民，又

愛惜諸物，禁止濫殺，禽獸草木都能及時生長，欣欣向榮。

四、

我望著窗外的一線青天，夕陽的光已經淡黃，窗台的紫羅蘭對著我微笑；我合掌捧著經書，默默地唸著：

上主的化工，請讚美上主。
上主的天使，請讚美上主。
層層的高天，請讚美上主。
高天的雨水，請讚美上主。
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上主。
雨露和春風，請讚美上主。
火熱和寒暑，請讚美上主。
霜露和冰雪，請讚美上主。

光明和黑暗，請讚美上主。

閃電和雲彩，請讚美上主。

山嶽和丘陵，請讚美上主。

清泉和海洋，請讚美上主。

魚蝦和水藻，請讚美上主。

飛鳥和走獸，請讚美上主。

普世的人類，請讚美上主。

聖者和謙者，請讚美上主。

上主在穹蒼，應永受讚美。

應受光榮，應受頌揚，永無止息。

忘記日間所有的事，靜靜地走進小聖堂，跪在長明燈微照的聖體櫃前，對著櫃裡的耶穌基督。祂就是若望福音所標明的聖言，「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件不是由祂而造成的。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類的光明。」（第一章第三節）

耶穌是聖言，是天主聖子，是天父的肖像。天父藉聖言造了宇宙，創世紀記載「天主說有光……有地……」就照樣有了。

聖言是全能、全知、全善、全美。聖體櫃卻一點聲音都沒有，絲毫沒有動靜在無聲無色的寂靜裡，我體會聖櫃佈散著深入我心靈的愛，射出震動我身體的生命力。上主天父第七天完成了造物的工程而休息，由聖言繼續經理所造的宇宙，聖言引導受造物「慎終追始」，歸到生存的根源，讚頌上主天父的愛。

小小的聖堂裡，收縮了整個宇宙；稀薄的光明，照耀了天地。一百六十億光年大的宇宙，四十億年演化的地球，祇是一片光芒，光芒中瀰漫著上主天父的愛。

全能、全善、全美的上主天父，祇是爲愛，把自己的美善施給受造物。上主既然是全能、全善、全美，祂所創造的宇宙，不能不偉大，不能不美好。

註
：

• (學物生) 父天的生生、一。

- (一) 今譯：天地之大德，在於使萬物生生不息。聖人之大寶，在於有崇高的地位，何等著職佔呢？那就要靠仁愛的道德了。（周易今註今譯 台灣商務）。
- (二) 今譯：生生不息，變化前進不已，就是「易」（同上）
- (三) 今譯：吃的只有一籃飯，一瓢湯，住的是房屋低舊的小弄，在別人將憂愁得了不得；而顏回仍舊不改變歡樂的態度。
- (四) 地球生態史 大衛·艾登堡著 張談譯 桂冠圖書公司 頁十七。
- (五) 同上，頁三百一十四。
- (六) 宇宙的奧祕 卡爾沙根著 蘇義機譯 桂冠圖書公司 頁二十一至二十二。光速每秒走十八萬立千英哩，大約三十萬公哩，而光線一年可走十兆公里，約是六兆英哩，我們據此將這個距離，稱之為光年，光年不是時間單位，是距離單位。
- (七) 宇宙的奧祕，頁三百八十頁。
- (八) 同上，頁五十五。
- (九) 宇宙的奧祕 頁四十九。

二、唯一的天父（比較宗教史）

一、

翻開一冊比較宗教史，各種神靈，琳瑯滿目。圖騰崇拜，萬物崇拜，巫術崇拜，祖先神崇拜，精靈崇拜；天神地祇，山川鬼神，廟宇林立，香火鼎盛。

|屈原曾作〈天問賦〉，滿篇疑問，沒有答案：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誰能極之？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列星何陳？……」

• (史教宗較比) 父天的一唯、二。

屈原卻又作了〈九歌賦〉，歌頌楚國人民所祭鬼神。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靈中君）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大司令）

「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少司令）

「靈之來兮如雲，九疑饋兮並迎。」（湘夫人）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山鬼）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東君）

「靈偃蹇兮蛟服，芳菲菲兮滿堂。」（東皇太一）

「與女遊兮九河，訴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河伯）

川，循於群神。」

中國最古的史書《尚書》，在第一篇《舜典》說：「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
上，帝居最高位，以下有天神地祇。戰國有五行的思想，形成了五帝，漢代皇帝乃祭上帝
和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唐高宗顯慶二年，廢五帝祭祀，祇在南郭祭昊天上帝。
和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唐高宗顯慶二年，廢五帝祭祀，祇在南郭祭昊天上帝。

《詩經》有祭上帝的〈歌章〉：

「皇炎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之。」（皇炎）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板）

漢朝、唐朝的皇帝，留在史書中有祭天的祭文：

「嗣天子臣治敬告於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渝亡。高祖伏黃鉞而救黎元、錫元珪而極沉溺。」（唐高宗 泰山玉牒文）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平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漢昭帝 祭天文）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信仰皇天上帝，唯一至尊。天，爲頂爲巔，不能有雙。中華民族原先爲遊牧民族，歐亞的原始民族都以遊牧爲生，都信仰上天，稱呼上天的名詞，第一個字音

都是「帝」音 (Div) - 楚大德Dyauspitār，希臘爲Zeus，古拉丁文爲Deus，日比倫爲Tngim Dim-meī。民俗學家威廉斯彌特 (William Schmidt S. V. D.) 主張各處的原始民族信仰一位尊神，多神教和偶像崇拜較後產生。○遊牧民族日常生活所接觸，所關注的是頭上的蒼天，信仰蒼天的神靈，高高在天。中華民族由遊牧進爲農業民族，生活所依賴的是「地」，然更靠天的「風調雨順」，乃祭祀天地，以地祭配天的郊祭，郊祭仍居尊位。

一一、

造物主天主曾自選擇亞伯漢的子孫以色列民族作爲特選的民族，傳承祭祀天主的祭禮和信仰。當摩西（梅瑟）率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曠野遊走時，天主告訴摩西：

「你要這樣告訴雅各伯家，訓示以色列子民說：你們親自見了我怎樣對待了埃及人，怎樣好似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將你們帶出來歸屬我。現在你們若真聽我的話，遵守我的盟約，你們在萬民中將成爲我的特殊產業。的確，普世全屬於我，但你們爲我應成爲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你應將這話訓示以色列子民。」（舊約 出谷記 第十九章第三節）

以色列民族被選爲天主的特殊產業，他們要祭祀唯一的天主，成爲「司祭的國家」；遵

守天主的誠命，成爲「聖潔的國民」。天主頒了「十誡」：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奴隸之所。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爲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予以敬拜。因爲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凡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從父親一直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凡愛我和遵守我的誠命的，我要對他們施仁慈，直到他們的千代子孫。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因爲凡妄呼他名的人，上主決不讓他們免受懲罰。」（同上，第二十章第二節）

以色列人接受了天主的誠命，用牛犢的血灑在約書上，立誓遵守。可是當摩西四十天留在山上，以色列人就鑄了一隻金牛像，供在祭壇上：

「他們遂說：以色列，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的天主，……次日清晨，他們起來，就奉獻了全燔及和平祭。以後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同上，第三十二章第四節）

天主大怒，要消滅他們，摩西爲他們苦口禱告，「上主遂撤銷要加於百姓的災禍。」（同上 第十四節）摩西下山，粉碎了金牛，殺死了拜牛的三千人，然後重新接授「十誡」。

以色列民族的歷史，繼續在天主和邪神的崇拜裡，輾轉經歷。每次因敬邪而遭罰，重新回到上主，剛得到平安，又重新敬拜偶像，上主的罰越來越重，終至於亡國，流竄他邦。

上主頒佈十誡，以色列國王違反誠命，上主遲遲不罰，惟獨敬拜邪神偶像的罪，則絕不

寬貸。例如以色列最英明的國王達味，犯了奸淫婦人巴特舍巴，借刀殺了他的丈夫。天上派先知指摘，他認了罪，天主又派先知告訴他：

「上帝已赦免你的罪，你不至於死了。但因你在這事上蔑視了上帝，你奸生的孩子，必要死去。」（列王傳上 第十二章第十三節）

達味王一生忠於天主，絕不沾染邪神偶像，他的兒子撒羅滿聰明絕倫，到了老年，迷於女色，跟著妃子敬拜神靈。天主大怒，遣先知訓誡他：

「你既然這樣行事，不遵守我的盟約，和我吩咐你的誠命，我必要奪去你的王國，……但爲你父親達味的緣故，在你活的日子，我不實行；我要由你兒子手中奪去。但仍爲你父親和我所選的耶路撒冷城留情，給你兒子還留下一份國土，不完全奪去交給別人。」（列王傳上 第十一章第十一節）

撒羅滿死後，猶太國就分裂了，分成猶太和以色列兩國，以色列的國王常在邪神偶像前奉獻犧牲，猶太的國王尙有敬拜天主的賢者。有一次，以色列國王阿哈布在路上遇見了先知厄里亞，就對他說：

「叫以色列遭難（三年不下雨）的人，不就是你嗎？」厄里亞答說：不是我叫以色列人遭難，而是你和你父親的家族，因爲你們拋棄了上主的誠命，歸順了巴耳邪神。現在，你派人

去召集以色列人，同受依則貝爾王后供養的那四百五十個巴耳的先知，上加爾默羅山上，到我跟前來。」（列王傳上 第十八章第十七節）

民眾和巴耳的四百五十個先知到了山上，厄里亞對他們說：

「你們搖擺不定，模棱兩可，要到幾時呢？如果上帝是天主，你們就應該隨從上帝，如果巴耳是天主，你們就該隨從巴耳。人民一句話也不回答。」（同上 第二十一節）

「厄里亞建議巴耳的先知和他，各宰一條牛，預備獻祭，不許舉火，巴耳先知求巴耳降火，厄里亞求天主降火，降火的神是真天主，大家都信服。民眾接受了建議。巴耳的四百五十個先知，從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耳，卻一點音信都沒有，厄里亞嘲弄他說：『你們再高聲喊叫，因為他是神，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他暫時隱退，或者正在外旅行，或者他在睡覺，必須把他叫醒。』……他們仍繼續狂喊亂叫，直到晚祭的時候，但仍然沒有聲音，也沒有答應，也沒有理會的。」（同上，第二十七節）

厄里亞就預備祭壇，供上牛犢，舀水洗滌，然後祈禱：

「上主，亞伯漢，依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你的僕人，我是奉你的命作這一切事。上主，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人民知道你是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們心回意轉。於是上主的火降下，焚盡了全燔祭、柴木、石頭和塵土，也燒乾了溝中的水。全體人民見了，都俯伏在地說：上主是天主！上主是天主！厄里亞對民

眾說：你們捉住巴耳的先知，不要讓他走脫一個。民眾立刻捉住他們。厄里亞帶他們下到『克雄』小河旁，在那裡將他們全部殺掉。」（同上 第三十五節）

天降大雨，結束了三年的旱災。但是以色列民族並沒有回歸上主，猶太國的人民屢次叛離天主，巴比倫的國王滅了他們的國，俘虜他們到巴比倫做奴隸。先知曾警告猶太王默納舍說：

「看，我要使這樣的災禍降在耶路撒冷和猶太，使聽見的人兩耳都要齊鳴。我要用測量撒瑪黎雅的繩索，和測量阿哈布家的鉛錘來測量耶路撒冷，要擦淨耶路撒冷如同人擦淨盤子一樣，擦淨以後，就翻過來；我要拋棄作我產業的遺民，將他們交於敵人手中，使他們成為一切敵人的掠物和勝利品。因為他們自從他們的祖先出離埃及的那一天起，直到今日，行了我視為惡的事，使我發怒。」（列王傳下 第二十一章第十一節）

天主所視為惡的事，就是以色列人不敬祂是唯一天主，轉而敬拜邪神偶像。因此先知依撒意亞對猶太王說：

「你聽上主的話罷！日子要到，凡你宮中所有的，及你祖宗直到今日所積蓄的，都要被帶到巴比倫去，什麼也不會留下！」（列王傳下 第二十章第十六節）

巴比倫王拿步高為王十九年五月七日，燒燬了耶路撒冷，擄走了人民，「只留下當地一

部份最窮的平民作園丁和農夫。」（列王傳下 第二十四章第十二節）

三、

「有一個經師問耶穌說：一切誠命中，那一條是第一條呢？耶穌回答說：第一誠是以色列，你要好好聽，上帝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當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帝，你的天主。第二條是：你應當愛你的近人如同你自己。再沒有別的誠命比這兩條更大的了。」

（馬爾谷福音 第十二章第二十九節）

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唯一的天主，原來就是天主吩咐摩西（梅瑟）頒佈給以色列人的誠命，耶穌又重新肯定。以色列人為天主的選民，承傳這種信仰，執行這條誠命。他們沒有遵守；但是唯一天主的信仰則留傳下來。天主要救人類出罪惡，引回到自己懷中，按照預定救贖計劃，派遣聖子，降生成人，誕生於猶太，取名耶穌基督。

人類的生命，由靈肉兩層相結合，人的生活離不了肉體。天父則是絕對精神，無形無像，看來離世界很遠。以色列人受天主直接派來的先知，訓誡敬拜天主，崇拜邪神。以色列人還是守不住完全精神體天主的信仰，時常傾向偶像的邪神，顯露人的信仰也離不開形跡。

天主聖子降生，取了人形，真正是人，但又是真正的天主。耶穌乃向宗徒們說：

「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你不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我自己講的，而是住在我內的父，作為自己的事業。你要相信我，父在我內，我也在父內。若不然你們至少該因那些事業面相信。」（若聖福音

第十四章第九節）

人世的最大改變，神在人間，天主成了人又不失天主性，人敬拜耶穌就是敬拜天主，敬拜聖子也就敬拜聖父。聖子已經不是無形無像的冥想，而是具體的人。耶穌乃說：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把平安帶到地上；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刀劍；因為我來，是為叫人脫離自己的父親，女兒脫離自己的母親，兒媳脫離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親人。」

「誰愛父母超過我，不配是我的徒弟；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不配是我的徒弟。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不配是我的徒弟。」

「誰獲得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竇福音 第十章第三十四節）

假若耶穌不是天主，這幾段話出自祂的口，就要像是從瘋狂自大的人所說。人世沒有人

敢要求自己的徒弟愛他在愛父母兒女以上。就是因為耶穌是天主；祂與聖父同體，愛祂就是愛聖父，才會說出這種驚人的嚴厲的話。

耶穌基督指定價值的標準：天主在萬有以上，爲愛天主要能犧牲一切。天主教的歷史，記載了成千成萬的殉道聖人烈士，男女都有，老少也有，爲著保持對天主的信仰和敬拜，甘願犧牲了性命，古羅瑪皇帝三百年迫害教會，把信仰基督的人趕入鬥獸場，讓獅子虎豹吞食。或懸在十字架上，焚火燒死。或用各種苦刑，解肢割首。後來傳教士到了美洲、亞洲、非洲，多少被殺身亡。近四十年，在中國大陸，幾百幾千的天主教徒，被囚禁牢獄和勞改營！他們都愛耶穌在父母妻兒和生命以上。

「耶穌聽（青年）後，便向他說：你還缺少一樣：把你一切所有的都變賣了，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第二十三節）

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爲跟隨耶穌，甘願捨棄一切。「伯鐸（比德）說：看，我們捨棄了我們的一切所有，跟隨了你。」（同上，第二十九節）

天主教會從聖伯鐸以來，不斷有成百成千甚至成萬的人，棄捨了自己的所有，跟隨耶穌，修身克己，投身教會的工作。教士不成家結婚，獻身教會。修會士女宣誓絕財絕色絕意，以基督爲唯一資產，在人世而不度人世生活。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

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瑪竇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四節）

基督標出人生價值觀，天主在金錢以上，爲愛天主不能愛錢，爲事奉天主，不能用錢。

孔子曾說：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

孔子所好爲義，求錢要合於義，基督教訓人求錢，應以天主的倫理規律，在倫理規律中包含有孔子的義。不義之財，不能貪；和於義的財，也要不佔住我們的心。

「有一個富人，他的田地出產豐富。……我要拆毀我的倉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裡收藏我的一切穀類和財物。以後需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存有大量的財物，足夠多年之用，你休息罷！吃喝宴樂罷！天主卻給他說：糊塗人哪！今夜我就要索回你的靈魂，你所備置的，將歸誰呢？」（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第十五節）

金錢如水流，天主永恆在；愛錢的人隨著錢轉，在時間裡消逝；愛天主的人和天主相結合，永恆存在。死，誰也不能免。心放在人世間的人物上，死時，被剝奪了一片，對著死亡好恐怖。心和天主結合的人，死時，生命祇是改變並非毀滅，脫離了棄世，進入天主的永恒。

安息所。

在現世裡，若是以金錢爲最高，以享樂爲最愛，在金錢的享樂中，心靈並不能愉快，儒家還安貧樂道，君子憂道不憂貧；目前社會的人，免不了要罵這是古董，這是迂腐！可是，目前已經有大學生學禪靜坐，追求心樂安寧。愛天主的人，不僅心靈消極地空虛世物，積極地充滿天主的精神愛，心靈對著真美善的天主，體會天主慈父的愛，世物進不了心內！這樣，才真是「樂道」，安樂於真實的天主。由天主的愛，而看宇宙人物，宇宙萬物也表現天主的愛，表現天主的美善；宇宙便祇有天主造物主的愛了，造物主乃是唯一的天父。

註：

〔 斯彌著有比較宗教史，會又簡縮爲一冊，作比較宗教史教科書 *Manuale di Storia Comparatio delle religioni* Brescia. p. 56.

三、唯一的祭祀（彌撒聖祭）

一、

今年二月二日，我在榮民總醫院行眼科手術，割除右眼白內障。二月五日，再行手術，割除左眼白內障，習慣閉著眼，躺在床上。先是眼前一片昏黑，空洞空虛，一無所有。漸漸絲絲白光在昏黑裡閃爍，白光越佈越寬，整個眼前一片光明。光明中漸漸顯出一個十字架，架上逐漸顯明被釘的基督，光明裡沒有任何別的形相，十字架周圍祇有光明。

靜靜地對著十字架，心裡沒有思索，後來忽然想起基督是人類唯一中保，又想起基督所說除非經過祂誰也不能達到天父。

眼前一片光明，乃是天主所造的宇宙。宇宙無靈，沒有思想語言，祇有人類能想能說。宇宙要藉著人類歸向造主，歌頌造化的奇妙化工。人類卻一面愚昧，一面又自作聰明，個個爭著舉揚自己，滿足私慾的慾望。人類社會自古到今充滿污穢罪惡，到處爭奪殺戮。宇宙萬物反而被人類牽制，供人類的利用，更不能純淨地歌讚造主。

古代尚未開化的社會，人還不知道，也還不敢自作宇宙主人，在神靈台前，獻祭頂禮。有男人的神像，有女人的神像，有野獸家禽的神像，有石頭草木的神像。如同聖詠所說：「原來是我愚昧毫無理性，在爾面前竟然好像畜牲。」（第七十三篇）不知道思索，畜牲還認識自己的主人，人卻不認識造主天主！

《聖詠》第一百一十五篇說：

「豈同若輩手製之偶像兮，乃金銀之所成，

口不能言，耳不能聽，目不能視，鼻不能聞，
手不能握，足不能行，雖具喉舌，寂寂無聲。

是知造像者固麻木而不仁矣，

而信奉之者又安得而非冥頑不靈者乎。」（吳經熊 聖詠譯義）

但是造主天主啓示先知依撒意亞譴責以色列人說：

然而認識造主天主的民族，則奉獻祭祀，殺牛宰羊，大燔犧牲，認罪悔過，求福免禍。

「你們爲什麼向我奉獻那麼多的犧牲？我已飽贍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犧的脂膏；牛犧，羔羊和山羊的血，我已不喜歡。你們來見我面時，誰向你們要求了這些東西？這簡直是蹂躪我

的殿院，不要再奉獻無謂的祭品！馨香已爲我所憎惡、月朔、安息日、集會、齋戒和盛大的宴會，我已經不能忍受，我的心痛恨你們的月朔和你們的慶節，它們爲我是種累贅，使我忍無可忍。你們伸出手時，我必掩目不看；你們行大祈禱時，我決不俯聽，因爲你們的手染滿了血！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從我眼前革除你們的惡行，停止作孽，學習行善，尋求正義。」（依撒意亞 第一章第十節第十六節）

〈聖詠〉第五十一首，懺悔吟也呼號說：

「燔牲祭獻，非主所珍。主之所悅，痛悔之忱，謙卑自牧，實恆聖心。」

以色列人乃造主天主的選民，親自以神權教訓，治理他們；他們卻仍偏於罪污，竟至遭造主天主所摒棄，所獻祭祀不蒙悅納。然而即使這種選民能夠清心寡慾，謹守十誡，他們所獻祭品，又怎麼可以愉悅天主的心？人和天主相距太遠了，豈祇是天和地的距離！我曾養一隻純白狐狸狗，喚叫「多福」，非常有靈性，善懂主人心，我在家，寸步不離我身。我覺得它很可愛，很加疼愛。但是「多福」究竟是隻狗，它的表情，祇是狗的表情，那能和人相比！人在天主面前，較比狗在人前，還要差得遠哩！

耶穌基督在開始傳道的第一年，遇到一個撒瑪黎雅的婦人，婦人問說：

「先生，我看你是個先知。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們卻說：應該行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女人，你相信我罷！到了時候，你們不在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祂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

「婦人說：我知道救主要來，一來，必會告訴我們這一切事。……」

「耶穌向她說：同你談話的我就是。」（若望福音 第四章第十九節第廿六節）

耶穌基督開始了向天主的新敬禮。祂是天主聖子，和天父同性同體，降生成人，結合了人性，成為一位天主而人的新人。新人稱天父為父，因為祂是天父的唯一聖子。祂遵行天父的旨意，以自己的生命，作為向天父的敬禮。祂的敬禮，是天主向天主的敬禮，相稱天主的尊嚴，相稱天主的聖善。在這種新的敬禮中，表現天人關係的真理和實情，在心靈的精神中完成。

二、

「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和素祭，已不是父所欣悅，卻給了他一個身體——全燔祭和贖罪祭，已不是父所喜，於是我說：請看，我已來到！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聖化。」（希伯來人書 第十章 第五節第十節）

人類從原始的祖先，違背天主的旨意開始，離開了造主天主，輾轉在各種的罪惡中。聖

保祿宗徒說：

「他們自負為智者，反而為愚蠢，將不可朽壞的天主的光榮，改歸於可朽壞的人，飛禽走獸和爬蟲形狀的偶像。因此，天主任憑他們隨從心中的情慾，陷於不潔，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天主任憑他們陷於可恥的情慾中，以致他們的女人，把順性之用變為逆性之用，男人也是如此，放棄了和女人順性之用，彼此慾火中燒，男人和男人行了醜事。……他們既不肯認真地認識天主，天主也就任憑他們陷於邪惡的心思，去行不義的事，充滿了各種不義、毒惡、貪婪、凶殘、滿懷嫉妒，謀殺、鬥爭、欺詐、乖戾。成為讒言毀謗的人，仇恨天主的人，忤逆父母的人，高傲、自誇、為害旁人的人，冥頑、背信、無

情、不惻隱的人。他們明知道造主在人性的正義規定，凡作這樣事的人，應受嚴罰以致死刑。但是他們不僅自己作這些事，還贊成別人作這些事。」（羅瑪人書 第一章第二十二節 第三十一節）

這些罪惡不祇是在基督降生以前，或者祇是在不信基督的人裡，才發生，就是信仰基督福音的人也作這些惡事，一直繼續到人類的終期。天主當然懲罰，然而天主造人不是爲懲罰，而是爲愛人，使人幸福。天主聖子，降生成人，便自己奉獻自己，作爲補贖人類的代價。祂有人的身體，可以受苦，祂也有天主聖子的名份，祂犧牲的身價，是天主的身價，祂代表整個的人類，把從人類原祖一直到最後的一個人所犯的罪，都加在自己身上，自作贖罪犧牲。

聖保祿宗徒說：

「因爲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在耶穌基督內蒙救贖，成爲義人。這耶穌即天主公開立定，使祂以自己的血，爲信仰祂的人作贖罪祭的。」（羅瑪人書 第三章第二十四節）

「我們就是全憑天主豐厚的恩寵，在祂愛子內，藉祂愛子的血，獲得了救贖，罪過的赦免。」（厄弗所書 第一章第七節）

「因為是祂（天父）由黑暗的權勢下救出了我們，並將我們移植在祂愛子的國內，我們且在祂內得到救贖，獲得了罪赦。」（哥羅森書 第一章第十四節）

「就如因一個人的過犯，眾人都定了罪；同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爲，眾人也都獲得了正義和生命。正如，因一人^的悖逆，眾都成了罪人；同樣，因一人^的服從，眾都成了義人。」（羅馬人書 第五章第十八節）

人類原祖違背造主天主的命令，使自己和子孫世世代代離開天主，成爲天主的仇敵，并且因著離開天主而墮落到各種罪惡中，成爲一個有罪的人類。耶穌基督降生，承擔了這個有罪的人類的罪惡，自作犧牲，用一種被釘死在十字架的血祭，洗滌了人類的罪，引人重新歸向造主天主，接受天主的恩寵。

基督成了一個得有救恩的新人類之原罪，祂所生的人類稱爲天父的義子。聖若望福音說：

「那光是真光（基督），它來到世照亮每個人。祂已在世上，世界是賴祂而成的，而世界卻沒有認識祂。祂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祂。凡接受祂的人，就是信祂名的人，祂賜權給他們成爲天主的子女；這些人不是由血氣和肉慾，也不是由人慾，而是由天主生的。」（若望福音 第一章第九節）

信仰基督的人，因著聖洗重生，耶穌曾教訓尼可德慕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得見到天主的國。尼可德慕反問：人老了，怎能再生呢，難道他能重返母胎再次出生嗎？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神所生，不能進入天主的國。肉身所生的是肉，聖神所生的是神。」（若望福音 第三章 第三節）

聖洗因水和聖神，洗滌人的罪，又賜給人新的生命，即是基督的天主性生命。人領洗和基督結成一個奧體，為聖神所生，成為基督奧體的肢體。奧體的頭是基督，肢體是受了洗的人，聖保祿宗徒說：

「就如我們在一個身體上有許多肢體，但每個肢體都有不同的作用；同樣，我們眾人在基督內，也都是一个身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體。」（羅馬人書 第十二章第四節）

「我們眾人，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希臘人，或是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又都為一個聖神所滋潤。」（格林多前書 第十二章第十三節）

「我（耶穌基督）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誰若不住在我內，便彷彿枝條，丟在外面而枯乾了，人便把它拾起來，投入火中焚燒。」（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第五節）

耶穌基督再造一個新的人類，祂是新人類的始祖。這個新人類不由血肉所生，而是由聖

神在聖洗中所生。新人類的生命是基督的天主性生命，因此稱爲天主的義子，也稱爲天主的選民新以色列。這個選民的生活，發揚耶穌基督的生活，全心全意全力崇拜天主聖父，作人類和宇宙萬物的代表，感謝造主，歌頌造主。

三、

我閉著眼睛，看著一片白光，白光中主著十字架，架上懸著被釘的基督。

白光就是整個宇宙，宇宙中所有的是懸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天主聖父看著所造的宇宙，又大又美，然而在祂的心目中，又算得什麼！祂用一句話「有」，就造了，也可以用一句話「有」另造一個宇宙，更大更美。天主聖父看著所造的人類，熙熙閒閒，紛紛擾擾，爭争吵吵，在罪過的污泥中上上下下，有什麼可以滿意的！祇有看著聖子成人的基督，代表人類和宇宙，感恩歌頌。聖父曾經兩次聲明：

「這是我的愛子，祂是我所喜悅的。」（馬寶福音 第三章第十七節）

「這是我的愛子，祂是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馬寶福音 第十七章第五節）

耶穌基督自己也聲明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達到天父那

裡去。」（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六節）

「我父將一切都交給我，除了父，沒有一個認識子是誰；除了子及子所願啓示的人外，也沒有一個認識父是誰。」（路加福音 第十章第二十二節）

基督帶領新的人類歸向天父，同時，新的人類又藉著宇宙萬物，而且又將宇宙萬物歸向聖父。全宇宙也靈活了，全宇宙都認識了造主。在天父和宇宙的中間，懸著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不斷地為人類的罪惡求赦，又為人類求恩。

「因為天主祇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祇有一個，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弟茂德前書 第二章第五節）

「為此，祂作了新約的中保，以祂的死亡補贖了在先前的盟約之下所有的罪過，祂叫那些蒙召的人，獲得所應許的永遠產業。」（希伯來人書 第九章第十五節）

不僅為舊約之下所有的罪過，作了補贖，也還要為在新約之下的人所犯的罪作補贖。基督在加爾瓦略山奉獻了自己的生命，把體和血奉獻於聖父，補贖整個人類的罪。人類沒有在基督受難時就終結了，仍舊繼續存在；繼續存在的人類，無論信仰基督或不信仰也仍舊繼續犯罪，不感謝天父，不崇拜歌頌天父。基督耶穌則祇能死一次，復活以後再不能死，後來的人類怎麼可以分享祂的救贖？祇憑宣道者的宣講而相信呢？基督離人類則越來越遠，祇成爲

人類記憶中的古人，就像我們中國的孔子。

耶穌基督卻使用了天主性的智慧和神能，在受難的前夕，在最後晚餐中，建立了聖事式的祭祀，使麵餅變成了祂的肉體，葡萄酒變成了祂的血，體和血一分離就是死亡，祂又吩咐宗徒們：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
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

這就是用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第十九節第二十

節）

十字架的祭祀長久繼續在人間了。在十字架上，基督自己作了司祭，將自己作為犧牲，奉獻天父。在完成救贖時：「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遂蒙天主宣稱為按照默基瑟德的大司祭。」（希伯來人書 第五章第九節）

基督大司祭復活升天，祂立定了祂的宗徒和宗徒們的繼位人為司祭，分擔祂的司祭職位；宗徒和繼位的人又選立了協助他們的人為司鐸，分有司祭的職位，這些分有基督司祭職位的司鐸，舉行聖事式的祭祀，稱為「彌撒聖祭」，以基督的話，變麵餅為基督的肉，變葡萄酒為基督的血，捧著基督的肉和血，祭獻天父。繼續加爾瓦略山的十字架聖祭。

「上主，祢實在是神聖的，祢所創造的萬物，理當讚美祢，因為祢藉著祢的聖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以聖神的德能，養育聖化萬有，又不斷召集子民，好能時時處處，向祢呈上純潔的祭獻。」（彌撒感恩經 第三式）

全世界各地都有聖壇，都有司鐸，各自登壇舉行聖事式祭祀，奉獻基督的體血。地球日夜旋轉一周，隨時隨地都在舉行彌撒聖祭，聖事式的祭祀，日夜不斷，遍佈各地。世界從地上飛上天父的，是所獻基督的血和肉；天父從天堂往下看的，祇看著司鐸所獻的犧牲。整個宇宙結成一片白光，光中祇有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耶穌。

信奉基督而結成的新人類，都結集在基督的被釘的身體內，和基督一同在聖事式的彌撒祭祀裡，奉獻自己，感謝造主，歌頌天父。

全世界的彌撒聖祭，結成一個祭祀，司祭是基督，犧牲是基督，司鐸祇充工具，餅酒祇充資料。這唯一的聖祭長久繼續，不分日落日出，常在天父前，認罪求赦，知恩頌德。唯一的祭祀為唯一的敬禮，由天主聖子奉獻於天父，天父一定說：「這是我的愛子，他是我所喜悅的。」這樣完成了聖保祿宗徒向格林多人所說的：

「因為一切都是你們的，無論是保祿，或是阿頗羅，或是刻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現在、或是將來，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基督則是天父的。」

• (祭聖撒彌) 杞祭的一唯、三。

我閉眼所看見的一片白光，忽然消失了，變成了黑暗；被釘的基督卻從十字架上發光，光線向下，越大越廣，光中有千萬合掌的手，向著天父說：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永世無疆。」（彌撒聖祭感恩經）

四、耶穌的孝道（四福音）

一、

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再造一個新人類，成爲天父的義子，祂因聖洗典禮，將自己的聖神賜給接受洗禮的人，使受洗的信徒分有祂的天主性精神生命，和祂結成一個妙體；祂是妙體的頭，信徒是妙體的肢體；好比一株葡萄樹，祂是樹身軀幹，信徒是枝條。一個受洗的信徒，保有自己以往的人性生命，加上了基督的天主性生命，他在本體方面，已經奇妙地成了天父的子女。

既然天父的子女，就該認識天父。基督在生時，便將天父顯示給門徒，向他們講述天父。

天父是愛。

「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維持生命憂慮有什麼吃，有什麼喝，也不要爲身體憂慮有什麼穿。難道生命不比食物更貴重嗎？身體不是比衣服更貴重嗎？你們抬頭看看天空的飛鳥，它

們不播種、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裡屯糧，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它們。你們不比它們更貴重嗎？你們中間有誰能夠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命增加一時呢？關於衣服，你們又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野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工作，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王在他極盛榮華的時代所披戴的，也比不上一朵百合花。田野的草，今天在，明天就被投入火爐燒掉，天父還這樣裝飾，信仰薄弱的人哪，何況你們呢？天父怎麼不關心！」（馬寶

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五節）

天父造生了人類，按自己的肖像造人；又派遣了聖子救贖人類，要聖子爲人類捨了生命；何況天父是全善全美的天主！

「你們中間有那個人，兒子向他要餅，反而給兒子石頭呢？或者要魚，反而給兒子蛇呢？你們縱然壞，還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之父，豈不把好的賜給求祂的人？」（馬寶福音 第七章第九節）

一個人的兒女中，常有不孝順的；天父的兒女裡，誰又沒有違背祂的旨意，不守祂的誠命呢？但是天父則常以慈父心腸，等待我們回到祂那裡。耶穌基督講了一個比喻：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一個向父親說：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分家產給我罷！父親就把家產給他們分開了。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離家往遠處去

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又嫖又賭，花費了全部家產。很不幸，又遇著那地方發生大饑荒，他無法度日，便去投靠當地的一家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田裡去放豬。他恨不得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可是沒有人給他。他才反省，自己父親家裡有多少傭工，豐衣足食，我卻在這裡餓死！我要起來，回到父親那裡，對父親說：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作你的兒子，求你收下我，當作一個傭工罷！他便起身回到父親那裡去，離家還遠的時候，他的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憐憫的心，跑出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他說：爸爸，孩子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再作你的兒子了。父親卻吩咐僕人說：你們快去拿袍子給他穿上，拿戒指戴他手上，給他腳穿上鞋，再把那頭肥牛犧宰了，我們應該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他們便歡宴起來。

這時，他長子從田間回來，……不肯進去，父親出來勸他。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服侍你，從來沒有違背你的命令，而你從未給我一隻小山羊，讓我同朋友們歡聚。現在，你這個兒子，在外面同娼妓們耗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犧；我好氣哪！父親給他說：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你這個弟弟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我們應當歡宴喜樂。」（路加福音 第十五章第十一節）

這一個最動心的故事，一篇最美麗的文章，值得我抄下全文，同大家多讀幾遍。一位倚闌長望的白髮老父，經月長望，很想看到出走的兒子，可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一天，忽然

遠遠瞧見一個影子，長而瘦，走路不穩，他直覺地感到那是他的小兒子，再睜眼一看，他就跑了出去，撲到兒子的脖子上，緊緊地抱住他，老淚縱橫，他又找到了他的兒子了，歡天喜地，飲酒作樂。

這是一個美麗而動人的比喻，但是耶穌曾經鄭重聲明：

「我告訴你們：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這樣歡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節）

天父因愛而造了宇宙，因愛而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因愛而遣聖子降世救人。聖若望宗徒乃說：

「天主是愛。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顯明出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子，遣派到世界上來，好使我們藉著祂得到生命。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祂愛了我們，派遣獨子替我們作贖罪祭。」（若望一書第四章第八節）

基督並且教訓信從祂的人，要仿效天父的愛，泛愛眾人，連仇人也要愛。

「我對你們說：你們該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祂使太陽上升，光照善人，也光照惡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馬寶福音 第五章第四十四節）

舊約聖經所描述的天主，明顯地嚴肅可畏，懲罰罪惡，一點不留情。天主要給以色列人頒授十誡時，命摩西召集以色列全體人民，站在西乃山腳下，天主降臨西乃山頭，「這時，西乃全山冒煙，冒出的煙像火窯的煙，全山猛烈振動，角聲越響越高。……眾百姓看見打雷、打閃、吹角，冒煙的山，戰兢害怕，遠遠站著對摩西說：你同我們說話罷！我們定會聽從，不要天主同我們說話，免得我們嚇死！」摩西回答說：你們不要害怕，因為天主降臨是為警告你們，使你們在祂面前常懷敬畏之心，不敢犯罪。」（出谷記 第十九章第十八節第二十章第十八節）

基督在新約所顯示的天主，滿懷慈父的愛情，不要我們怕，但要我們愛。

「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因為恐懼內含著懲罰。那恐懼的，在愛內還沒有圓滿。」（若望一書 第四章第十八節）

聖保祿宗徒給羅瑪人寫信，詳細說明這種愛的孝心：

「因為凡是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啊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羅瑪人書 第八章第十四節）

不僅在自己生活裡，在自己的内心，不要恐懼，而且遭到外來禍害時，也不要恐懼，一心依恃天父，基督說：

「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的，而不能殺害靈魂的。……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但若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牠們中間連一隻也不會掉在地。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一一數過，所以你們不必害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呢！」（馬寶福音 第十章第二十八節）

「你們要爲我的名字，受眾人的憎恨；但是連你們的一根頭髮，也不會失落，你們要憑著堅忍，保全你們的靈魂。」（路加福音 第二十一章第十七節）

保全我們的靈魂，在現世生活裡，就常和天父相結合，就常體驗天父的愛心，到達來世的永生時，則永恒生活在天父以內。基督啓示我們一個愛我們的天父，教導我們孝愛天父；祂自己在世時，實踐了這種孝愛天父的生活。

二、

當基督誕生的夜間，白冷郡的村童，親自看見天上有結隊的天使，親耳聽到天使歌唱：

「天主在天受光榮，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這兩句歌詞乃是基督一生的目標，祂降生為引領背離天主的人，回歸到天主，享受心中的平安，從此光榮天主。

世人因違背天主的旨意，成為背叛天主的罪人；基督便以遵從天父的旨意，作為一生言行的規律。

基督十二歲時，跟著父母到耶路撒冷參加宗教大典，事後，獨自留在城裡，若瑟和瑪利亞三天後在聖殿裡找到了祂。

「祂的母親就對祂說：『孩子，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地在找你！』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找我？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嗎？』但是他們不明白他對他們所說的話。」（路加福音 第二章第四十八節）

瑪利亞明明說祂的父親若瑟在找祂，耶穌卻說祂必須在祂父親那裡。祂很明顯地說祂的父親不是若瑟，而是那座聖殿的主人，即是猶太人所敬拜的天主，天主是祂的父親，祂遵從天父的命，必須留在聖殿裡。瑪利亞和若瑟不知道天父要祂留在聖殿裡作什麼？難道就開啓講道？但是耶穌又同他們回納匝肋家裡去了。

三十歲，中國人說是「而立之年」，耶穌離開家鄉，開始講道，先去請若翰給祂受洗，若翰推辭說：「我本來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卻來就我嗎？」耶穌回答他說：「你暫且容許罷，因為我們應該這樣，以完成全義。」（馬爾福音 第三章第十四節）

舊約先知書裡屢次以天主的名義，說明基督要代替人類的罪受罰，耶穌在開始講道時，便以罪人的身份，接受若翰的洗禮。

受洗以後，「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四十天四十夜禁食。」（馬寶福音 第四章
第一節）聖神傳達聖父的旨意，要祂在曠野祈禱、靜默、守齋四十晝夜。

第一年傳道經過撒瑪黎雅，在一古井傍等候門徒買食物來充饑，勸化了一個婦人，婦人向全城人廣傳祂是救世主，基督向買食物回來的門徒聲明，祂已經吃飽了，門徒猜測莫非祂吃了撒瑪黎雅婦人的東西，耶穌向他們說：

「我的食物就是奉行遣我者的旨意，完成祂的工程。」（若望福音 第四章第三十四節）

從撒瑪黎雅回到加里肋亞，五旬節時，耶穌上京，到聖殿參加典禮。在京城的羊門附近的水池邊，顯靈治好了一個癱瘓了三十八年的瘸子，猶太人惱恨祂在那一天正是停工的日子治病。耶穌解釋說：

「我的聖父至今常是工作不停，我便也繼續工作。」（若望福音 第五章第十七節）

猶太人更惱怒了，怒祂竟敢妄稱天主爲父，自與天主平等，拿石頭要打死祂。耶穌又解釋說：

「我確實告訴你們，我單獨不能做任何事，我看見父做什麼事，我纔做什麼事。因此，

聖父所做的，我也做。」（同上 第十九節）

九月間的帳棚節，耶穌暗地裡從加里肋亞到耶路撒冷，八天的慶節過了一半，耶穌才公開在聖殿講道。猶大人說這個人沒有讀過書，怎麼會講先知和摩西的道理，耶穌答覆他們說：

「我的教訓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者的。誰若願意承行祂的旨意，就會認出這教訓，是出於天主的，或是由我自己講的。由自己講的，尋找自己的光榮；但誰若尋求派遣我來者的光榮，他便是誠實的，在祂內沒有不義。」（若望福音 第七章第十六節）

耶穌不尋求自己的光榮，祇尋求聖父的光榮，引人歸向聖父，在節慶末期，法利塞人和經師們想用捉來的淫婦給祂出難題，問是否按法律把她砸死。耶穌非常沉靜又非常同情的俯身在地方寫字的方式，叫法利塞人和經師們悄悄地都溜走以後，祂高聲向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法利塞人又罵祂自大，耶穌答說：

「你們祗憑肉眼判斷，我卻不判斷任何人；即使我判斷，我的判斷仍然是真的，因為我不是獨自一個人判斷，而是有我，還有派遣我來的父。」（若望福音 第八章第十五節）

耶穌說自己是世界的光，因為祂講天父的真理，真理使人真正自由，且得永久的生命。猶太人又譏笑祂說，誰能不死，先知和摩西都死了，而且他們的祖先亞巴郎也死了，「你把你當作什麼人呢？」耶穌答覆說：

「我如果光榮我自己，我的光榮算不了什麼！那光榮我的，是我的父，就是我們所稱的『我們的天主』。你們不認識祂，我若說我不認識祂，我便像你們一樣是個撒謊的人。」

(若望福音 第八章第五十四節)

耶穌回到加里肋亞，帶著門徒，四處講道，顯現靈跡，法利塞人追蹤祂，圖謀迫害祂。

母親瑪利亞由親戚陪著，特別來看祂，耶穌卻向群眾說：

「誰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遂環視祂周圍坐著的人說：看，我的母親和兄弟，凡是誰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姊和母親。」(馬爾谷福音 第三章第三十三節)

耶穌降生人世，不由血統的關係，是由天父以聖神的神能而在母胎受孕，祂又是天主聖子，因此若講親屬關係，祇能從聖父一面去講。人和聖父的關係，在承行聖父的旨意。和聖父發生了關係，才和祂有關係。和祂有關係的人，聖父交給祂照顧，祂稱他們是祂的羊群，祂自己是善牧，為羊捨棄自己的性命。

「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再又取回它來。誰也不能拿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若望福音 第十章第十七節)

天父的命令，是犧牲性命以贖世人的罪，耶穌知道天父的命，祂全心順從。但捨掉性命

後，天父要祂復活，重新收回生命。

講道第二年冬天，耶穌上耶路撒冷過聖殿重建節，在聖殿的遊廊下，向猶太人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隨我。我賜予他們永生，他們永遠不會喪亡」，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把他們奪去。我那賜給我羊群的人，超越一切。為此，誰也不能從我父手中將他們奪去。我和父原是一體。」（若望福音 第十章第二十七節）

猶太人拿石頭要砸祂，因祂說和天主一體。耶穌說：

「假使我不作我父的工作，你們就不必信我。若是我作了，你們縱使不肯信我，至少要信這些工作，這樣，你們必定認出父在我內，我在父內。」（同上，第三十七節）

耶穌是人，是在世活著；但是祂和天主是一體，祂作的工作，是天父的工作。講道、講論聖父；顯靈，顯示聖父。耶穌使埋了已幾近四天的辣匝祿復活時，先向聖父說：

「父啊！我感謝祢，因為祢俯聽了我，我本來知道祢常常俯聽我，我說這話，是爲了四周站立的羣眾，好叫他們信是祢派遣了我。」（若望福音 第十一章第四十一節）

耶穌時時刻刻，事事處處，都要人信祂是由天父派遣來的，不是自作主張，最後一次在耶路撒冷講道說：

「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來的；看見我的，也就是看見那派遣我來的。……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祂給我出了命，叫我該說什麼，該講

什麼。我知道祂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論的，全是依照父對我所說的而講論的。」

(若望福音 第十二章第四十四節第十九節)

因此，在遭難前夕，和宗徒們用巴斯卦晚餐，作最後的一切吩咐時，斐里伯要求祂顯示天父，耶穌很嘆惜說：

「斐里伯，這麼長的時間，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你不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我自己所講的，而是住在我內的父，作祂自己的事。」(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十九節)

九節)

在晚餐結束時，基督向天父祈禱：

「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爲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爲叫世界相信是派遣了我，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爲叫他們合而爲一，就如我們原爲一體一樣。……我已經將你的名宣示給他們了，我還要宣示，好使你愛我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若望福音 第七章第二十一節第二十六節)

基督從天父所領受的使命，是引人認識天父，回歸天父，愛敬天父。基督三年的工夫，宣講了天父的愛，使人不怕天父；但爲引人歸向聖父，必須補贖人類的罪，補贖的工作，乃

是捨生。基督要以自己的身體，充當祭祀的犧牲，在十字架上自己獻獻於天父。

死，是人生的痛苦；接受羞辱、受鞭打、受釘穿的死，更是人生莫大的痛苦。耶穌用了晚餐，知道苦刑的死已經臨近時，對門徒說：

「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裡同我一起醒寤禱禱罷！祂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禱說：我的天父！若是可能，就讓這苦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我，而要照祢所願意的……祂第二次再去祈禱說：我的天父，如果這苦杯不能離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願罷！……第三次去祈禱，又說了同樣的話。」（馬寶福音 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八節第四十二節第四十四節）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祂，加強祂的力量，祂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祂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三節）

祈禱以後，心情平穩了，起身去迎接死亡，奉行天父的旨意。當伯鐸（彼得）拔劍砍傷來捉拿耶穌的人，耶穌說：

「收回你的劍，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給我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使嗎？若這樣，怎能實現經書上所說該應驗天父的旨意呢？」（馬寶福音 第二十六

章第五十二節）

完全違背聖父的旨意，在羅瑪總督府受審時，莊嚴沉默，一語不發，羅瑪總督很奇怪，

向祂說：

「祢對我也不說話嗎？我有權釋放祢，也有權釘祢在十字架上嗎？」耶穌答說：若不是由上天賜給你，你對我什麼權也沒有。」（若望福音 第十九章第十節）

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到臨危時，抬頭說：「一切都徹底完成了。」（若望福音 第十
九章第三十節）然後大聲喊說：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祢手中。」（路加福音 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六節）

「說完這話，就斷了氣。」（同上）

耶穌基督的孝道是成全的孝道，將儒家的孝道貫徹到底，遵行天父意旨，絲毫不錯。宣揚天父的慈愛，引人回歸聖父。再造新的人類，結合人類和自己成一體，以讚頌天父創造宇宙的美善，使人成為天父的子女，永遠感恩愛慕。

五、獻身於天父（修會生活）

一、

公元一九四七年，在巴肋斯坦的死海附近，古蘭（Khirbet Lumran）廢墟的山洞裡，發現了多種猶太古卷。考古家證實古蘭廢墟為一處猶太隱士的會院，古卷為隱士會院的抄本，抄本裡有幾卷古經舊約的書，對考據學有很大的價值，隱士屬於「厄色儀派」（Essenien）。

厄色儀派隱士約在公元前一百五十年左右，當時以色列民族英雄馬加伯家庭失敗以後，反抗異教統治的以色列人，逃亡到死海附近，在山洞裡藏匿，拒絕和社會人士接獨，形成一種隱士的團體生活。他們嚴守猶太古教的禮規，按時祈禱，研究古經舊約，長齋素食，獨身不娶。公元六十八年，羅瑪軍隊征服猶太人的叛變，燒毀了耶路撒冷聖殿，也殺盡了古蘭的隱士，少數逃生的則散在附近的沙漠荒野裡。

當耶穌基督開始講道時，約旦河岸來了一位先知，名叫若翰，呼籲以色列人改過行善，

預備接納救主。若翰是耶穌的表兄，是聖母瑪利亞的表姐依撒伯爾的兒子。路加福音記載了他的出生，以後再沒有消息，一直到他突然出現在約但河岸講道，又在河水中授洗。那是羅瑪皇提庇留（Tiberius）執政的第十五年。

瑪寶福音說：

「這若翰穿著駱駝皮做的衣服，腰間束著皮帶，他的食物是蝗蟲和野蜜。」（瑪寶福音 第三章第四節）

馬爾谷福音說：

「洗者若翰便在曠野裡出現，宣講悔改的洗禮，爲得罪之赦……若翰穿的是駱駝毛的衣服，腰間束的是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馬爾谷福音 第一章第四節）

若翰是從曠野裡出來的，所有的衣著和食物，和「厄色儀派」隱士的生活習慣相同。若翰一生便獻身於天主，隱居在曠野裡，及到路加福音所說：

「在荒野裡有天主的話，傳給匝加利亞的兒子若翰。他遂來走遍約旦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爲得罪之赦。」（路加福音 第三章第二節）

若翰在父母去世以後，隱入荒曠，斷絕和以色列社會的關係。生活的精神是絕對的，放棄人間名利聲色的全部追求和享受，一心敬愛以色列的天主，白天黑夜在荒野和日月星辰相

伴，住在山洞，閱讀舊約古經，心常沉在默禱中。不怕風雨的考驗，沒有寒冷的憂慮，不顧饑渴的煎熬，沒有病痛的困擾。他的精神煉成一塊屹立不搖的銅柱，他的思想凝成一部一部不缺的律法。耶穌基督後來作證說：

「你們出去到荒野裡去看什麼？去看一枝被風搖曳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爲看什麼呢？是爲看一位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衣著華麗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宮裡。你們出去究竟是爲看什麼呢？爲看一位先知嗎？是的，我告訴你們：而且他比先知還大。關於這個人經上記載說：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道路。」（路加福音 第七章第二十四節）

若翰是天主所派的使者，在基督剛要開始講道時，他奉派來預備基督的道路，勸以色列人悔改。他的言詞有如利劍，有如烈火，對以色列的領導階級噴火：

「毒蛇的種類！誰指教你們逃避即將來臨的天怒？那麼，就快結悔改的相稱果實罷！你們不要自己妄自尊大，認爲有亞巴郎作祖宗。我告訴你們，天主能夠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生出子孫！斧頭已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被砍倒，投入火裡燒掉。」（瑪竇福音

第三章第七節）

「群眾問他說：那麼我們該作什麼呢？他答覆他們說：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照樣做。稅吏也來受洗，並問他說：師傅，我們該作什麼呢？他向他們

說：除給你們規定的外，不要多徵收！軍人也問他說：我們該作什麼呢？他向他們說：不要勒索人，也不要敲詐，對你們的糧餉應該知足。」（路加福音 第三章第十節）

不妥協、不遷就、不推諉、直言不諱。這是若翰的精神，他沒有名和位的想念，卻有天主誠命的追求。當時人們都說若翰的宣講有古代厄里亞先知的衝勁，先知的話很含火藥味，被以色列的國王追殺，他向天主說：「上主啊！現在已經夠了，收去我的性命罷！因為我並不如我的祖先好。」上主問他說：「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他答說：

「我爲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毀壞了你的祭壇，刀斬了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列王傳上 第十九章第十

四節）

但是厄里亞並不退縮；以色列的國王阿哈布聽了妻子依則貝爾殺了一個平民納波特，厄里亞受天主派遣，指責國王說：

「是，我找到了你的錯，因為你出賣了自己，做了上主視爲惡的事，我必要在你身上降災，消滅你的宗族。以色列所有屬於阿哈布的男子，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滅絕。我要使你的家像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的家，又像阿希雅的兒子巴厄沙的家，因為你使以色列民族陷於罪惡，惹我發怒。至於你的妻子依則貝爾，上主也預告說：狗要在依吹勒日人納

波特的田間，吞食依則貝耳。凡屬阿哈布的的人，死在城中的，要被狗吞食，死在田間的，要為空中飛鳥啄食。」（列王傳上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節）

阿哈布戰慄起來，認罪求恕。厄里亞又奉上主派遣，向他說：

「他既然在我面前自卑自謙，在他有生之日，我不降此災禍；但是到他兒子的日子，我要使這些災難臨於他家。」（同上，第二十九節）

阿哈布的兒子阿哈齊雅也追殺厄里亞，厄里亞兩次呼喚天火燒死國王所派的五十名兵士和兵長。第三次，兵長跪求免死，厄里亞同他往見國王，對國王說：

「上主這樣說：由於你打發使者去求問厄刻龍的神巴耳則步布，好像在以色列沒有天主可以向祂求問指示，因此，你再不能從你所上的床下來，你必定要死」（列王傳下 第一章

第十六節）

厄里亞曾在加爾默落山上隱居，也曾在曠野裡藏身，他沒有家，常和上主交談，為天主的事憂心如焚，奉天主派遣，奮不顧身。若翰秉承了厄里亞的精神，人們也相信他是厄里亞，耶穌解釋說：

「厄里亞的確要來，且要重整一切；但我告訴你們，厄里亞已經來了，人們卻不認識他；照樣，人子（基督）也要受他們的磨難。門徒這纔明白耶穌給他們所說的，是指的洗者若翰。」（瑪竇福音 第十七章第十二節）

在若翰出生以前，天主的天使就告訴了他的父親匝加里亞說：

「你的妻子依撒伯爾要給你生一個孩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樂歡躍，許多人也要因他的誕生而喜樂，因為他在上主前將是偉大的。淡酒濃酒他都不要喝，而且他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他要使許多以色列子民轉向天主。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子，使悖逆者接受義人的心意，並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路加福音 第一章第十三節）

若翰和厄里亞的人格，同屬剛毅形，行事追求徹底，不打折扣，他們愛天主的愛是絕對的，不顧人間的情面。當以色列人相信若翰的宣講，景仰他生活的嚴肅，認他是救主基督時，他毫不躊躇地說：

「我固然用水洗你們，為使你們悔改；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比我更強，我連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用聖神及火洗你們。」（瑪竇福音 第三章第十一節）

「人不能領受什麼，除非有天上的賞賜。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證，我曾說過我不是默西亞（救主基督），我只是被派遣作祂前驅的。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侍立靜聽，一聽到新郎的聲音，就非常喜樂；我的喜樂已滿足了。祂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若望

「當時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肋未族人，到若翰那裡問他說：你是誰？他明確承認，並沒有否認，他明認說：我不是默西亞。……我是如同依撒意亞先知所說：我是在曠野裡的呼聲，修直主的道路罷！……我以水洗你們，你們中間卻站著一位，是你們所不認識的；祂在我以後來，我卻當不起解祂的鞋帶。」（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十九節）

正直無私，爽快乾淨，不拖泥帶水，是就是，非就非，表現豪傑的人格。

加里肋亞的封侯，爲黑落德王的兒子安提帕，黑落德王曾因三位東方賢士報告誕生了猶太新王（耶穌）下詔殺了白冷郡兩歲以下的嬰孩。安提帕在這時到羅瑪朝見羅瑪皇，在羅瑪城有他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名叫斐里伯。這一個賦閒的弟弟，娶了一個姿色美女黑落狄雅。安提帕竟和她私通，娶她爲妻，帶她回加里肋亞侯宮。若翰往見安提帕，直言對他說：

「按理你不能娶納這個女人！」（瑪竇福音第十四章第四節）

安提帕侯逮捕了若翰，禁錮在死海濱的「馬格龍」苦牢裡。「本有意殺他，但害怕群眾，因爲他們都以若翰爲先知。」（同上，第五節）

「一天，安提帕侯慶壽，大開筵宴，閻朝文武大官都在座。席間，黑落狄雅和前夫所生的女兒撒羅默就筵前起舞，舞姿翩躚，大快父侯之心。安提帕侯當眾問女兒願請何賞，宣誓所求必與，就是半壁江山也不吝惜，撒羅默飛奔內宮，詢問母親該有何求，旋即奔回，口稱

求以若翰的頭顱見賜。安提帕面色一變，心中不悅；但礙於滿座客人的情面，不好收回成言，便命差役入獄，斬殺若翰，擰來人頭。撒羅默接了，擰著往見母親。淫婦持針，亂刺若翰的舌，以洩心恨，徒弟們得到了凶信，入獄收屍，照禮安葬。」(1)

|若翰爲正義而捐軀，在天主的選民以色列中保護天主的誠律，膽敢冒犯侯王的虎威，置生死於度外，以殉道而結束全心愛天主的生活。

二、

|摩西從天主所接受的十誡中，第一條是「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在諸有之上」。這條誠命，凡是以色列人都該遵守。耶穌基督重新肯定這條誠命，而且加上：

「若你願意做一個成全的人，你去，變賣你的家產，分散給窮人，你在天上儲蓄了你的寶藏，你就來跟隨我。」(瑪竇福音 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節)

|厄里亞和若翰隱居在曠野或深山，放棄了一切，耶穌基督標舉他們的生活，作爲成人的生活。天主教會初期從近來各處，許多男青年拋棄家庭，逃避社會，安居在埃及北部的曠野裡，祈禱、歌誦、默想、反省，日夜不停。著名的安當院長，在第四紀初年，在曠野裡招收

門徒，他在公元三五六年去世，高壽一百零五歲，曠野裡的門徒多達兩到三千人。他們都長齋苦修，革除身體的一切享受，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敬愛天主。除敬愛天主以外，沒有任何的想念。心目中祇有基督的福音，生活裡仿效若輪的絕俗。同時，巴肋斯坦的西奈山，也多有隱士，隱居山間，聖安當的一位徒弟易拉里 (Hilarius) 在公元三百零六年，開始了巴肋斯坦的隱士生活，耶路撒冷的近郊，興造婦女隱修院。著名的聖經學士聖熱洛尼莫從三八六年到四一〇年主管白冷的男隱修院，他的女門徒則主管女隱修院。厄里亞的隱修精神，便留傳在這些隱修士修女中。

在曠野隱修的修士，一生苦修，然而還有點浪漫氣氛，各人自作主張，祇在大眾公共的活動上，受院長節制。浪漫氣氛日久則可生流弊，而且在曠野以外，另外在羅瑪皇城裡不能有獨自隱修的地方。羅瑪城中有聖熱洛尼莫的女門徒建立苦修生活的團體，訂定生活的規章，接受院長的領導，開始隱修修院的制度，各院獨立。大神學家聖奧斯定在此洲創立了他制定院規的修院。

約於公元四百八十年，在義大利中部努思加 (Nunsica) 的一位貴族家出生聖本篤，青年被送到羅瑪求學，因厭惡俗情色慾充斥羅瑪貴族，乃放棄羅瑪，隱居蘇彼雅各山的一洞中，飲清水、吃麵包，他的妹妹斯哥拉斯蒂德 (Scholastica) 則在家守貞吃素。公元五百二十九年，聖本篤在義大利拿波里北部加西諾山上建造了本篤會的會院，創立了本篤會，塑

造了歐洲中世紀精神生活的範疇，奠定了歐洲近代的文化。

當時蠻族入主歐洲，中斷了古羅瑪的文化，本篤會院在歐陸各處，教育蠻族人識字讀書，帶領他們耕田種麥。本篤會修士生活的標語為「祈禱和工作」。修士分居在修院內，不能遷居，白天黑夜，分七個時辰唱經祈禱。祈禱的經文為舊約聖經的聖詠，祈禱的方式為按禮儀歌頌聖詠詩篇，工作則是抄書教書，耕地種園。把以往隱修士生活的精神，融化歐洲的人文生活。

本篤會在歐洲發展很快，分支也很多，最大的一派為法國的克律尼 (Cluny)。在公元一一五年，聖伯爾納多 (S. Bernandus) 成為克律尼修院院長，院務的發展，達到頂點。伯爾納多仍保持前期隱修士的苦修生活，長齋苦身，一心愛慕天主。

佔據歐洲大陸和英吉利海島的蠻族，已經成了文明人，巴黎大學和牛津劍橋大學已經開學，社會風俗習慣，脫去了樸素倔毅的習氣，走上了文靡淫亂的路，義大利的聖方濟和同時的聖道明，創立了兩個化緣的修會，聖方濟生於公元一一八一或一一八二年，去世於公元一二六六年。他徹底接納基督的教訓，度赤貧的生活，修士化緣以度日，改革本篤會置產的習慣；又愛慕基督忍受痛苦的精神，喜歡十字架的折磨。他的修士到社會各處宣講，勸人恢復宗教信仰。聖道明為西班牙人，憂慮西班牙被邪教異端所侵害，一心宣道攻斥異端；他的修

士講習神學，著書立說，如聖多瑪斯集歐洲神學的大成。方濟會和道明會的修院遍佈歐洲，會士遠到中國，又到南美，宣傳福音；兩個修會，成了天主教會的兩大壁柱。

文藝復興，歐洲充滿浪漫風氣，騎士的情歌遍傳各國。路德叛教了，教會分裂，羅瑪教宗乃力圖改革。聖依納爵乃創立了耶穌會，以嚴格的組織，深湛的培育，造成一輩從事精神建設的修士。

文藝的浪漫潮流，流向了理性主義，由理性而發展科學，歐洲已成為自然科學的園地。耶穌會士以研究科學的精神研究學術，以科學方法的嚴密著實精神從事心靈的修養。有學術思想、有工作規律、有嚴密組織，耶穌會遂成了近代教會的中流砥柱。

近代教會中獻身苦修的修士修女，在浪漫主義的潮流中，如雨後春筍，遍地滋生。修會規律或緊或鬆，然都保持三項誓願：清貧、獨身、服從。修士修女全心奉獻自己於天主，沒有家庭、沒有財產、服從會長指派工作，構成了教會的一些生力軍。

廿世紀，婦女走出家庭，投身社會工作。獻身於天主的女士，也顧不住在修院，興起一種在俗的修會，獻身於天主的男女，沒有會院、沒有會服，生活在一般社會人士的生活中，但是誓守獨身，金錢公用，全心為天主而工作。還有一般的教友，有家室，有職業，也參加他們或她們的組織，許諾謹守職業道德，每天勤行宗教的祈禱和反省，特別是參予彌撒祭祀。

獻身隱修的生活，從若翰開始的穴居野處，成爲埃及的曠野苦修，漸變爲住院的隱修，聖本篤改變隱修爲祈禱和工作的生活，住院而從事社會工作。聖方濟和聖道明創立化緣修會，清貧的修士走遍全球，宣講福音，聖依納爵更首創規律嚴肅的耶穌會，有軍人生活的風氣。廿世紀，在俗的獻身生活，應運而起，目前方興未艾，自強不息。

隱修的目標，常在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天父至高至尊，天父又至美至善，非常可敬，非常可愛。隱修的人放棄人間名、色、財、位，獻身於天父，誓許一生接受祂的旨意，在天命中生活。

我是一個獻身於天父的人，不是一位隱修士，是一位教士。教士在接受司鐸（神父）職位時，許誓獨身，又許諾服從教區主教。教士的職務，在於執行歸於天主的事：舉行聖祭，施行聖事，宣講福音。主教則爲教友的牧人，管理教區。

我是承蒙天父的聖召，接受天父的派遣，奉有天父的使命。依照聖保祿宗徒所說：

「這樣說來，人當以我們爲基督的服務員和天主奧祕的管理員。說到管理員，特別對他的要求，就是要他表現忠信。」（格林多前書 第四章第一節）

我要忠於我的職務，以彌撒聖祭作爲標幟，代替基督；以基督名義，奉獻十字架上獻身的犧牲；基督的體，基督的血，獻於天父，補償世人罪，全心稱頌天父。我也將自己，結

合於基督的體血，作爲犧牲。我的生命用爲贖罪，用爲稱頌。

我被祝聖爲主教，管理教區，並要建立教區，聖保祿宗徒說：

「各人應該注意怎樣在上面建築，因爲除已奠立了的基礎，即耶穌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奠立別的基礎，人可用金、銀、寶石、木、草、禾楮，在這根基上建築。但各人的工程將來總必顯露出來，因爲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來，而且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現，這火要考驗各人的工程。誰在那基礎上所建築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必獲得賞報；但誰的工程若被焚毀了，他就要受到損失，自己固可得救，可是仍像從火中經過被燒焦了。」（同上，第三章第十一節）

我常反省，是否把自己作爲基礎，建立教區或學校？我所用的材料，祇是木和草，或甚至祇是不稽，經不起天火的考驗？我是不是正在考驗的天火中，燒得焦頭爛額？（

註：

(一) 羅克基督傳 頁三十二 上智出版社。

六、赤子心情（聖方濟）

一、

宇宙被造數不清的年數後，天主揀選了亞巴郎作以色列人的祖宗，以色列民族成了天主的選民。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也有百萬年，一切自然發展，天主沒有特加干預。但到預定的救主將要降生，天主為預備救主的工作，揀選了以色列民族，不僅為救主從這民族降生，還特別為啓示這個民族，唯一真神天主的信仰，及救主降生的必要。天主親自領導這個民族，親自立定生活的規誠，親自顯靈保護他們，拯救他們出離埃及的迫害，引領他們到巴勒斯坦建立國家。但是以色列民族卻個性強悍，急求功效，天主稍一鬆手，就掉頭轉向別的邪神，天主對他們便嚴予懲罰，派遣先知指責他們。先知們都直言傳達天主的警語，常是言下不留情，厄里亞先知可以說是口噴烈火；公元前七百五〇年代的亞毛斯先知指責北國以色列人，也是義正詞嚴，撒瑪黎雅的一個司祭禁止他發言，亞毛斯就說：「現在，你且聽上主天主說什麼。你說不要講預言攻擊以色列，不要發言反對依撒格家！為此，上主這樣說：『你的妻

子必在城中賣淫，你的子女必喪身刀下，你的田地必被人以繩墨瓜分，你自己必死在不潔之地，以色列人必被擄去充軍，遠離本土。」（亞毛斯福音 第七章第十六節）

被選的民族，不知恩、不感謝，天主不輕饒他們的罪。舊約聖經的天主，常有盛怒不息的形像。聖子救主降生了，獻身自作犧牲，補贖人類的罪，又繼續自己的祭祀，常為世人中保。招集信祂的人，以洗禮賜給他們自己的神性生命，和自己結成一體，成為天主的子女。天主再看人類，就由聖子救主看人類，人類祈禱天主，就由聖子上達天主，新約聖經的天主，乃有慈父的形像，天人的關係，是父子的關係。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裡向天父祈禱：

「我在他們內，祢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為叫世界知道是祢派遣了我，並且祢愛了他們，如同愛了我一樣。」（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節）

耶穌祈禱常開端說：「父啊！」祂教門徒祈禱，開端一句是：「我們在天上的父親」，即「我們的天父。」

一位徹底了解耶穌心情的人，又能徹底去實踐，乃是亞細細的聖方濟，也稱五傷方濟。

聖方濟生於義大利中部亞細細城，大約在公元一一八一或一一八二年間。父親伯祿，伯爾納多能（Pietro Bernadone），賣布經商，頗有積蓄。方濟青年時，浪漫成性，身有騎士的風氣。喜向女人表情。但他心底卻藏著深厚的宗教信仰，外面則行善好施。

父親伯祿認為兒子不務正業，浪費家產，雖經勸責，久不醒悟，一天，抓著兒子，招集親人，走到亞細細主教府，當著主教，指著兒子，聲明斷絕父子關係，將來不許承受遺產。方濟離開父親，當眾脫去衣裳，僅留內衣，高聲喊說：「以後我沒有父親，更自由地呼喚天父。」便躲入主教的大鑿裡。從那天以後，方濟日間常在聖母小堂裡祈禱，夜間到城外山洞睡眠。克己苦身，化緣度日。城裡的人看他衣不蔽體，當他一個瘋子，小孩子跟著他譏笑，拋石子打他。父親更是認為家門之辱，禁絕家人和他來往。

亞細細一個富家成年人，名叫伯爾納多（Bernandus）觀察方濟，知道他精神正常，便邀他到家吃晚飯過夜。方濟來了，吃了晚飯，兩人就登床就寢，燈光不息，片刻，兩人都鼾聲大作。其實，兩人都作假睡。方濟聽到伯爾納多鼾聲如雷，便起床照常祈禱，高舉雙手，抬頭向天，反覆唸著：「我的天主，我的萬有！」長吁短嘆，滿臉熱淚，整夜不停，忘記自己身在何處。伯爾納多看在眼裡，記在心頭，次日清晨，向方濟說願意作他的徒弟。馬上到主教會堂，參與彌撒聖祭，彌撒後，翻開聖經，請求天主指示，第一次翻開，看到耶穌對一青年的話去變賣家產來跟隨祂。第二次翻開，看到耶穌對門徒的話：出去傳道，什麼錢和衣都不要帶。第三次翻開，看到耶穌的話：誰願跟隨祂，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伯爾納多回家，變賣了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決心成為方濟的第一個門徒。

二、

聖方濟的父親，賣布經商，「十一世紀初，在義大利的自治區裡那些勞動和受苦的人們，以及騎著驃子，帶著一捆捆的布料或一包包的羊毛，袋裡盛著新鑄的錢幣，翻山越嶺，走過阿爾卑斯高山，在那時代已在做著我們現代的工作，幹著新奇事業的新式騎士，都聽不到隱士們的聲音，而是從阿爾卑斯山那面來的異議的邪說派徒，有喀大利派（Catari），有巴大里尼派（Pantanini），也有瓦爾代西派（Valdesi）。他們到處散播謬說，叫人重度福音生活，宣傳貧窮、勞動、共產、反抗教會。聽他們宣講的是一般的平民大眾，工人和婦女。他們用煽惑人心的言論，攻訐聖職人員和隱修士，批評他們有時或有的不良行爲。他們又自稱修有貧窮和貞潔的美德，而為基督的真正弟子。當對司鐸講道時，說的是拉丁文，他們卻用本地言語宣講福音。」¹當時中產階級，「他們不喜歡聽拉丁文，討厭漫長的宗教聖歌禮儀，也沒有時間再上隱修院去請求平安祝福。他們開始用本地文字來寫作閱讀，也用來記賬。」²當時最需要新的修士，到社會裡去講道，對抗異議的邪說。

聖方濟組織這種新的修會，以宣道為職務。宣道的修士需要愛清貧、愛貞潔，以矯正當時聖職界和隱修院的貴族式的生活。聖方濟自己徹底清貧，也要求自己的門徒一貧如洗，立

定會規說：

「任何弟兄，不拘在何處，往何處，不應在任何方式下帶有，或接受，或託人求乞金錢。既不得藉口買衣服或書籍，亦不得藉口工資，或其他事由接受金錢。……求乞乃貧人之遺產與權利；是吾主耶穌基督替我們獲得的。」（三）

有一次，聖方濟患病，門生修士良（Leo）在榻旁侍候。良修士忽然神遊天外，夢境中看見大批修士，背著包袱，走過急流水港，都被水衝走。另一批修士，肩頭沒有東西，手上也不提東西，走到港裡，輕鬆地走過了急流。良修士把夢境所見，告訴聖方濟，聖方濟解釋說：急流水港是人間社會，背著包袱的修士愛惜財物，被人間社會所淹沒，沒有帶東西的修士心愛清貧，無所掛戀，不被俗情所淹。

聖方濟一次帶了十二個門徒，到巴比倫回族國去傳道，兩人一組，他帶一個門徒到一旅舍投宿，旅舍中一美女，殷勤招待，安置了聖方濟的徒弟，請聖方濟往裡面走，進入一間幽美的房間，誘引苟合，聖方濟就在房裡點燒柴火，把燒紅的柴木攤開，突然脫衣倒臥柴火上，招手美女脫衣來睡。女人嚇得魂不附體，又見柴火並不燒燶方濟，極度驚疑，聖方濟卻說，犯邪淫罪，將在地獄永火中燒，女人悔悟了，奔走出房，次日認罪求恕，改過自新。

清貧、貞潔，爲聖方濟生活的兩面翅膀，常能振翅高飛，不受當時社會的污染。

但是爲講道，聖方濟不失赤子心情。講到耶穌爲贖人類的罪，受盡苦辱，他便當眾脫去

上衣，用鐵鏈鞭打胸背，鮮血直流，聽眾大為感動。一次，他派門徒路費諾（Rufino）到教堂講道，門徒自認拙於言語，聖方濟便命他脫去上衣，往教堂裡去。門徒走後，聖方濟一想：「方濟各，你原是納爾道能的兒子，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卑賤人，你竟不自量，給亞細細城的顯貴望族出身的路費諾修士，出了那樣一個難堪的命令，教他像一個瘋子似的，到城市聖堂中講道？現在，你該依賴天主的聖寵，將給別人所出的那種苛刻的命令，在你身上也實現罷！」他就脫去上衣，趕快追去，街上的人看到兩個赤裸上身的修士，譏笑他們精神失常了。但是兩個登上講台，聖方濟講耶穌受難，鞭責自己，堂中聽眾都淚流滿面。

一次，聖方濟偕徒弟馬賽伍（Maxentius）往一地方講道，走到一個三叉路口，不知道往那一方面走。聖方濟叫馬賽伍在三叉路口的中心點，站著打轉，等著他叫停止時，才停。馬修士像螺旋絲開始旋轉，過路的人停步看稀奇，修士轉得眼昏頭暈，幾次跌倒，爬起又轉，等到聖方濟說停，他才停止。聖方濟說他臉朝那一方，就向那方的路去。快到那面的城市時，城中人擁出，把他們兩人用手抬架著進城，往城內兩派人在動干戈的地方，聖方濟連忙勸阻，平息一場流血爭鬥。

三、

|聖方濟赤子的心情，和人相接，真摯動人；和物相接，竟使物親近。

一次，在加撒肋山區，有三個打家劫舍的強盜，迫於饑寒，到山區的方濟修院要飯，院長安和樂修士 (Angelo) 大加斥責，拒不給食物，三個強盜飲恨別去。不久，聖方濟從外化緣回來，帶著一袋麵包和一瓶酒，一聽安和樂打發強盜空腹走了，就命安和樂拿他化緣所得的東西，趕快去追強盜，把東西給他們。安修士在山頂山谷四處尋找，幸而找到了，照聖方濟的吩咐，把麵包和酒都給了他們，剛回到修院，三個強盜隨後也來了，跪在聖方濟面前，懇求收容入院，終生作修士。

一次，在古比奧城外，突然來了一隻凶暴的豺狼，吞噬家畜，而且傷人。城中人談狼色變，不敢單身出城。聖方濟得知這事，便帶幾個門徒到城外找豺狼，城中人拿著武器，跟隨在後。聖方濟出城，望空用手劃了一個十字聖號，走向豺狼藏身的山窟。豺狼一躍而出，張開血盆大口。聖方濟朝牠作十字聖號，叫說：「狼兄弟，你來吧！我以耶穌聖名，命你不許傷人。」狼垂頭來到跟前，臥在地上。聖方濟指責牠一頓，命以後不許傷害人畜，也許下城裡人每天給牠食物。聖方濟伸出右手，豺狼起身把右前爪放在他手上，互結盟約，狼跟著聖

人入城，城中人圍著觀看。聖方濟命狼當眾再舉右爪，以示結約。豺狼聽命，以後像一隻犬，每天入城穿巷，在古比奧活了兩年，老死窟中。

一次，聖方濟在路上遇見一個青年獵夫，提著一籠被捕到的野鴿子，到市場去賣。聖方濟很喜愛那些善良的動物，可惜牠們被賣去殺掉，就對獵夫說：「善心的青年朋友，聖經上說：鴿子是謙遜，純潔的象徵，不要把牠們賣給人吃了，請你把牠們送給我罷！你自己將來可以成為我修會的修士。」青年獵夫便把鴿子和籠子都送給他。聖方濟把鴿子帶到修院，用木板蓋了幾個窩，野鴿子變成了家養鴿子，年青獵夫後來也進了修會。

聖方濟眼睛有毛病，醫生要行手術，手術用火燒。聖方濟對火說：「火姐，你輕一點罷！不要燒的太痛。」

聖方濟對於自然界物體，常稱兄稱妹，看牠們如同親人。他用本地土語，作了一篇太陽歌，現在視為義大利文的初期文學作品。

「我主　祢造生萬物

創造太陽兄弟

陽光普照　白晝明朗美麗

祢應受讚美

太陽美妙 照射光輝

至高者主 太陽象徵

我主 詩創造月亮妹妹和星辰

安置天上 光明 美好

稱應受讚美 珍貴

我主 詩創造風兄弟

造了空氣和白雲

氣候分明

給萬物以支持

稱應受讚美

我主 詩創造水妹妹

有用而謙虛

貞潔 珍貴

稱應受讚美

我主 詩創造火兄弟

光照黑暗

英俊又愉快
勁健又剛強

祢應受讚美

我主
祢創造地姊姊

慈祥如母親

負載照顧我們

產生各種菜蔬

花卉草木

色彩繽紛

祢應受讚美」

|莊子曾教人不生機心，保存自然天心、人心之氣和萬物之氣相通，可以和萬物同遊。那祇是一種想像，一種寓言。聖方濟以愛天主造物主之愛，愛自然界的萬物，絲毫沒有「世態炎涼」的機心，造物主使自然界無靈性的物，答應他的愛心，也表示感情。

四、

聖方濟的赤子心情，對於天父徹底顯露，一心要同基督受苦受辱，補贖人類罪惡，以光榮聖父。

一次，聖方濟同良修士在路上，暫住一室，到了誦唸夜深經的時候，沒有祈禱經本。聖方濟對良修士說：「小弟，沒有經本，仍舊要祈禱，我說一段，你答一段。但要照我所教的回答，不准改變。」我說：「我作了多少惡事，該下地獄，你就答覆說：是的！你真該早下地獄了。」良修士許諾聽命照說。聖方濟開始說：「伯爾納多能的兒子，當你在世俗中生活的時候，你作了多少惡事，犯了多少罪過，你實在應當早就下地獄了。」良修士答應說：「天主的聖意，要你興建無數的聖善事業，你後來必要升天堂。」聖方濟連忙打斷他的話，責怪他不聽命。聖方濟俯首祈禱：「我的天主，天地的大主，我曾經作了那麼多違逆的事，犯了那麼多的罪過，我實在應當受咀咒。」良修士開口作答，卻說：「方濟各，天主要在蒙祝福的人中，使你蒙受特殊的祝福。」聖方濟抬頭望他一眼，很不樂意地責他亂說。第三次，聖方濟再三痛責自己作了惡，難逃天主的重罰。良修士答說：「天主聖父的仁慈無限，祂不但要寬赦你的過失，而且還要賞賜你更多更大的恩惠。」聖方濟抱怨說：「你怎麼膽敢相反聽

命的聖願，一連三次不依照我的命令說呢？」良修士坦白地說：「父親方濟各，這事只有天主知道。我每次下了決心，要按你所吩咐的答話，但我一開口，卻說出我沒有想的話，那是天主把祂好話放在我口裡，我真奈何不得。」兩個赤子心情的師父徒弟，令人看來是裝腔作調，實則他們非常誠心誠意。

又一次，聖方濟和良修士深夜從城中回城外修院，天氣很冷，兩人衣衫很薄，聖方濟就想多講話，急壞氣候。他講人生真正的喜樂，不在於講道勸化許多人改過，又不在於顯行靈蹟，使死人復活，也不在於解說天使的妙語，精通人間的學問，越講越多。良修士天真地說：「可敬的父親，我求你爲愛天主的緣故，簡單地告訴我，人生真正的喜樂究竟在那裡。」

聖方濟說：「現在我們滿身冰雪泥漿，又饑又冷。到了我們的修院敲門，看門的修士不開門，罵我們是遊蕩騙子，讓我們在門外受凍。良修士，我們爲愛天主而忍受，這就是人生的真正喜樂。」

等了一會兒，他又接著說：「若是再去敲門，看門修士一開門，一面罵，一面打，拳打腳踢，隨後又關了門。良修士，我們喜喜歡歡忍受著，這更是人生的真喜樂。」

再走一段路，聖方濟接著說：「若是我们實在冷得慌又餓得慌，再去敲門，看門修士，

怒氣衝天，開了門，舉起木棍，狠狠揍了我們一頓，打得我們在雪地裡打滾。良修士，我們想起耶穌替我們受了苦，我們坐在雪地平心靜氣，不怨不尤，這才是人生圓滿的喜樂。你要好好記著。」這段話，不是莊子的寓言，而是聖方濟赤子心腸的表白。

他的赤子心腸，向基督盡量表現。他要赤貧如洗，像基督說自己：「人子沒有放枕頭的地方。」（瑪竇福音 第八章第二十節）而且更想相似基督，被釘十字架上。基督嘉獎他的這種天真想法，使在他去世前兩年的九月十八日光榮十字節，在拉握爾納山上，藉十字架的形像顯現，以天光的力，射透了他的兩手兩腳和肋傍，流血劇痛。聖方濟身印五傷，肖似基督，力氣便衰了，不能行動，他放棄了總會長的職務。去世前幾天，到亞細亞主教府拜辭主教，臥床靜養。聖方濟在床上唱歌，一個徒弟對他說：「我的好父親，亞細亞的人都尊重你是大聖人，他們都關心你害病，你卻在床上歡天喜地唱歌，你想，他們要想什麼呢？要不然，我們大家都跟你一起唱，叫週圍的人都聽到，以為方濟和徒弟瘋了，病重臨危，不痛哭自己的罪，求天主寬赦，卻在唱歌！」聖方濟說：「小兄弟，兩年前，天主已經啓示我在這次病痛中要去世，祂已經寬赦我的一切罪，我又同祂升天。這件事，你早知道，為什麼怪我唱歌，歡喜去見天主呢？」^(四)

赤子之心，在臨危時顯露無遺。

五、

現代的社會是機械的社會，電腦似乎逐漸起步代替人腦，推理，作計劃。人的心，也逐漸更變成機心，赤子之心，成為社會的稀有物，有時還會被看成智育不健全。但是耶穌基督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決不能進去。」（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第十七節）

「就在那時刻，耶穌因聖神而歡迎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把這些奧祕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啓示了給小孩子。父啊！你原來喜歡這樣做。」（路加福音

第十章第二十節 瑪竇福音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節）

天下的父母，沒有不喜歡自己的子女，誠實樸素，想什麼就說什麼的！詭詐的小孩，多心眼的子女，常是父母的痛苦。在天父跟前，我們是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在永恒的天父前，我們的八十或九十歲，算得什麼？在全能全知的天父前，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又算得什麼？我們對於明天的事，都不能知道一定怎樣。在管我們的生命而又愛我們的天父前，我們常懷著赤子的真情，一心信賴，一心愛慕，安臥在天父懷抱裡。有困難，告訴祂；有危險，呼喊

祂；有喜樂，感激祂；有痛苦，信賴祂，若使我們心中不安、懷疑、憂慮，耶穌就要向我們說：「小信德的人，你爲什麼懷疑？」（瑪竇福音 第十四章第三十一節）

註：

〔一〕

翟邁理Gemelli 著 胡安德譯 方濟精神 閱道出版社 頁一十三]。

〔二〕

同上，頁十五。

〔三〕

聖五伯方濟言論集 嚴繆譯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頁二十五、二十七。

〔四〕

本章所錄聖方濟軼事，採自張俊哲譯 超人軼事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七、暢懷祈禱（聖大德蘭）

一、

小孩不斷呼喊父母，青年女子常和父母談心；但是，高興時，小孩可以倚在母懷，一聲不響，母子同感快樂。中國古語說：「人窮則呼天」，中國傳統看上天高高在上，僅由皇帝敬禮，人們只在不得已時，才向天呼號，因天掌命運。我們既愛天父如同父母，懷著赤子的心情孝愛祂，我們向祂便敞開胸懷，呼喊、談心，倚在懷裡不作聲，作我們的祈禱。

耶穌在世時，宣道三年，忙得不顧飲食，然而祈禱必不輕忽。

「在這幾天，耶穌出去，上山祈禱；他徹夜向天父祈禱。天一亮，他把門徒叫來，由他們中揀選十二人，並稱他們爲宗徒。」（路加福音 第六章第十二節）

「遂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然後拿起五個餅和兩條魚，望天祝福了（祈禱了）；把餅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再分給群眾。」（瑪竇福音 第十四章第十九節）

「耶穌遣散了群眾以後，便私自上山祈禱去了。」（同上，第二十三節）

「清晨，天還很黑，耶穌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裡祈禱。西滿和同祂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尋祂。」（馬爾谷福音 第一章第三十五節）

「耶穌舉目向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俯聽了我。我本來知道你常俯聽我。』但是，我說這話，是為四周站立的群眾，好叫他們信是你派遣了我。說完這話，便大聲喊說：『拉匝祿出來罷！』死者便出來了。」（若望福音 第十一章第四十一節）

在行重大靈蹟以前，耶穌常舉目向天，禱告天父，私人的祈禱，則常在清晨深夜，在荒郊裡舉行。祂曾警告門徒說：

「當你們祈禱時，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樣，愛在會堂和十字街頭站著祈禱，為顯示給人；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至於你們，當你的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們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瑪竇福音 第六章

第五節）

在遭難的前夕，耶穌預先知道一切，率領門徒到橄欖園，叫他們醒寤祈禱，又帶三個最親信的門徒，往園裡面走，吩咐他們三人同祂一起禱告，然後獨自一人，再往裡面走幾步，就俯首至地祈禱說：

「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苦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第

三次去祈禱，說了同樣的話。」（瑪竇福音 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節）

「祂在極度恐怖中，祈禱越發懇切，祂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節）

時候到了，祂起來，率領門徒去面對茹達斯帶來捕祂的兵士和差役，神情穩定，態度剛毅。

人們的生活有群居的時候，群居的人也一同祈禱。耶穌的門徒要求老師教導他們怎樣祈禱天父，耶穌說：

「你們應該這樣祈禱：

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神國來臨人世，願祢的旨意承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求祢賞賜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祢赦免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得罪我的人。

求祢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並且救我們免於一切凶惡。」（瑪竇福音 第八章第

九節）

先表示對天父的愛，願天父受欽崇，然後向天父求心靈的安全，為物質需要祇求日用的食糧。耶穌囑咐門徒：「你們祈禱時，不要嘵嘵叨叨，……以為多說話，便可獲得垂允，

因為你們的天父，在你們未求祂以前，已經知道你們需要什麼。」（同上，第七節）在祈禱時，祇要表示求祂賞恩的心。

但是在最後晚餐裡，結束了祂的訓話遺囑，走向死亡以前，祂在宗徒面前，作了一篇很長的禱告。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便舉目向天說：

父啊！時候到了，求祢光榮祢的子，好叫子也光榮祢。……是爲叫祂將永生賜給一切祢所賜給他的人。永生就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的耶穌基督。……聖父啊，求祢因祢的名，保全那些祢所賜給我的人，使他們合而爲一，正如我們一樣。……我不求祢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只求祢保祐他們脫免邪惡。……我不但爲他們祈求，而且也爲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爲一。……公義的父啊！世界沒有認識祢，我則認識了祢，這些人也知道是祢派遣了我，我已經將祢的名宣示給他們了，我還要宣示，好使祢愛我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

祂奉遣來世的目的，和將來人類得救的過程，表現在這篇禱詞裡。基督對幾千萬人的關懷，都向天父傾吐，求使人類在「愛」內，合而爲一，完成祂被遣來救世的工程。

二、

耶穌復活升天，門徒遵照祂的吩咐：「應當留在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路加福音 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九節）

「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徒大事錄 第一章第十四節）

耶穌在最後晚餐會囑咐他們：「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祂必賜給你們。直到現在，你們沒有因我的名求什麼；求罷！好使你們的喜樂得以完滿。」

（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第二十三節）

「五旬節一到，眾人都聚齊在一處，忽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有些散開好像火的舌頭，停留在他們每人的頭上，眾人都充滿了聖神。」（宗徒大事錄 第二章第一節）聖神即是『自高天的能力』，是耶穌所說：「我也要求父，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十六節）「當護慰者，就是我從父那裡要給你們派遣的，那發於父的真理之神來到時，祂必要為我作證。」（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第

二十六節）

首批信徒，首先的祈禱，求得了真理的聖神，爲基督作證。基督來重整人類，創生一種新的選民，作爲天父的子民，實現天主創造宇宙的目的；萬物顯示造物主的美妙，分享造物主的美妙。耶穌結合因洗禮而和祂成一體的新人類，欽崇歌頌造物主的奇妙化工，讚揚稱謝造物主的無限慈愛。天主的舊選民以色列，已經由摩西和達味製定了欽崇天主的儀節和歌詠，以色列人每天按時到聖殿祈禱，每星期休假日到會堂頌唸聖詠。宗徒們領受聖神以後，公開講道，作證基督是救主。信從的人……。

「他們專心聽取宗徒們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宗徒大事錄 第二章第四十二節）

「伯鐸和若望在祈禱的時辰，即第九時辰，上聖殿去。」（同上，第三章第一節）
聖保祿宗徒在書信裡，不斷地囑咐信友們時常祈禱。

「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向天主呈上……請求。」（斐里伯書 第四章

第六節）

「在祈禱上要恒心。」（羅瑪人書 第十二章第十二節）

「你們要恒心祈禱，在祈禱中要醒悟、要謝恩。」（哥羅森書 第四章第二節）

「要充滿聖神，以聖詠，詩歌及屬於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在你們心中歌誦讚美天

主。」（厄弗所書 第五章第十九節）

「以聖詠、詩歌和屬神的歌曲，在你們心內，懷著感恩之情，歌頌天主。」（哥羅森書第三章第十六節）

基督的福音傳到了羅瑪，羅瑪皇迫害教會幾乎三百年，教友星期六晚在地下墟窟中集會，讀聖經、聽講道、唱聖詠，半夜後，舉行彌撒聖祭，天亮以前散會。這種習慣，現在保留在復活節前晚的守夜禮。埃及曠野遍居隱修士以後，隱修士按照一定時間，集會行禮，有祈禱，有歌詠，有彌撒聖祭。聖本篤創立了修會，以公共祈禱為修士每天的重要工作；從半夜開始，分成七個時辰，半夜、黎明、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晌，修士集會，共同歌唱聖詠。以後的修會採納了這種習慣，教會也正式規定聖職人員每天誦唸七時辰經，稱為「日課經」。在每教區的主教座堂以及羅瑪城的大聖殿，設有誦經團，每天歌唱半夜和黎明兩個時辰的聖詠。

天主教會為基督所結合的新民族，代表全人類，而且代表全宇宙，連同基督讚頌天父。聖職人員的「日課經」，乃是教會的正式祈禱，也是全人類的祈禱。「日課經」的聖詠，為以色列選民的祈禱詞，由摩西、達味王和先知們所寫，反映以色列民族的生活歷史。有歌頌的讚詞、有感恩的詠、有求恩的呼籲、有訴苦的低吟。天主教會用這些聖詠作為新選民的祈禱，繼續舊選民的歷史，兩者的事實歷史雖不同，生活的心情則一樣。

「稱謝至尊，肫肫其仁。」

歌頌真宰，百神之神。」

皇天上主，萬君之君。……」（聖詠 第百三十六首）

「巍巍我主，經綸無數。陶鈎萬物，澤被寰宇。相彼滄海，浩蕩無垠。……
凡屬受造，仰主資生。按時給食，自有權衡。彼之所受，莫非主恩。……」

（聖詠 第百有四首）

歌頌天父，創造萬物，照顧萬物。日月星辰，山陵河海，鳥獸虫魚，花木草禾，莫不是
天父的恩賜，而且都美妙奇偉。

「主乃我所依，一生安且怡，吾心曰吾主，所天惟有汝。方寸無他好，懷主
以為寶。……」（聖詠 第十六首）

「主乃我之牧，所需百無憂。令我草上憩，引我澤畔游。吾魂得復甦，仁育

一何周。……（聖詠 第二十三首）

天父愛心無限，我們誠心倚靠，有如子女靠父母，有如小羊靠牧童。在祈禱中，表現我們倚恃的心情。

「主乎主乎，吾敵何多！群眾蜂起，向我操戈。……」

「主作我盾，護我周圍。主為我光，令我揚眉。……」（聖詠 第三首）

「欽哉上主，願爾萬歲。紓貴屈尊，作我藩衛。銘心鏗骨，永懷慈惠。相我擾亂，安撫庶類，脫我於兇逆，拯我暴戾，保我於萬死，登我於大位。……」

（聖詠 第十八首）

勝。

教會所遭迫害，每人所蒙仇恨，常常不斷發生，在祈禱中一心倚恃天父，堅信必能得

「求主垂憐，示爾慈恩，抹拭我過，昭爾大仁，為我滌除，罪罪之痕。我已

知過，眾惡紛呈。……」（聖詠 第五十一首）

「願主聽我禱，呼籲達尊前，小子患難日，莫掩爾慈顏。小子竭聲呼，營救莫遷延。……」（聖詠 第百有二首）

我們人常自求滿足，不顧天父的誠律，作惡犯罪，在祈禱裡自認有罪，向天父請求寬恕。

「我告諸善人，歡躍主懷裡。……何以頌主德，鼓琴復鼓瑟。何以詠主榮，
新歌奏一闋。……」（聖詠 第三十三首）

「稱謝洪恩，歌頌至尊。此事洵美，怡悅心魂。

「朝誦爾仁，暮誄爾信。撫我十絃，寄我幽韻。……」（聖詠 第九十三

首）

「我心如小鳥，毛羽未全豐，不作高飛想，依依幽谷中。我心如赤子，乳臭

未曾乾，慈母懷中睡，安怡凝一團。……（聖詠 第百三十一首）〔

我們的信仰，給與我們平安的體驗。基督復活後，顯現給宗徒們，第一句話就是「祝你們平安」。誠心信仰天父，在無論如何的遭遇中，雙眼望著天父，心緒不會亂，而常懷感恩之情。在祈禱裡，用聖詠表達這種平安的快樂。「日課經」在一個星期內，但至今在一年的禮儀中，把一百五十首聖詠，都派上用途，表達教會——天主新選民向天父的各種感情。

三、

中國的宗教傳統，祇有祭祀；私人的宗教活動，則在家中或廟裡燒香供設食品，沒有私人的祈禱。天主教會卻非常注重私人的祈禱，看作爲個人宗教生活的主要活動；因爲祈禱是和天主交談，天主既然是我們的天父，我們是天父的子女；我們和天父的關係，要由交談而親切。交談成爲祈禱，我們和天父的交談，不是平輩的長談，不是和長輩的交談，是和造生我們的天主交談。天人間的距離，不祇是天地相隔，而是本體上的距離。我們走近天主，向天主祈禱，還要靠耶穌基督作橋樑。基督是天主聖子，和天主同性同體；基督又是人，又以聖

洗使我們和祂結成一體，和我們人同性同體。我們因和祂同成一個奧體，我們的祈禱成爲天主聖子的祈禱，天主聖父看我們的祈禱，也看成聖子的祈禱。因此，教會的正式祈禱經文，常用：「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是天主，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

在歷代的聖人聖女中，有一位特別愛惜祈禱，寫了一冊講解祈禱的書，深入祈禱的堂奧；這位聖女是聖大德蘭。聖大德蘭（為分別聖小德蘭）於公元一五一五年生於西班牙的亞味拉城，廿一歲時進入加爾默洛聖衣會，盡力改革聖衣會的生活規律，公元一五八二年逝世，公元一六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和聖依納爵及聖方濟沙勿略受謚封爲「聖者」。

在公元一五六二年，聖大德蘭因教會上級的命令，開始寫她的自傳；四年後，寫完。但以後她還活了幾乎二十年。上級命她寫自傳，要她寫祈禱的經驗，她是一位神祕生活（Mystic life）者，接受了天主所恩賜的默觀欣賞神恩，（contemplative Vision）。公元一五七七年六月二日，天主聖三節，聖大德蘭動筆寫她最著名的神妙生活書，書名「內心堡壘」（Interior Castle），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全書脫稿。天主聖三節的前夕，聖大德蘭「如夢如醒」看見一顆大的水晶球，球成堡壘形，堡壘分七進庭院，在第七進庭院的大殿中，皇帝高登寶座，光明四射，照耀各進庭院。堡壘外面週圍，黑暗無光，佈滿毒蛇走獸。突然，堡壘消失，一片黑暗，只見蛇獸衝入原先的堡壘基地。聖德蘭認這件「神見」，乃天主的啓

示，以「心靈堡壘」為題，寫成講論心靈境界的名著。這部名著是接續另一部名著的書，另一部名著的書名為「進修之路」(Way of Perfection)，講論祈禱，有祈禱，則有光明堡壘，沒有祈禱，則祇有罪惡的黑暗。

「內心堡壘」分堡壘的殿宇為七進庭院，一進一進地向裡面走，一進一進地描寫心靈的境界。

第一進庭院，為初習靈修生活的境界。住在第一進庭院的人，心靈堡壘外的禽獸，愛慕人世間的俗務。所得第七進庭院所發出的光明，很稀微、很暗淡。

第二進庭院，為進入靈修生活的境界。這一進庭院的人，誠心努力求上進，實踐祈禱。然而不幸屢次接受誘惑，傾向俗務，但跌倒又站起來。

第三進庭院，為靈修生活已有相當者的境況，克己有規律，德行已高尚，但卻有根深的自信力，沒有完全信托天主的信心。

第四進庭院，為進入神祕生活的境界。人的努力已漸減低，天主的恩寵則逐漸加多。天主的恩賜為心靈的安慰，人的心靈附在天主泉源上，安慰神恩的心由天主泉源流入人的心靈，心靈消除了畏懼，一心愛慕天主，在無聲的祈禱中，和天主相對無言。

第五進庭院，為進入結合生活的境界。人的心靈進入和天主結合的生活，好似新娘預備迎見新郎，心靈已面對天主，接受「默想欣賞」的神祕生活。

第六進庭院，爲神祕生活的境界。人的心靈已常和天主相結合，但接受許多內外的考驗，病痛、失意、批評、羞辱。然而心靈不退縮，甘心忍受。

第七進庭院，爲神婚的境界。心靈進入神祕生活最高深處，和天主相結合，有似新婚夫婦，兩心成一心，兩愛成一愛。心靈享受「默觀欣賞」的神恩，安靜安樂。(二)

在「進修之路」一書裡，聖大德蘭從第十九章開始講論祈禱，一直到全書結束的第四十二章。這部書所講論的，爲口頌的祈禱，和默想的祈禱，特別詳細講論耶穌基督所教授「我們的天父」一經。祈禱爲同天父交談，祈禱以前，收斂自己的心，祈禱時，心情專向天主。有時不懂祈禱的字句，有時心走散他處，但心若向天主，天主仍悅納。

在「內心堡壘」書中，聖大德蘭則講述「默想欣賞」的祈禱。這種祈禱爲「安靜的祈禱」，經文已不重要，心靈對越天主，面面相對，心心相印。但不時，仍多考驗，心靈忽覺枯乾，失去默觀的欣賞。堅持不倦，不毀前程，摒除外念，靜默坐在天主前，天主將給他高度「默觀欣賞」的恩寵，生活在第七進庭院。

聖大德蘭很害羞也很害怕，用自己的經驗來講這種高度神祕的境界；然爲光榮天主，宣揚天主的恩寵，她不惜受人批評。她述說自己見到一次「理智影像（Intellectual Vision），進而看到天主聖三明白顯示三位，三位在炫耀的光明中，同時她心中堅信三位爲一

體，爲一天主。但是，眼睛沒有看見什麼，耳朵也沒有聽到什麼。天主三位直接顯示給她的心靈，直接講明聖經上所說祂和父和聖神要以她的心作爲住所。聖女又說她以後常常體會天主聖心是在她心內。(2)

聖大德蘭所經驗的「安靜祈禱」、有「默觀」、有「欣賞」。默觀是面對天主，心心相印；「欣賞」則有「神見」，直接看到天主，不用感官，也不用理智，而是天主直接顯示自己。「直見」爲天主的特恩，「默觀」的人可以接到，也可以一生不接到。然而默觀的祈禱，已經進入「內心堡壘」，登堂入室，直進第七進庭院。

聖保祿宗徒曾得主賞賜的「直見」，「我知道有一個在基督內的人，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層天上去，……他被提到樂園去，聽到了不可言傳的話，是人不能說出的。」（格林多後書 第十二章第二節）對於這事，聖保祿說自己沒有可誇讚的，這完全是天主的恩賜。

四、

在羅瑪寓居三十一年，又在駐教廷使館服務十八年，我能夠參加教宗在聖伯鐸大殿（聖彼得大殿）的各種祈禱大典。二十年前，教廷的禮儀還沒有改革時，教宗在大殿的彌撒聖祭

禮儀，有宗教的神祕性意義，又有習俗的皇宮式儀仗，既顯示聖祭的莊嚴，又表現教宗的崇高。但是在那種隆重顯赫的祈禱儀式中，我祇欣賞儀式的外形，少有時間深入內心。現在教宗的彌撒聖祭，除掉了一切的皇宮式儀仗，凸顯出宗教的祈禱精神。公元一九八四年我一次在聖伯錄大殿，參加教宗和全球神父代表舉行的彌撒，我深深體會到彌撒的唯一性，那台彌撒乃是全球人類向天父所共同奉獻的祭祀。

四十幾年以前，我曾兩次往比國聖安德隱修院，拜訪陸徵祥神父。聖安德隱修院為本篤會修院，本篤會的特色在於歌唱彌撒和日課經。我兩次都住院十天，每天參加修士的祈禱，在淡淡黃光的聖堂裡，修士溫柔清晰的歌詠，深入我心。尤其晚間在臨睡以前，聖堂內祇有祭壇上的六支燭光，黑袍的修士形成兩排人影，輕微的經韻像是由另一世界傳來的聲音。我每次在沉默裡，體會到一種超乎人世的感覺。唐朝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詩：「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聲。」我可以改說：「萬色此俱失，惟聞經韻聲。」有莊子所說「隳汝形骸」之感。

現在獨坐天母牧廬的小聖堂裡，街市的聲音隔在窗外，眼中所見祇有祭壇上的長明燈，心裡所想的是祭壇上聖體櫃的耶穌。沉默、無思、互相懂得。深夜，談談我一天的經歷；清晨，說說一天要做的事，祇是人世的毀譽，像似一副鐵甲鋼盔，套住我一身，須要走向小聖

堂，才解脫得下來。唐朝李商隱走訪茅屋的孤僧說：「世界微塵裡，我寧愛^汝孤僧！」我在小聖堂裡才可以說：「世界屬天父，我何榮與辱！」

註：

- I 此錄而刪述 一 西學經解 列詠釋義 商務印書館。
- II 參考 S. Therava Interior Castle. p. 190-191. The Complete Works of S. Theresa of Jesus vol. II. London Sheed and Ward.
- III 參考回龍 圓三三〇。

八、嬰仿小路（聖小德蘭）

一、

大約前十年左右，一次在彰化靜山的牧靈講習會中，我主持閉幕彌撒，證道時我說宣傳福音不祇在於口講，而要有宣傳福音的生活。一天生活裡的大小活動全奉獻於天主，作為宣傳福音的祈禱。後來有一位修女，竟向大家宣傳：羅光總主教說不要口講福音，不必講道講要理。

在上面一章，我多講「安靜祈禱」，沉默地對越天主，可能又有修女要說羅總主教主張不要誦經和默想，那就太冤枉了！口誦的經文，為公共的祈禱，乃是必要的祈禱方式；為私人的祈禱，也有必要。口舌是人傳達思想和情感工具，人和人相接必要用口舌講話，人和天主相接，也該使用口舌，以表現自心的敬愛。在進一步人和人的關係，可以心心相印，不用言語，更覺親切；人和天主相接，靜靜相對，天主看透人的心，在精神上交流，便有「安靜祈禱。」

天父無所不在，而且基督曾經說過，祂要和父同在愛祂而遵守誠命的人心中。但是我們人卻不意識到這種奧祕，我們的心常分散在日常的各種事務上。惟有專心，收斂心靈，時常意識到天父之臨在，事事與基督一起工作的人，才取悅天主，造成祈禱的生活。

十七世紀時，在法國有一位加爾默羅會的修士，名叫赫爾曼·尼古拉斯。他生於公元一六一年，進入加爾默會的苦修會，取名「復活的勞倫斯」。三十多年的工夫，在修院廚房裡服務，又在修鞋房替修士修理鞋子，他卻能實踐了「祈禱的生活」，時刻意識到，而且體會到天父之臨在。他說：

「我活動工作時，和祈禱誦經時的感受毫無差別，我在廚房鬧市裡，常有好幾個人同時問我不同的事情，那時，天主臨在深處，和我在聖體降福，雙膝跪下時一樣，我領受同樣的平安。我的信念有時純淨透明得令我以為失去它了。朦朧的夜幕好似已漸撤去，來世永生中萬里晴空的日子已露出曙光。」(一)

|勞倫斯修士雖是廚夫，卻有修女會院長向他請教；還有人專程來找他，請教「主之

「臨在法」，他常答說：

「天主臨在法，乃是將自己的心靈投向天主，透過想像或理性而『覺』於天主的臨在。」

我認識一個人（就是他自己），他即以理性的方式，修持『天主臨在法』逾四十年之久，只是常用不同的名詞來形容它而已。他有時稱它為單純的一念；或是對天主的明覺；有時僅投以親暱的一瞥；有時則是凝視專注於天主；有時他稱之為與天主無言的交融；對天主的信念，靈魂的活力及平安。總之，這人告訴我，上述種種描繪，所指的都是同一的真實境界。」

(二)

爲修習這種方法，首先要淨化自己的生活，然後恆心練習用一念，及一句經文，想到天主在自己心內，以信德直接看到祂。心分散了，馬上收回，不急不亂。心想天主，專意作好當前的事，想著是爲天主作事，討祂歡心。

「我們並不需要做大事。我在鍋上煎個蛋，也是出於愛天主之心，蛋煎好了

，如果沒有其他事情，我就俯伏於地朝拜天主，感謝祂賜我恩寵做好這事。當我起身時，神氣活現地好像皇帝一樣。每當我不能為祂做其他事情，則只要為愛慕天主，由地上檢起一根乾草，也就心滿意足了。

人們四處尋求愛慕天主的方法，為了能將一心安住於天主的臨在，不惜千辛萬苦，試盡各種奇特方法。如果我們能夠不分高下貴賤，就在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中，盡心盡力為天主作任何事，來顯示我們對天主的愛，不是更近一點嗎？將我們的心融於祂的心內，如此安住於祂的臨在，不是更接近嗎？我們實在不用東忙西找的，只要慷慨地去做，簡單地去做。」（三）

所謂慷慨地去做，是要慷慨地放棄自己的想念，一心只求取悅天主，沒有自己的私意，沒有自己的追求。所謂簡單地去做，是抱住這個信念，「取悅天父」，其餘一切不掛在心。

「修士指出，起初確實需要一些努力，培養出與天主不斷交融的習慣，告訴天主所做的一切。努力專注一陣子後，便會感到自我好似被天主的聖愛喚醒，變得毫不費力了。……

修士說：我們該以單純之心面對天主，交流時必須坦誠。有事發生，則不

忘向祂求援。據他的經驗，天主絕不會袖手旁觀。……在廚房裡也是一樣。他一向很討厭廚房裡的工作，只因他為愛天主而作，工作中又不斷祈求祂的助佑，在他任職的十五年，做得如此稱職，一切井井有條。

他說，目前他在修鞋房裡工作，他十分喜歡這種工作，但他仍能一如往昔，隨時放下他的活計，不論被派到何處去，他都能高興地為愛慕天主而做這些小事情。……

他認為所有的補贍和各種修行方法，最終的目的，不過是讓我們在愛中重回天主的懷抱。經過一番思考反省後，他覺得還是保留原有的「愛的法門」，為愛主而做一切事更直截了當。」^四

勞倫斯修士養成了「祈禱生活」的習慣，他曾說：「對他而言，祈禱時間和其他時間並無兩樣。」^四他的心常常和天主相結合，沒有一件工作使他的心念遠離天主。他的心「專一」，心專於當前所作的事，又專為愛天主而作，把事情盡力做好。心安定了，事也做好了，和天主卻不分離。在日常小事上，乃能邁進聖人的境界。一位在廚房煮菜的隱修士，就是一位聖人。

二、

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勞倫斯修士「主之臨在」方法，三百年後，由加爾默羅女苦修會的一位修女，倡導實踐，成為當前天主教會的普遍方法。這位修女是聖女小德蘭，這種方法稱為「嬰仿小路」。

聖女小德蘭，於公元一八七三年一月二日，生於法國「里洗耶城」，卒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僅二十四歲。但在卒後二十八年（一九二五年），即被教宗庇護十一世謚封為「聖者」，為近世紀謚封「聖者」中最快的。又以一位腳不出隱修院的修女，在謚封「聖者」後二年（一九二七年），奉立為普世傳教工作總主保，和足跡遍亞洲的聖方濟沙勿略同列，引起全球人的驚奇。

聖小德蘭以十五歲的青年，破例被收為加爾默羅女苦修會的修女。在同一隱修院裡先有她的大姐和二姐入會，二姐又作修院院長，後有她的第七姊入會，共有姐妹四人。聖女說：

「從我進院，院中人大都想，承你姆母暖愛，萬方寬容，百般嬌縱。但列王紀有言，『世人徒見其表，惟天主看透其心，如其底裡。』深謝姆母，并

沒有寬縱。耶穌明知小花朵，不在卑下之地，那得清泉澆灌，不受泥塗之辱，那得生長根苗。這養成謙下之心的大恩典，又多承姆姆賞給的。

「內

聖小德蘭年輕人苦修會，決心克制自我的追求，絕不順從天性的傾向，在隱修院內滋養天倫的愛，事事遵守修院的院規和時間，避免多和姐姐們接近。她的志願在成聖人，可是自覺微小，不能做大事，乃尋求一條簡易的路：

「姆姆，你也知道，我的志願，常想做到聖人。然而可惜，我和聖人相差太遠……然而我勿堦興，我自忖，『好天主，不能給人有志不能成。然則我雖微小，也可希望做到聖人。』……想個法兒，找一條小小的升天之路，又筆直，又抄近。……為此，我就想找個電梯，升到耶穌之前。……於是這部旦登聖城的新電梯，我求之於聖經上，容或能如願以償。果然找到幾句，天主上智親口所說：『誰是最小的孩兒，該到我身邊來。』這不是我要找的找著了麼？我便靠近了天主。……耶穌乎！提我升天新電梯，便是你的手了。」

她年輕多病，便自覺如同小孩，不會跑路，常要父母抱。她一心依靠耶穌，時時眼看祂；也完全信賴耶穌，一切由祂處理；耶穌會抱她到天父懷裡。

「我近來自獻於耶穌聖嬰，做祂小小玩具，并給聖嬰說，莫看我太值錢，太貴重，小孩們弄到手，只看看，不敢動彈。故此應看我，是不值錢的小皮球，手拋拋，腳踢踢，丟在地上去輾輾，鑽個洞兒看，或扔在牆角，或擱在懷中，都由祂高興，一言以蔽之，我只供給小耶穌玩耍，逞祂嬰兒性，無論怎麼都甘心。」(八)

聖大德蘭曾以新婚夫婦之愛，象徵人的心靈和天主的結合；聖小德蘭則以小孩對母親之愛，象徵她對天主之愛。她願永遠留為小孩，對天父常懷赤子之心。她孝愛天父之情，還遠遠超過一般小孩愛父母之情。她宣誓自獻作天父聖愛的犧牲，天父愛世人的愛無限無量，人們卻不理會，反而拒絕。聖小德蘭自獻於天父，願天父被拒絕的愛都傾流在她心中，把她焚燒，以作犧牲。

「噫！我的天主，祂的愛情，被人輕賤，被人拒絕，就此留在心中麼？我以為倘有人願做你愛火的犧牲，你必肯，頓時焚化了他。斷不肯，把藏在心頭無窮的愛火，封閉得密不通風，以為快也。……

我的好媽媽，承你允准，就照此意奉獻於天主，時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也。你知道，一奉獻後，愛火炎炎，海洋似的聖寵，奔騰充溢我靈魂。就從那日起，這愛火，內而燒透我，外而包圍我。主之仁愛，又令我時刻自新，把我煉得乾乾淨淨，不讓一些罪過痕跡存在我心。」(九)

聖小德蘭奉獻做天主聖愛犧牲時，年紀是二十二歲，兩年後去世。不僅在這兩年內，就在她十五歲進苦修會以來，常以愛天主做日常一切事，而且求做得盡善盡美，還要愉快地承擔不順意的痛苦。

「修道的生活，也如在戰場，為此超性學士，也稱為致命。致命人獻身於天主，本身的知覺仍在。修道人獻身於天主，本性的性情，情誼等等，亦復存在，不過襟懷更寬大、更隆重、更純潔，一變而為超性的罷了。

」(十)

困難就在這個「一變」，它不是因著進會便自然而變，卻要修道人事事努力，常想爲愛天主而做，天主又以聖寵支持，才漸漸可變。

聖小德蘭就在日常小事上努力，一次二姐院長病了，她很想去病房探望，但須確守修院規定的時間，好不容易等到自己該去交還聖體櫃的鑰匙時，另一位修女卻想代她交，不讓她進病房。兩個人講話，吵醒了院長，那位修女把過都推在小德蘭身上。小德蘭說當時頭好癢，想要爭辯，但反而逕走，爲愛天主而忍受。一次，洗衣，對面一位修女把髒水，濺了她滿臉，她不移開，不退後，不露厭惡色，飽受一頓髒水，爲愛天主而不煩人。又一次，爲服侍一位年老多病，脾氣古怪的修女，從飯桌起身，謹慎小心，輕手輕腳，生怕失手，可是老修女還是一腳沒有放好，差點栽倒，轉頭向小德蘭抱怨她年輕，體力不夠，又不謹慎。小德蘭高興能不受人賞識，單單爲愛天主作事。

「吾行愛德工夫，也不是常常如此歡欣鼓舞的。不過，初修道時，耶穌要我看姊妹們，能個個如見耶穌，是何等快樂的。所以扶持伯多祿姊姊（老修女）時，說不盡心中的愛慕，即全扶持吾主耶穌真身，也不會更好的了。」

〔出〕

「主之臨在法」使小德蘭服侍同院修女，就如服侍耶穌一樣，做日常瑣事，就如同爲耶穌做事；拿這些小工夫，獻給耶穌由耶穌呈獻天父，表達孝愛。

「姆姆，你看，我真是極小的小靈魂，只能把極小的小物件，獻給耶穌。」

且有時連這種小祭獻，大可以安慰人心的，也放過了不做。事雖如此，我不貪心，一回兩回錯過了，安慰少得，總望下次加意小心而已。」(四)

自己加意小心，更要留心祈禱，絕不能靠自己的一點好心，就可成事。聖小德蘭便效法小孩向父母要求東西的態度，簡單地誠樸地同天主交談。

「於是惟有祈求一法，心向聖母，抬頭一望，待耶穌駕臨，自然馬到功成。祈求和刻苦，換言之，要時時禱告，肯犧牲，這便是全身的本領，打勝仗的傢伙，感動人心，比一切言論要鋒利多了，是我親身之閱歷也。」(四)

「我雖無功，可天天念日課，幸福又幸福！其餘書本上，絕妙經文，實在不耐煩去搜尋，……我只學那不識字，不會念的小孩兒，把我一心所要的

，說給天主，天主常常懂我話。據我，這念經不是別的，是心之衝動也，上勝也，眼朝天一望，也是感恩懷愛之呼聲也。憂苦中如是，歡樂中如是。」(圖)

聖小德蘭自視像小孩，靈修的書籍，她看來都提不起精神，祇看聖經，聽耶穌講話。退省週，導師講道，她聽不入心，常覺煩惱，清晨，默想時，免不了打盹。可是她卻不擔憂，在煩惱和打盹裡，她心不離天主。她想母親逗小孩講話，小孩兒睡了，母親也高興，她有一片依賴天父之赤子心情。

「耶穌恩示我以神愛火窯，惟一必由之路。是路也。即是小兒信賴之心，安臥於乃父懷中，泰然無懼。……蓋耶穌並不求人幹何大事，祇真心信賴，知恩感恩焉耳矣。」(圖)

信賴天主，對於生活的遭遇，以愛心接受，喜樂也好，憂苦也好，心常安定。外人都認為她一生沒有經過大難，沒有受過大苦，其實她更敏感的心情，受的磨難不少。

「我於困難，有種種經驗，種種認識。我於世人，所受之苦真不少。幼稚時代，見要吃苦就愁悶，今也不然，見有苦果子，便心安意得，仔仔細細，咀嚼再三，備嘗其苦。……蓋以表面看來，沒經過大風波，大折磨的，要算是我了，殊不知，但把我一年所受，其痛苦無減於致命。」(六)

那一年，她受盡失去信仰的誘惑，以往來生永福的信仰，安慰了她多病的痛苦，一心望著來生和天主同在，平安地忍受身體的病痛。一時，突然，失去了這種信仰，眼前一片黑暗，死後祇是空虛，祇是消失，她盡了全心的力量，決定自己深信來生，但是眼前常是一片漆黑。

「吁！天主，請寬宥我，我雖無信德的樂境，但主知我，我仍舊盡心竭力，做信德的工夫。這一年所發信心，比我一生所發，卻更多了。」(七)

她信賴天父，到了極點，對於自己的生死，完全徹底交給天父，她患肺結核病，沒有藥治，她第一次吐血時，竟平安無事。

「聖瞻禮五晚（後訪節前兩晚），未蒙允准全夜陪守聖體，及至夜半回房，頭方就枕，忽然覺有血潮滾滾，湧到口邊，吐在手帕子上。……但小燈已熄，我便克制這好奇之心，留待明天再看罷！不多時，便安然睡去了。晨鐘五點一報，起身，想著夜間的好消息，走近窗前一看，果然滿手帕都是血。」（六）

一位年輕女子，能夠不看手帕是否有血，就連一位成年的男子通常都捺不住，而且還安然睡了，修養的工夫，已經到了爐火純青，淨無雜物了。她信賴天父的心，赤誠無缺。她常有心願，為天父作一切聖人所作的事，所受的苦。但要她實際上可以做的，則是做好院裡的日日常小事，以小事獻於天父。所以她稱自己的靈修法為「嬰彷小路」，仿效小孩，在小事上孝愛父母，把日常小事，為愛天父而做。天父不看人所作的事大小，因為祂不須要人的事，祂祇看人的愛心，在小事上有愛心，比在大事上缺乏愛心，更有孝愛的真情，小事每樁都有價值。

三、

這樣，修德成聖，沒有人生環境的限制了，在我們教會的歷史上，以往，追求成全靈修生活的人，都要放棄人世的社會生活，避居到修會以內，誓發三願：絕財、絕色、絕意。靠修院的規律，離絕棄世的事。又照修會的會規，守齋、守靜默，還行各種克苦。因此，歷代受謚封「聖者」的人，除殉道致命者外，其他聖人幾乎都是修會的修士修女。第廿世紀的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聲明成聖是一切信徒的責任，在世俗生活的人，也應修德成聖。大家便看到「嬰仿小路」可以用作大家成聖的方法。在世俗中生活，每天做社會的俗務，若能常想「主之臨在」，事事為愛天主而作，就是走在聖人的路上。不過，說來容易，做則很難。在修道人的生活裡，因著環境的適合，較為容易常想「主之臨在」；在世俗的俗務裡，則就要加倍努力，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才可以得到天主的助祐。實踐「嬰仿小路」，務必要有如《中庸》所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第二十章）修道的人，做一次就能，在俗的人，必要做百次才能；修道的人，做十次就能；在俗的人，必要做千次才能。但是成聖是可能，不是孟子所說：「緣木求魚」（梁惠王上）的狂想。近年，受謚封為聖者，也有在俗之人了。當然，修道之人較易成聖，因為

修道人奉獻了自己一生，自願犧牲人世的享受，多得天主的寵祐。

中西對聖人的觀念不同。中國人以聖人爲一至全的大人，心靈沒有私慾，事事顯明人性的明德，而且發揚人性，參與天地的化育。中庸以聖人「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明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 第三十一章）中國自孔子以後，就再沒有聖人。

西洋，天主教對聖人，以聖人是完全屬於天主的人。聖，在天主教裡表示屬於天主的。爲行祭祀的一切事物都稱爲聖：聖堂、聖壇、聖爵、聖磬、聖服、聖索。一個人自獻於天主，在生活上完全實踐這種奉獻，思言行爲都爲天主而作，都按天主的旨意而作，他就是聖人。

「嬰仿小路」就能造成一位這樣的聖人。

人當然不常是小孩，人的心理越年長越複雜，成聖的工夫在於能夠從複雜的智識和心理裡，解脫出來，剝去歷年所加的複雜性，保持一顆赤誠純淨的心。七十歲、八十歲，甚或九十歲，在永恒的天主前，算得什麼？科學家的知識、哲學家的知識、政治家的知識，在全能全知的天主前，又算得什麼？我自己已經老了，八十歲了，寫了許多中國哲學書，對於信仰

的道理，如三位一體，如聖體聖事，我所知道和小孩所知道的差不了多少！對於我自己的生命，我能夠主管什麼？我和小孩一樣地無能。雖不能像小孩撒嬌，然而在天父前，誠心無欺地信賴祂，我是可以做的。而且老年人處處靠人扶持，《聖詠》上說：「投奔上主的懷抱，遠遠勝過信賴世人，投奔上主的懷抱，遠遠勝過信賴王侯。」（第一一八首）我為什麼不全心投奔天父的懷抱，誠心信賴祂呢？以往沒有修煉這種靈修方法，現在就要以人一己百，和人十己千的努力。老年最易缺乏恒心，而且短少記憶力，則祇有求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加倍照顧。在這方面，守護我的天使，很可以靠住，他常在身邊，隨時可以提醒我。何況天主不棄有心人！

外面的工作範圍日漸縮小，自己對世事又沒有任何的希望，外人也將忘記退休多病的老年人，自己不全心歸向天父，還有什麼事可想？事事都為愛天主而作，日常小事在天父前有價值，可以用作相助傳教事業的代價。這樣不出門，就是臥在病榻上，還可以傳教，並且做主教的工作，豈不是善度餘年的最妙方法？

註

：

(一) 同上，頁四十二。

(二) 同上，頁四十七。

(三) 同上，九十四、九十五、九十七。

(四) 同上，頁九十六。

(五) 同上，頁一八八、一八九。

(六) 同上，頁一二六。

(七) 同上，頁一八二、一八三。

(八) 聖女小德蘭 靈心小史 華明書局 頁一八五。

(九) 同上，頁一〇二。

(十) 同上，頁一四八。

(十一) 同上，頁二五六。

(十二) 同上，頁二三六。

(十三) 同上，頁二三七。

清修庵廚中（勞倫斯修士的「主之臨在法」）

劉巧玲譯

光啓出版社

頁十六。

(大) (大) (大) (大)

同上，頁一九三。
同上，頁一九八。
同上，頁一九二。
同上，頁二六五。

九、拔除自我（聖十字若望）

一、

我喜歡在紙上談兵，若在紙上談「嬰仿小路」，祇費了些許筆墨和紙張，消耗不了多少氣力，但若是去「力行」，則「天主之臨在法」須要極大的細心和恒心，「嬰仿小路法」還必須極力克制自己，而且一定要改變氣質。聖小德蘭不是說自己一生，看來很輕鬆，很平靜嗎？但在骨子裡，卻不僅是咬緊牙根，流淚流汗，還免不了心頭要滴血。她生性非常敏感，心情又脆弱，旁人一句不經心的話，就可以在她心裡激起波浪。不要想，她晚間第一次吐血，放下手帕不看，安心睡覺，不是天生的放浪不羈，或了不解事；而是十幾年的修煉工夫，事事克制自己，養成了的全心信賴天主的心境。聖小德蘭很敬重一位加爾默羅男修會的聖人，聖十字若望，奉為模範。

聖十字若望於公元一五四二年，大約六月廿四日，生於西班牙。一五六二年進加爾默羅男苦修會，次年入撒拉孟加大學，一五六七年晉升司鐸，同年和聖大德蘭相識，共同計劃革

新加爾默羅會的精神和會規。一六七五年正月廿五日逝世。一七二六年被謚封為「聖者」。
聖十字若望和聖大德蘭，修身嚴肅，力行克制肉慾，改革加爾默羅會，恢復原始嚴格的
會規，以同基督擔受十字架的痛苦，作生活的規律。

兩位聖者認為心靈的生活，為祈禱的生活。「聖德蘭為祈禱是天主賜給了心靈恩惠中的
最大恩惠，從開始修德，一直到攀登加爾默羅山（靈修的頂點），祈禱是必經的路，她不能
想像一個充滿精神生活的人，所有的生活不是一個祈禱的生活。對於聖十字若望，同樣對於
聖德蘭，祈禱已經不僅是祈求和默想。而是整個的生命，包含修德，發展心靈的力量，最後
能夠引導人靈到達天主的神化，從聖愛的過程中，同化於天主。」(1)

祈禱引人同化於天主，同化於天主的過程，則在犧牲和克苦中進行。聖
十字若望講述這種過程，譬如一個人在隧道裡行走，眼前一片漆黑，痛苦地一步一步向前，最後走出隧道，
進入悅心樂意的光明。

「按照路程，為達到『光明的共融』(union of light)，須先走過幾段隧
道，從漆黑的黑暗中，進入聖寵的光明，達到和天主的親密。」

「在漆黑的黑暗中，引導心靈的嚮導，是空虛，或克制。祇有空虛我們心中

一切不屬於天主的思念情欲，才能夠得到天主。因為互相矛盾的兩者，一個是自私之愛，一個是天主，自私之愛為黑暗，天主為光明，兩者不能同時在一個人心中存在。」

「依照聖十字若望的心理學，人的心靈（靈魂）由內部和外部的感覺和官能而成。這一切的感覺和官能都要徹底從世物的污染中解放出來；才可以預備和天主的共融。空虛自我的工作可以從兩路進行而完成。一、在通常的聖寵助力之下，我們自動更生。二、完全由天主主動，絲毫不用人動。按照這個次序，登上加爾默羅山的路程，分作兩部份：一部份是主動黑夜，一部份是被動黑夜，每一部份都分作好幾章。既然心靈需要徹底加以清除，主動黑夜便分為感覺部份和精神部份；同樣，被動黑夜也分成這兩部份。」

聖十字若望，收集天主教會歷代隱修士的克苦方法，予以系統化，且加以哲學的解釋。但是他的特點，在以克苦工作，作為進修的路徑，一步一步向「與天主共融」的目標前進。這個目標為一種精神性的絕高活動，克苦工作便要進入人的內心，內部的克苦高於外部的克

苦，內部的克苦達到了人心靈的底蘊，才能使目標完成。

二、

為什麼人的心靈攀登靈修的頂點，要經過漆墨的黑夜？聖十字若望解釋說：

「為懂得這一點，人應該知道一個心靈為走上成全的道路，通常要經過兩種重要形態的黑夜，使靈修的人能夠洗清自己的心靈。我們稱這種過程為黑夜，因為在這種過程中的人，就如同在沒有光明的黑夜裡行走。

「走向和天主共融的道路，我們稱為黑夜，有兩項理由。第一路程的起點，人的心靈要逐漸除去對一切世物的貪念，這些世物是他所擁有的，他必須除去，除去這些世物，對人的感覺而言，是造成一種黑夜。第二路程的管道，經過信仰（信德），信仰對於理智，就像一個黑夜。第三路程的終極目標，是天主。天主對於現世生活的人，也像一個黑夜。從這三種黑夜裡

，人的心靈必要經過，以能達到與天主共融。」（二）

佛教的修行，爲能得道，須要六根清淨，六根就是感官和意念，六根的清淨，就是消除六根的貪慾。聖十字若望教導願意走上靈修路途的人，必須徹底自動克除感覺的慾望，不論大小，一概克除，走過主動的漆墨黑夜。

「我已經多久等待閱讀這書的人發問：是不是一定必須開始就對一切貪慾，無論大小，都要經過克除的路？或者克除一切重要的貪慾，留下那些輕微的慾念，已經就足夠了？因為看來，太嚴厲，過於困難，爲一個人達到徹底完全的清淨，自心對於任何事，也沒有貪念、沒有興趣。」

對於這個疑問，我要答覆：首先我承認不是一切的貪念都是同樣有害，或者說不是一樣對心靈有阻礙。因為本性生來的貪念，對於和天主共融，可生的阻礙很少，或者根本上就沒有，因爲祇要人不接受，便沒有事，而且有時，人自己就沒有意識到。因此，要一生克除這一切貪念，也就不能。……但是別的有意識的貪念，或是大罪、或是小罪、或是過失，都必須一個不留地克除，才能走向完全和天主的共融。因爲完全的共融，祇有一

個意願，就是天主的意願。若是人的心靈和天主的意願相矛盾，事情就壞了，必須人的心靈在一切活動上，都祇有天主的意願。」四

共融的境界，人的意願和天主的意願相融會，人以天主的意願爲意願。天主的意願是善的，人的感覺則常受外物所牽引，走向出軌越矩的事。孟子也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告子上）《中庸》也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第一章）感覺所引起的情慾，常常多次不中節，便是相反天主的意願。爲和天主相融，則不能不克除這些情慾，佛教的修行，爲能六根清淨，乃主張絕慾。儒家則以爲違反人性，使活人成爲槁木死灰。

聖十字若望的克慾，重點在於意願，慾望爲天生的本能，不是引人作惡的魔力，而是人在隨著慾望所生的意願，滿足感官的享受，還常常不遵守倫理的規律。孟子曾說：「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下）佛教和儒家對於克慾，一家主張絕，一家主張寡。聖十字若望則主張革除自我享受感覺舒適的意願。爲著生活的需要，感官有它的用途；人不能自作是瞎子，或自作聾子；六根都要派上用處。修養工夫，在於怎麼用。《中庸》說「發而皆中節」，六根的用必定在規律以內。佛教坐禪求心清淨，譬如炎暑夏天，一個人跳入涼水池，感到滿身清涼，非常舒服，祇是第一步禪。另一個人，跳入涼水池，僅爲洗除汙穢，不覺清涼，這是

第二步禪。第三個人，則因洗澡爲該做的事，進入水池，沒有別的意願，乃是第三步禪。第四個人，到水池洗澡，祇爲洗澡，沒有任何感覺和意願，才是高尚的第四步禪。對孟子和《中庸》來說，第一步和第二步禪是好的，第三步禪纖枉過正，第四步禪麻木不仁，精神失常。聖十字若望看四步禪無所謂好不好，爲能好，須要感謝天主賜給了夏天洗澡的機會，爲愛天主好好洗澡，而不是爲滿足自己的需要或舒服。聖十字若望還會看重第四步禪的修養工夫，使心靈超越身體感覺以上，有莊子所說：「隳汝形骸」的境界。聖十字若望的主動感覺黑夜，教人主動以爲天主而活動的意願，主宰自己感官的活動，既不追求感官的舒適而動，更不接納違反天主旨意的感覺情慾。

聖十字若望給人幾項勸告：

「第一，習慣追求仿效基督，使自己的生活相似基督的生活。基督一生以奉行聖父的旨意爲自己的飲食。……快樂。……」

第二，爲能做到這一點，便要爲愛基督免除一切對於天主沒有榮耀的感覺為克制並安定四項生來的情感：喜怒哀樂，使能從四情的和諧和安定以產生精神的幸福，以下的勸告很有靠助，使人進德立功：

為克制並安定四項生來的情感：喜怒哀樂，使能從四情的和諧和安定以產生精神的幸福，以下的勸告很有靠助，使人進德立功：

不揀選最容易的事，卻揀選最難的事。

不揀選最愉快的事，卻揀選最討厭的事。

不揀選安閒的事，卻揀選困苦的事。

不揀選有安慰的事，卻揀選使人悲哀的事。

不揀選最大的事，卻揀選最小的事。

不揀選最可愛最可貴的事，卻揀選最沒有價值而受人輕蔑的事。

不揀選無論何事都可以，卻揀選無論何事都不要。

努力不追求現世最好的物，卻追求最壞的物。

努力追求空虛對一切現世事物的想望，接受赤貧，祇保留為基督的緣故該有的事物。」^(四)

以上的勸言是對於感覺方面，對於精神方面的克慾，聖十字若望有以下的勸言：

「願意佔有一切，則希望沒有任何事物中的任何事物。

願意自己成一切的一切，則希望自成完全的虛無。

願意自己知道一切，則希望自己一切都不知道。

願意對世物沒有興趣，則必須走過對世物無興趣的路。

願意自己不知道什麼，則必須走過自己不知道的路。

願意自己什麼都沒有，則必須走自己什麼都沒有的路。

願意自己什麼都不是，則必須走自己什麼都不是的路。」內

實踐並力行以上精神方面的克慾，心靈便能找到安定平靜，既然不想任何事物，便沒有任何事物來擾亂；既然沒有任何事物使人向上攀，便沒有任何事物使人向下掉，心靈就能定，「定而后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大學第一章）心靈沒有世物的想念，才能安息於天主的意願中，在天主的意願中去考慮事物，乃能得到和天主共融。

精神上的主動漆墨黑夜，有上面的幾項勸告。這個黑夜的根基，則是信仰，即是信德。人在精神方面或心靈方面的活動，都由理智去指揮。中國哲學常以心作人精神活動的主宰，因為心能知。人的特點在於有理性，有理性便常用理智，理智能知，無知便無行，知必先於

行。精神的主動黑夜，要人不使用理智去知，而由信仰作主宰。信仰超於理智，信仰的道理，理智不明白。理智的知是人活動的光，沒有理智的知，人的心靈便沒有光，便是一切漆黑。人在漆黑裡走，如同在黑夜裡走。信仰當然也是一種光明，而且光力非常強，因為來自天主的啓示。但是啓示的內容超越理智，理智不能懂，例如天主三位一體，理智可以懂這句話的詞；天主、三、位、一、體；然而這些詞連結起來的意義和理由，則完全不懂。人祇能相信這句話所說的，完全不能錯，因為是天主所啓示的。啓示顯明一項真理，這種顯明為一種光明，啓示的光明為超乎理智的光明，為一種超級的光明。有如太陽的光明，對著人的眼睛，眼睛不單不能看，反而使眼睛成瞎。

「這樣，這種光明使人成瞎，光明不成為光明，因為光力過大，遠遠超過視力的範圍。同樣，信仰的光明，光力過強，使理智失去知識的能力；因為理智的知識力祇伸展到本性的知識內，對於超性的知識，理智雖有一項官能，然須在天主樂意提昇它時才能活動。」^廿

心靈的生活，既然傾向精神的層面，追求和天主結合而共融，心靈生活的嚮導，便應該

是信仰。人的思言行爲，一切由信仰的觀點出發，一切歸向於天主。

「我想，一個人的心靈為能實踐由信仰任嚮導的生活，它不單對感覺方面的事物，和低層生活的現世事物，成為瞎子，不去追求，就是理性方面對於天主的精神追求，也要成為瞎子。因為，在達到超性的改造上，很明顯的，人要避免本身所有本性的感覺和理智。既說超性，就是說超越本性，本性便在低層。超性的改造遠遠超過人的本能以上，人也不能懂得，人便要完全避免人的理智和意志滲進這種改造。……人就要像一個瞎子，依賴黑暗的信仰，讓它做生活的嚮導的光明，放棄理智和感覺所懂的，所經驗的，和所感受的。」(v)

|老子|曾說「大智若愚。」|莊子|曾譏刺理智為小知，都主張人在理智以上有一種「直見」，直接和道相連，由「道」以觀察事物。佛教的天台宗和華嚴宗，講述「觀法」，由「真如」以觀宇宙，一切相融，真如和宇宙同一。老莊和佛教的「大智」（佛教以觀法為智慧），超越理智，好似愚昧，但是老莊和佛教教導人以「大智」為生活的導師。不過「大智」雖超越理智，祇是層次的超越，不是本體的超越，「大智」的智慧，理智可以懂，但不

用感覺和理智去求證和推論。例如「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切入一切。」這種觀法，理智可以懂，理智卻不能推論出來，按常識說是不合理，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則要以之作爲原則。

天主教的信仰，超越理智，是本體的超越，理智既不能推論也不能懂。然而信仰應是人生的導師，人生的目的，人生的價值，以信仰爲根基。人生的想望，人生的追求和滿足，也要依著信仰而建立。把感覺的慾望，和理智的計劃，徹底放棄，主動地加以克制，全心歸向絕對的精神體天主，完全按照信仰去生活，乃能達到和天主的共融。

因此，在祈禱方面，便不再用理智的推論去默想，也不決定一個觀念或一個題目，去行默想，而是對於天主的無言欣賞，心心相印。不過，一個人不可輕舉妄動，沒有修養到這種程度，就自行決定去做，應由天主的指示。聖十字若望舉出三點訊號，顯示天主要一個人實踐心心相印的祈禱。

「第一點訊號，他已經不能再去默想或推理祈禱，既不像以往感到興趣，反而感到乾燥無味。……

第二點訊號，他已經不要決定一個題目，或者指定一點，以集中自己內外的官能，使不分心。……

第三點訊號，他喜歡單獨和天主相對，不須作任何專題的默想，也不使用理智、記憶、意志，他內心感到平安、安靜、靜思。……」(九)

無言欣賞，心心相印的祈禱，用不著理智去想，用不著口去說，不是求福免禍，不是知恩悔過，而是兩心相悅，彼此相愛，小孩對著母親；或者像相愛的新婚夫婦，相對無言，兩眼表露情懷。

四、

無言的祈禱，心心相印，這種境界，除上面所說的主動黑夜外，還要求被動的黑夜。人的心靈不僅要自動克除對世物的想念，克除自己理智和意志的主宰，完全由信仰作嚮導，還要安心接受天主在內外所有的定排，以拔一己的自我。一個小孩若常安臥在母親懷裡，若一舉一動都由母親扶著，這個小孩便不能長大，因為一個人不受苦，決不能成人。同樣，一個人也不能常常坐在「心心相印，無言祈禱」的境遇裡，天主一定會給他苦吃，他卻常想著這個幸福的境遇，也常想用某種方式表現自己對天主的愛，制定自己靈修生活的方式。這樣

「自我」又出現在他思想裡了，天主要磨鍊他，要他放棄這個「自我」，便他心靈生活上，完全聽天主安排，自己不想有自己的境遇，有自己」的方式。

首先，在感覺方面，天主要使他從祈禱默想上，感到非常的乾燥，對於靈修方面的工
作，感到了無興趣。而且對於一切歸向天主的事，覺得反胃口；並且對於人世的事物，也失
去了愉快感，似乎成了木偶人，或植物人。(+)在另一方面，卻不是植物人，天主光照他，使
他認識清楚自己的無能，自己的渺小，又認識天主的偉大、高尚。同時習慣他執行靈修的工
作，力行求和天主共融的路，不爲感覺方面所有的愉快感受，也不是爲心靈的滿足。他歸向
天主，不是爲愛自己，祇是爲愛天主。

經過感覺方面的黑夜，還要經過精神方面的黑夜，以煉淨心靈方面的缺失，以強健心靈
的行為力。一方面，天主安排信仰方面的誘惑，使作心靈生活嚮導的信仰，突然搖動了，突
然生起疑心。聖小德蘭在去世前一年半，對於身後永生的信仰，驟然滿心疑慮，而且似乎常
聽到耳邊有聲音說「死後，一切空虛，一切虛無，一切都完了。」一個重病的人，驟然失去
了永生的希望，心靈要多麼痛苦。聖小德蘭咬緊牙根，不斷地重複對自己說：「我信仰身後
有永生」，但並不能解除疑慮，恢復心靈的平靜。她既然堅持相信，心中卻有疑慮，疑慮便
不是她自心所生，而是天主所引發的誘惑，以考驗她的信仰。

再者，天主賞給已經走過被動感覺黑夜的人，直接欣賞祂的臨在，同時使他認識自己的渺小，承擔不起天主的恩賜，心靈裡生出兩種矛盾的心情；天主的賞賜「直觀」(Contemplation) 越大，人越覺自己的渺小，兩種矛盾心情所引起的痛苦也加多，造成精神的黑夜。

(乙)

在這黑夜裡，因為天主賞賜「直觀」，人心靈燃起愛天主的熱情。愛天主的熱情也是天主的恩賜，人不須有任何行動，人祇須接受天主的愛。人對於世物的興趣，已經克除了。人心不想念任何事物，天主的愛在這人的心靈中便沒有阻礙、沒有限制，可以進入人心的底，可以充塞整個心靈。然而人並不懂，完全聽任天主的發置。

「從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見到這個愛火的黑夜，在黑暗裡清潔人心，又在黑暗裡燒熱人心。」(乙)

這個到這境地的人，他逐漸和天主共融，不用感官和理智，只用天主的愛，和天主共融為最神祕的活動，最深奧的活動，感官和理智不能擾亂或阻撓。他的心靈已經對宇宙獲得絕對的自由，不僅週遊宇宙，而且遨翔宇宙以上。

五、

當代的青年和學人，看到聖十字若望的「登加爾默羅山」，不是說他是老古董，就是說他是不識時務。今天我在中央日報的第十五版，看到王正良先生（你也是基督徒？民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話：「我認為一個人如果做錯了，是要從心中的悔痛產生行動來彌補的，而若僅在祈禱中去尋求神的寬恕就可以安心忘去一切，則太容易、太不平了。……說到祈求的部份，我完全不同意。……我認為『人』之爲人，極可貴的一件事，就是那全未可知的未來，我們一面在盡力營造適合我們日後生活的環境及條件，一方面又要認知事實和預期間的差距。如果，把這一層爲人生擔憂，不斷惴惴近向挑戰的心情完全託付給上帝的話，『人』的損失就太大了，嚴格說他已無需獨立存在，他只是印證上帝旨意的工具罷了。」

當代青年人最看重自我，佛教卻說「自我」是假我，根本是虛無，有些大學生竟去學禪以空虛自我。聖十字若望的拔除自我，不是毀滅「自我」的存在，不是消滅「自我」的心裡，而是提昇「自我」的能力，擴張「自我」的生命。青年學人用科學的一切知識，可以對未來知道什麼？對自然界可以推知將來的變化，對於一個人自己的未來則是一片黑暗。就是

知道明天該做什麼，明年該做什麼；但誰保證你活到明天，或者活到明年；就是明天和明年你都活著，誰保證你該作的事，能夠和你所計劃的一樣？你可以盡心力去做，但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承認有天主，我們相信祂處理人世和宇宙的一切，我們也肯定天主給人以自由，並且和我們關係是父子的關係。天主造生了人，給人最好的目標，和祂相結合以共融。在宇宙以內，人本來就覺得渺小，從宇宙以一切事物中，人卻沒有滿足的一刻。天主賞給我們恩寵，啓示天主自己的奧祕，指引我們歸向祂？莊子和佛祖已已經告訴人要放棄對事物的一切想念，空虛自己的心靈，以能和永恒的「道」或「真如」相合一。今天還有青年人認為佛道的思想並不愚昧，而且還很高尚。天主指示人的心靈脫離對世物的貪念，提昇人的心靈登上精神生活的巔峰，豈不是更明智，更高尚的事？克除感官的貪慾，拔除心靈的自我，就像遭受刀割一樣，必定覺到痛苦。但在刀割手術以後，心靈的自由，心靈的安定，才是人生的幸福。靜對絕對的真美善天主，雖然還不能常常明明「直觀」祂的本體，但憑著「信仰」的指導，堅信不疑天主對人的愛心，天主自己又賞給人心靈對祂的神性愛火，人心清除了切對世物的情緒，充滿了對天主的愛，又以天主的愛愛世人世物。人心的動作，純全遵從天父的旨意；然而人自己在工作，人雖成為印證天主旨意的工具，心的自由並沒有破壞，人仍有「自我」。他的「自我」，不是一個單獨的「自我」，而是和天父共融的「自我」。在和天父共融時，已經和基督結成一體。和基督結合一體的「自我」，便如同聖

保祿宗徒所說：「我活著，不是我活著，而是基督在我以內活著。」（迦太基人書 第二章
第二十節）

註：

〔一〕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The Newman Bookonan. Vol. I, p. 1.

同上，頁11。

〔三〕 同上，頁十七、十九。

〔四〕 同上，頁五十一、五十二。

〔五〕 同上，頁六十至六十一。

〔六〕 同上，頁六十三。

〔七〕 同上，頁七十。

〔八〕 同上，頁七十四。

〔九〕 同上，頁一一五至一一六。

〔十〕 參考同上，頁三七三至三七五。

〔十一〕 參考同上，頁四一〇至四一一。

• (望若字十聖) 我自除拔、九。

(十一)
同上，頁四三六。
。

一〇、光榮天父（聖依納爵）

一、

懷著赤子心情，對越天父；拔除自我，完全聽信信仰的指導，遵行天父的旨意；達到和天主共融的境界，在「直觀」裡對面和天父交談，在人世就已經開始來生的天堂生活。這種生活是愛的生活；在天堂的天使和聖人，全心全意全力愛天主，歌頌天主的美善，永世無疆。在現世生活的聖人，全心全意愛天主，卻不能白日黑夜祇在念經唱歌，讚頌天父。就是隱居苦修院的修士修女，也要費力作每天勞心勞力的工作；在世俗裡生活的人，另外負有主管事業的人，他們還要費心費力去作計劃，以謀事業的發展。他們和天主共融的生活，在於為愛天主而作事業，以事業去光榮天主。

耶穌基督在世傳道時，剴切地聲明祂不求自己的光榮，祇一心求派遣祂來作人者聖父的光榮，但是聖父也會光榮祂。

「我不尋求我的光榮！……我如果光榮我自己，我的光榮算不了什麼！」（基督福音

第八章第五十—第五十四節)

「父啊！……我在地上，已光榮了祢，完成了祢所委托我所作的工作。父啊！現在在祢面前光榮我罷！賜給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祢前所有的光榮罷！」（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第一節—第五節）

聖父派遣聖子降生，爲引導人類重新回到造物主天主。回到造物主天主是一心傾向天主，因造生和救贖的恩惠而全心愛天主，愛心的表現則是欣賞宇宙萬物的美妙而歌讚造物主。歌讚造物主便是光榮造物主，好比稱讚一位藝術家的作品，便是光榮這位藝術家。當耶穌基督誕生時，牧童們聽見成群的天使在天空唱說：「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全心全意愛天父的人，必定全力做好自己的職務，因爲職務是天父委派他的，做好職務便是光榮天父。

「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竇

福音 第五章第十六節）

耶穌基督對天父的孝愛，就同儒家的孝道相同，儒家的孝道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中國歷代讀書人都追求「揚名顯親」，不作惡事，以免遭受刑罰，致使父

母受辱。孝愛天父的人便要全心全意全力追求光榮天父，全心全意全力避免犯罪，羞辱天父。

在歷代人中有一位以「愈顯主榮」作為座右銘的，則是聖依納爵。他創立了「耶穌會」修會，也以「愈顯主榮」作為主要宗旨。

聖依納爵是西班牙人，生於公元一四九一年，於一五五六年去世，年六十五歲。聖依納爵出身貴族，生時好強，少年人伍，榮登軍階。公元一五二一年，法王方濟一世攻打西班牙，依納爵率兵堅守營地，兵敗受傷，法軍放他回家養傷。他施行手術，整治右腿。那時沒有麻藥，他忍受刀割鋸折，幾個月不能出戶行走，坐在屋裡看書，找不著《十字軍英雄傳》，祇得讀《聖年廣益》的聖人事蹟，漸漸欣賞聖人們的果決和志氣，然後拿起聖經來唸，才覺到人世事物的空虛，決心放棄功名，離家出來，往耶路撒冷朝聖。先到寨辣山聖堂，在聖母像前按照騎士的習慣，全身武裝，手持寶劍，站著守夜。從耶路撒冷回歐以後，專心讀神哲學，先進撒拉忙克大學，後進巴黎大學，聚齊了志同道合的青年六人，結成團體，創立耶穌會修會。當時，天主教會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路德在德國脫離天主教，設立新教。瑞士有加爾文另創教派，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離婚問題也判教，北歐的諸侯們紛紛乘機脫離和羅瑪教宗的關係。天主教會乃興起改革運動，整頓教士和修會會士的生活規律，嚴格限制教會的浪漫風氣。聖依納爵對耶穌會採取嚴密的組織，要求絕對服從，不僅服

從會長，還要宣誓服從教宗，會士全力從事教會工作，以學術教育應付歐洲的「唯理性主義」。四百年來，耶穌會成了天主教會內的第一個修會團體，會內有嚴密的紀律，有高深的學識，聖人和學者輩出。全會的標語，是會祖所標的「愈顯主榮」。

「聖依納爵將列入聖品（謚封聖者）以前，羅瑪教廷高等法院的人員，討論聖人生平的行實以後，下斷語說：『依納爵神父一輩子所思所言所行的，皆以天主的光榮為唯一無二的目的。』這幾句批評的話說得極其恰當，統觀他一輩子的行實，全是以為天主愈大光榮一句話，為規矩，為終向。聽他的言語，是為天主愈大光榮。念他的書信，日記，著作等，也是為天主愈大光榮。他自己所尋求的，是天主更大的光榮，勸門徒們所趨向的，也是為天主更大的光榮。為這個緣故，這為天主愈大光榮一句話，就成了聖人的標幟。」(一)

二、

這句話說來似乎很響亮，似乎眼睛常向高處和遠處看；但是聖依納爵絕不是好幻想的人，他是武人出身，事事處處都表現嚴密的步驟，爲天主的更大光榮，是要從日常生活的小事做起，小事做好了，才可以做大事。每個人把自己每天該做的事，小心去做，做得盡善盡美，便可以爲天主更大的光榮了。

「有一次，聖人看見一個輔理庶務的修士，爲一樣本分，盡的太疏忽，就上前去問他，你為什麼進了修會，你進修會是爲事奉誰？修士答說是爲事奉天主。聖人鄭重其事的責斥他說：你既爲事奉天主，怎麼你盡本分，還這樣疏忽呢？你若是爲事奉人，盡本分略疏忽些，尚有可原，天主的尊威無限，我們全盡了心力事奉他，也不相稱他的尊貴，你爲天主盡本分，這樣懈怠，如何使得呢？下一次我若再看見如此，一定要重重地罰你。」〔二〕

「聖人每次看見美麗的鮮花，青秀的草木，立時就推想天主的全能，製造安

排的那樣細緻秀雅。為這個原故，聖人每次往本院的小花園裡去，一到了那裡，徘徊良久，久而不厭。外面雖彷彿是玩賞散心，其實是藉著花草的奇妙，默想天主本體的美善，所以聖人也往往感動的至於滿眼流淚。」（三）

事事留意，處處有心，存想天父的美善，也不忘天父的尊高，在小事上就以愛天主的心，光榮天父。

爲習慣在小事上光榮天主，以能在大事上愛天主，聖依納爵著有「神操」一書，用軍人的操練方式和精神，很細密的，很切實地執行生活的修養。「神操」成爲耶穌會精神生活的反省方式，持續四個星期，組成反省月。每一天的反省，集中眼耳鼻口手身感官到所反省的題目，又匯集心靈的官能理智、記憶、感情、深入地體驗對反省題目的實踐，整天沉入在反省的題目中，以反省題目而生活。

例如第二週，反省題目是「神國瞻想」。第一部份，瞻想世上君王的號召，設想一位君王，告誡臣下，爲他效命；第二部份，瞻想耶穌君王的召喚。

「把上邊君王的例子按照所說過的三端，拍合到吾主耶穌身上。第一端：我們存想了一位世上君王這般號召他的屬下，那麼，我們見到吾主耶穌基督

，永遠的君王，并在祂面前的全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加以存想呢？祂召喚全世界，祂更特別地召喚每一個人，祂說：我的意志是征服全世界，征服一總仇敵，因而進入我的聖父的光榮。因此，誰願意跟我來，該和我一同勞苦工作，庶幾在勞苦中跟隨了我，也在光榮中跟隨我；第二端：存想一總有判斷，有理性的人，都要完全奉獻自己，為勞苦工作；第三端：誰願意有更大的愛情並且在事奉這位永遠的君王，萬有的主宰上，表現自己與眾不同，那麼不單要完全奉獻自己為勞苦工作，甚且要反攻自己的感官的貪慾，反攻自己的血肉的世俗的貪愛，做這更有價值，更有關係的奉獻說：『吁！萬物的永遠主宰，我依賴祢的恩寵，祢的祐祐，在祢的無窮美善前，并在祢的光榮的母親和天朝眾位聖人聖女的鑒察下，我奉獻我自己，并鄭重宣仰我的審慎考慮了的決心；祇須華能事奉祢，更能讚美祢，我願意，我切望，效法祢接受一切侮辱，一切譴責，一切貧窮，一如內心的貧窮，如果祢的至聖的尊威，願意選擇我，收納我，在這樣的的生活和地位上。』這操練在這天內舉行兩次，便是早上起床後，和午膳前或晚膳前的一小時。第二週內和以後第三週第四週內，隨時閱看一些師主篇，福音經或聖人傳記，很能有益。」四

目標和聖十字若望的目標相同，方法則有差異。「神操」列出實行反省的方法和步驟，繁密又繁瑣，為現代習慣多想多貪的人，乃是收心的途徑，嚴格地擺脫一切的思慮，進入自己的内心。參加四週神操的人，就像大學生參加了成功嶺一期入營軍訓，把不思索，漫無規則的生活簡單化，紀律化。

三、

聖依納爵自己任耶穌會總會長，且是創立人，掌握本會的一切權柄。耶穌會的組織採取獨裁制，一切由總會長處斷。「最可奇妙的，是聖人的見識，雖然如此高明，處事又如此週到，到底還不敢仗恃自己的明智。事前盡心料理，如同事之成敗，全關係自己的見識一樣，及審量打算，全盡了自己的力量以後，到了要興辦的時節，卻又把事全托於天主，如同事之成敗，全賴天主上智的照顧一樣。……為了這個緣故，聖人不拘興辦什麼事業，若是辦成了，多咎也歸功於天主，總不敢認為自己的能力，若是中間遇見了阻礙，總不失望，還是堅心依靠天主，也鼓勵本會修士的心火說，事情非遭險阻，不能彰顯天主的全能。」(五)

聖依納爵為「愈顯主榮」，計劃創立事業，行傳裡記述他創立主加大利納院，為沒有嫁

資的待嫁女青年，計劃她們在院內工作，籌備出嫁的嫁妝。他創立了濟良所，收容從良的娼妓，濟良所取名聖瑪爾大院。他最主要的創舉是創立了羅瑪的德國學院，那時德國教會因路德叛教造成分裂，聖依納爵在羅瑪創立德國學院，選擇德國天主教攻讀神哲學的男青年，來羅瑪留學，晉昇神父，這座學院，到現在還很興旺。聖依納爵創立耶穌會，當然非常敬愛耶穌，他便創立了四十小時跪拜耶穌聖體的儀節，這項儀節還流傳到現代，處處舉行。

但是對於有些事業和工作，他卻堅持不做，又不許本會修士做，例如不接受主教的職位，除非教宗直接下令，會士才許接受。耶穌會士不能任修女的會長，不能做他們的靈修導師。因為他曾經指導三個婦女所組織的修會團體，所得經驗，「比管理耶穌全會費的工夫更大，該時時刻刻解釋她們的疑難，調停她們的紛爭，此去彼來，一年到頭也料理不完。」(六)索性上書教宗，明令禁止耶穌會士做修女的導師，免生各種枝節。

創立事業成了耶穌會的特徵，在學術文化方面更積極工作。聖依納爵教導弟子們為創立事業，應留心下列幾點：

「一、人幾時為光榮天主，想著成就大事，該用心提防黑暗，還該用心提防現世界的光亮，換句話說，就是該用心提防本性的怯懦，還該提防本性的明智。」

二、雖說人也不可冒昧從事，動不動的就指望天主發顯靈蹟，到底為依靠天主，該遵守這個不能舛錯的原則；就是一方面該記得，天主的全能，天主的聖意，不受萬物常法的拘束；另一方面該記得多啓我們為天主辦事，若依恃我們自己的才力，便是大大的錯誤了。為天主辦事以前，該全心依靠天主，就活像事之成敗，全在天主一樣。及趕到了辦事的時候，是如何進行，用什麼法術，我們又該仔細斟酌，竭盡心力，就像事之成敗，全關係我們的智謀一樣。凡為成就那件事有益的法子，一樣也不忽略。

三、在交接來往上，多聽別人的話，自己少說話。……

四、專務一件事的人，比不拘什麼人辦的事都多。尚且為辦不拘什麼事，有一條十分要緊該用心遵守的規矩，就是拘束自己，為就合時勢；不可勉強時勢，就合自己。……

五、人若過於怕世俗，總不能為天主辦成大事。……

六、不拘什麼人，若把自己全託於天主手中，憑天主隨便處置安排，都能成有用的大器。……

九、得了天主的人，雖然兩手空空，一無所有，也不算貧窮，因為天主是萬福之源，就得了各樣幸福。……

十六、從世福中生出來的一切甘飴，全聚在一齊，也比不上耶穌送給我們的酸醋苦膽那樣甘飴。所說的酸醋苦膽，就是為耶穌，也同耶穌一齊忍受的煩悶憂苦。

十七、總不可因為打算後來要作榮主救人的大事，至於忽略眼前能作的小事。……

二十二、克苦肉身的工夫，或多或少，該按每人身體的強弱，並時勢光景斟酌定奪，不可冒昧進行，漫無節制。我們的肉身，是天主賞給我們的一種器具，我們用的好歹，將來要受天主的審判，不但過於嬌養肉身，隨從我們的嗜好，有我們的過錯；就是克苦肉身，過了節制，至於肉身虛弱，不能為天主愈大光榮，作許多有益的事業了，也有我們的過錯。……

二十三、聖依納爵看著，在交接往來之間，言語行事，會就合別人的心情脾氣，是引人歸向天主，最有效驗的法子，聖人稱這個法子，說是從人的門進去，從天主的門裡出來。……」(七)

聖依納爵武人出身，持己嚴律，但對於立身處世，則非常開朗，不偏不急，雍庸中道。從上面所節引的訓言，為「愈顯主榮」，大小事都要為天主做，都須依靠天主，善盡人力。

克己苦身，也要保守中庸，沖淡了古代隱修士的克苦心情。他的目標和生活重點，都放在光榮天主。

四、

耶穌基督對天父的孝愛，全繫在「光榮天父」一點上，祂降生成人的目標，引導人類歸向天主。以自己的性命作為犧牲，補贖人類罪惡對天父的侮辱。建設洗禮以自己的神性生命賜給人，使人成為天父的子女，同祂讚頌天父的恩惠，稱揚天父造物的奇妙。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說：「因為一切都是你們的……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現在，或是將來，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格林多前書 第三章第二十一章）基督不僅引導人類歸向天父，也引領全宇宙歸向天父；因為宇宙萬物為人類的利益而受造，人卻違反天主的旨意，用為自己私慾的享受，而且對於萬物的美妙，也盲目不仁，不知讚揚造物主的妙工。人既因基督而歸於天主，也把萬物歸於天主，和宇宙萬物同聲讚美天父。

耶穌基督教給門徒的祈禱經，上半段就是為光榮天父：

「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愛受顯揚」，原文是「願祢的名受聖」。願祢的名字，受人們尊為神聖，不要呼喚，不予以輕侮，處處受尊敬。中國歷代對於皇帝和父母的名字，都諱不敢稱呼，以色列人不敢直接稱呼天主，都是表示尊敬。以天主的名為聖，為神的聖名；稱呼時，心中懷著敬畏的心情。既有這種心情，心中已有信仰，更易懂得主教在彌撒祭祀結尾說：

「願上主的聖名受顯揚」

「自今日直到永遠！」參禮者答。

「上主的聖名是我們的助祐。」，主教說。

「因為祂創造了天地。」參禮者答。

全能造物主天主的聖名，具有無上權威；在急難中，是安定心神的磐石；在憂苦中，是解除傷痛的涼風；在喜樂中，是平靜情緒的音樂；在孝思中，是赤子心情的細語。在人生的各種境遇中，天主的聖名，常留在我的唇邊。

「大孝尊親」，尊敬上主天父的聖名，愛慕上主天父的聖名，又願大家也一樣尊敬，尊

親便顯親，尊敬父親母親的人越多越好，「願祢的國來臨」，天主的國表現在人的信仰，願大家都信仰天主，尊敬祂的聖名，誠心歸順祂。「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天上的天使，認識天主，愛慕天主，一心順從天主的旨意。人間的人，卻多不認識天主，不信仰天主，連天主造生給人良心的性律，人也敢不遵守；就連信仰的人，還不謹守天主所定的十誡。我們祝望全球的人，都能信仰天父，遵守天父的誠命，大家異口同聲，向天父歡呼：

「讚主於聖所，讚主於天府。

讚主之偉績，讚主之弘度。

讚主宜吹角，鼓琴復鼓瑟。

播鼓助萬舞，頌聲入絲竹。

大鉦和小鉦，噲吆且鐘鎔。

願凡含生屬，讚主永不息。」（聖詠 第百五十首 吳經熊 聖詠譯義）

清晨登阿里山，陽光初出，東天淡紅，殘月尚掛在西邊，兩三星點似醒猶睡，群樹向榮，綠葉飄香。小鳥棲在身傍樹枝，吱吱作歌，隨伴小狗，跳躍歡叫。這時，伸張雙手，邀

請整個宇宙，同聲歌唱：

「讚主於天中，讚主於蒼穹，讚主爾諸神，讚主爾萬軍。

讚主爾日月，讚主爾明星。讚主爾九天，讚主爾靈淵。

溟海與源泉，冰雹與氣氣，雷霆與白雪，飄風布聖旨。

小丘與高嶽，果樹與喬木，爬虫與飛禽，野獸與家畜。

王侯與眾庶，權位與貴爵，壯男與閨女，白髮與總角。

皆應頌主名，主名獨卓卓。峻德超天地，子民承優渥」

（聖詠 第百四十八首 吳經熊 聖詠譯義）

註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聖依納爵傳 獻縣天主堂出版 頁六百五十七。

同上，頁六百五十九。

同上，頁六百六十六。

神操 王昌祉譯 光啓出版社

頁四十六—四十八。

聖依納爵傳 頁四百七十五。

同上，頁六百十二。

同上，頁六百七十九—六百九十六。

一一、懺悔心情（聖奧斯定）

一、

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不憂不懼乃是君子。孟子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儒家教人行做人之道，謹遵天命，常反觀自心，不愧於天，不怍於人；心中安定，不憂不懼，怡然而樂。

聖若望宗徒則教訓人說：「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也不在我們內。但若我們明認自己的罪過，天主既是忠信正義的，必赦免我們的罪過，並洗淨我們的各種不義。」（若望一書第一章第八節）

我們敬愛天父，常有好心願意順從祂的旨意；可是，理智有時黑暗了，意志有時軟弱了；有時便不知不覺地做錯了，有時還明知故犯了。而且還有人站在天父跟前，心裡這樣祈

禱：「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搥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耶穌下斷語說：「我告訴你們，這個人下去，到他家裡，成了義人，而那個人卻不然。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第十節）

在世界文學界有一部具有很高文藝價值的書，譯成了多種語言，在一千多年裡常受人的讚賞。我們中國也有譯文，就是聖奧斯定的「懺悔錄」。

聖奧斯定生於公元三百五十四年，逝世於四百三十年。出生地在北非，逝世也在北非。在世界的聰明人中，他要算為最聰明的人；在世界著作很多的學者中，他該視為著作最多的學者。但是他的一生，前半生荒唐極了，荒淫，後半生嚴肅極了，隱修克苦，任主教，著書立說。他寫了《懺悔錄》，直接向天主認罪，絲毫不掩飾，絕對不以悔罪求榮。他心中祇有天主，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他在他的《懺悔錄》開端就說：

「主，祢是偉大的，最可讚美的；祢有無限的能力，難數的智慧。
人要稱揚的，就是祢。可是他，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渾身是死亡的徵兆，罪惡的痕跡，和祢討厭的驕傲人們的證據。」

不管怎樣卑微，他還是要歌頌祢。實在，他的樂趣，就在歌頌之中：因為我們是造來為祢的；我們的心得不到祢，就搖擺不安。

主，求祢使我明瞭：先呼喚祢呢，還是先頌揚祢？先認識祢呢，還是先呼喚祢？可是，不認識祢的人，怎會呼喚祢呢？不認識祢的人，只能在祢以外，呼喚另一個對象。或許，呼喚祢也會是認識祢的前導。可是，那個人家所不信仰的，怎能去呼喚他呢？假如沒有宣講師，人家怎能去信仰呢？尋求主的人，將頌揚他；因為見則獲，獲則譽。」

「主，希望我在呼喚中尋覓祢，在信仰中呼喚祢；因為我們已聽到關於祢的福音。主，祢給我的信德，祢通過了祢聖子的人性，和祢講師的工作，灌輸於我的信德，正向祢呼籲著。」(1)

籲。

聖奧斯定在信仰中呼籲天主，他的信仰不僅是他的神學哲學思想，而是他心靈深處的呼

「那末，我的天主，祢究竟是什麼？請問：祢不是天主，是什麼？主外還有

主麼？我們的天主以外，誰是天主呢？

至上，至善，至能，至仁與至義，至隱與至顯，至美與至力，隱而不可捉摸，不變而變化一切；永不新，永不舊，而刷新一切；在不知不覺中，壓倒傲慢的人們。常動常寂，細大不捐，而什麼都不需要。背負，填充，保護，造化與養育，完成與尋求，而什麼都有。祢愛而不狂，嫉而不亂，悔而不痛，怒而仍平。祢變換祢的工作，而又堅持祢的計劃。祢雖復得，卻沒有失掉過什麼。祢愛收穫，可絕不為了匱乏。祢求利息，可沒有吝嗇。大量的供獻，使祢發生義務；可是，誰給了祢不是祢的東西呢？祢沒有義務，祢還是去工作；祢免人的債，祢仍沒有損失。

我的天主，我的生命，我的聖的甘飴，我們說了些什麼？幾時談祢，我們能說什麼？談話而不談祢的人，是有禍患的；因為嘮叨的人，甚於啞吧。

（二）

聖奧斯定談天主，先就看自己，自己不僅是渺小的人，而且滿身污穢。他呼籲說：

「誰能使我安息於祢呢？誰能使祢進入我的心靈，而使它陶醉呢？希望我能

忘卻我的一切煩惱，而把你，我惟一的愛，緊緊懷抱著！」（三）

自承：

「主，我怎樣感謝你呢？我想到以前的種種罪過。我的靈魂一點感覺不到懼怕。主，我願意愛你，謝你，稱揚你的聖名，因為你寬赦了我這樣多的罪過。你的聖寵，你的仁慈，使得我的罪惡，全部冰釋。還有許多的罪，我犯而幸未犯，這也當歸功於你。什麼罪我都會犯，因為就是為我沒有益處的罪，我也依依不捨。

我感謝你，因為你寬免了我明知故犯的罪。又使我避免了不少的罪。誰敢說：軟弱的人，他的形清神潔，是仗自己的力。誰敢相信：為了他既不需要你的仁慈，就可以比那些從迷途裡回來的人少愛你。希望特別聽你招呼，沒有犯過像我所犯的罪的人，不要譏笑我。當知那個治好我病的醫生，就是使他不生病，或少生病的一個。他當同樣地愛你；我說什麼？他當更愛你，因為你解除了我的罪惡，你卻使他不陷於罪惡。」（四）

自訟自承，他更承認自己的回頭，因有一位德性高尚而又最關心的母親。母親名莫尼加，信仰最誠，愛心最堅，丈夫故去以後，處處跟著奧斯定，日夜向天主祈禱，使兒子改過。

「祢從天上伸下手來，把我的靈魂從黑暗的深淵裡拯救起來。當時在祢面前，我的媽媽，祢的忠信的婢女，為了我，哭得比哭亡者的母親們，還要淒慘；因為她從祢賜給她的信光裡，覺得我不過是個行屍。主，祢竟俯允了她；祢俯允了她，祢沒有藐視她的眼淚。她祈禱的地方，到處淚流如注。是的，祢俯允了她。這個夢，這個祢用來安慰她的夢，是從那裡來的？她從此答應我，和我住在一起，食在一桌。有一個時候，她為了痛恨我的罪惡，不肯和我同居共處。她夢見自己站在一根木尺上，一個青年走近她。

他又漂亮，又活潑，向愁雲滿面，心事一腔的她笑著。他問她：為什麼憂苦？為什麼天天哀哭？這，如在別的同樣的情形下，不是向她探聽什麼，卻是指導她。她答道：她正為了我的淪亡而悲傷。青年叫她放心，又叫她注意：我就在她的身邊。她就閉眼注視，覺得我真的在她身邊，和她站在同一的木尺上。

這個夢是那兒來的？至善全能的天主，不是從祢來的麼？祢把祢的耳朵側向她的心，祢看守我們每一人，像只看守一人；祢看守眾人，像只看守一人。

這個夢是那兒來的？她向我報告她的夢境的時候，我叫她不要為我失望。她毫不疑惑地給我說：『不，他並沒給我說：他在那裡，祢也在那裡。他卻說：祢在那裡，他也在那裡。』

主，我承認這點，且已不止一次了。假使我的記憶力還不差的話，祢用我勤懃的媽媽的嘴，給予我的答案，她在我錯誤的見解前的鎮靜，她見事的敏捷，指導的準確，使我非常感動；決不是那個為安慰這個熱心女子的煩惱，而預先向她報告一個喜信的好夢，可以比得上的。

差不多，九年之間，我在深泥潭裡，我在虛話的黑溝壑中打滾。我求自拔的努力，不過使我越滾越深。可是，那個貞潔的，熱忱的，淡泊的，祢所愛憐的寡婦；懷著悲傷希望的情緒，不斷地在祢台前為我哀禱。她的祈禱的聲浪，向祢飄去，祢仍讓我在黑夜中濫滾。」^(四)

的本體中，由宇宙萬物的美，欣賞造物主天主的美。

「我們的靈魂，假如肉軀中稱的意，稱當為了它們讚美天主，稱的愛當上升到它們的創造者。不是這樣，我恐在稱愛物的行為中，稱會得罪祂。假如靈魂中稱的意，稱當為天主而愛它們；因為它們也是變動的；它們得不到祂，是不會安定的；終要淪亡的。那末，為祂而愛它們稱！盡稱所能，引它們同稱歸向祂吧！當稱給他們說：我們共同愛祂吧！萬物是祂造的；祂就在眼前。祂造了它們以後，並沒有離開它們。它們是從祂來的，可是仍在祂手裡。祂在那裡，那裡有真理的馨香。祂在人心深處，人心卻同時可以離開祂。罪人們，快回到你們的心裡吧！你們當同造你們的天主，打成一片。你們留在祂身邊，你們將得到穩定。你們在祂身邊休息，你們將得到安樂。你們向削壁去麼？你們那裡去？你們所愛的美善，是從祂來的；但該曉得，美善一脫離祂，就失掉它的本性。它就變為酸苦，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飲水忘源是一種罪惡。為什麼你們還依舊甘心走在苦難的路上呢？你們求平安，你們偏到沒有平安的地方去找它。你們想尋找東西，它卻不在你去尋的地方。你們在死亡的領域內，尋求幸福的生存；它怎能在

那裡？在沒有性命的地方，怎能有幸福的性命？

祂，我們的性命，降到了我們中間。祂把我們的死亡，放在自己身上。祂又運用他豐滿的性命，打倒了死亡。祂用如雷之聲，喚我們從這裡向祂那裡去。從那個神妙之士，祂進入一個貞女的胎，和人性，我們死亡的肉軀，結成了一體。可是，這個死亡並不是永久的。祂如『新婚床上跳起來的夫君，巨人一般地奔祂的前程。』祂不是不休息，祂只管奔著，用祂的言行，生死，降地獄，升天堂，督促我們歸向祂。祂離開了我們的肉眼，要我們回到我們的心裡去尋祂。不錯，祂已去了；可是祂仍在這裡。祂不要長久同我們在一塊兒，可是祂並沒有遺棄我們。在這裡，我們雖看不見祂，祂並不是不在這裡。世界是祂造的，在祂來到世界上拯救罪人之前，祂已在世界上了。把我得罪祂的靈魂，託付給祂。祂呢？祂要予以醫治。人類的子孫，你們的心要硬到什麼時候呢？性命既從天降來，你們為什麼不想升上去生活呢？可是你們出言不遜，侮辱上蒼，你們早已高高在上了；那末，你們再升上那裡去呢？這不是我所說的上升；你們當降下來，然後再升上去，升到天主台前。當知你們趾高氣揚，躋躅天主，這是你們的墮落。

我的靈魂，請你把這些話向他們報告一下；務使他們在涕泣谷中，好好地痛哭，因而得和你一起升到天主台前，這些話是天主之神啓示我的，你當懷著熱烈的神愛之火去聽它們。」^(六)

離開物質的世界，上升到精神界，可是人須謙虛，若自以爲可以攀到天上，就會掉入物質的深淵，再也看不著精神的美麗。

「啊，天主，宇宙的創造者，為這些美麗的東西，我的靈魂當讚頌你。可是，我希望它不要爲了那些美麗的東西，陷入邪惡的漩渦。它們走著從前走的路，以趨滅亡，它們用各種狂妄的思想，擾亂人的靈魂。人的靈魂呢，既欲生存，又欲安居在它所愛的東西中。可是，它在這些東西身上，那裡找得到一個安息之所；它們如同浮萍，永遠飄流著。我們的肉目怎能加以監視？就是它們站在眼前的時候，誰也不能予以控制。這正爲了人的五官，但人的五官，是很有限的。感官對於本來的職務，自有足夠的能力；可是對於那些從起點到終點，行得這樣急速的東西，是無能爲力的。它們只曉得聽你的造它們的聖言的命令：『從這裡到那裡去吧！』^(七)

天主以聖言而創造宇宙，人要由聖言以認識宇宙的美。聖奧斯定一心追求美，先則由美

到愛，由愛而墮入肉慾，後來回頭呼籲天主，乃由聖言去求美。

「可是只有祢，憑祢的全能，能實現各種妙工。我對於祢的妙工，還未能徹底瞭解。我的心靈，徘徊於有形的物體上。我說：自身使人中意之物為美，為著適合於別一物而使人中意者為宜。根據物質世界的一切，我以為宣佈美宜的分野，是合理的。從物質世界，我進入了精神世界；可是為著我對於精神世界所有的成見，我未能認識精神世界的真面目。實在，真理之光，照耀於我目前。但是，我妄動的靈魂，拋棄了無形之物，而著眼於線、色、與重笨的頑物上。為了在我心靈內，我不能看到這些東西，我以為我也不能明瞭我的靈魂。一如在聖德裡，我愛和平；在罪惡裡，我恨紊亂。和平的結果是合一，紊亂的結果是崩潰。在一合一裡，有理性的精神；這是真理和至善的要素。相反地，在那無理性的生活裡，我覺得有種難說的實體，至惡的要素。這種實體，不純是實體，而也是一種性命。可是，我天主，我想一切雖由祢化成，但不當是從祢來的。

第一種，我叫它莫納得（單子），這是種沒有性別的神體。第二種，我叫

它代阿特（雙子）。罪惡中的忿怒，是屬於第一種的；淫亂裡的感性，是屬於第二種的。我雖這樣說，我卻不知道我說什麼？因為，當時我還不曉得，惡不是實體；我們的靈魂不是不變的至善。

當惡劣的感性，像脫韁之馬，狂奔濫馳時，人們就會犯罪。假如情慾的狂瀾，靈魂不予抵禦，人們就會荒淫無度。同樣，我們的靈魂變壞，我們的性命就要受異端邪說的迷惑。我的靈魂當時正這樣。我的靈魂雖不是真理之源，我還不知道，它當受別一光源的照耀，才能獲得真理。「主，祢光照了我的神魂之燈；我天主，祢光照了我的黑暗。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從祢的大泉源裡來的。祢是真光，光照了入世的人群。在祢身上，沒有一分的變動。」（八）

天主光照了他，他在米蘭遇到了當時天主教會的一位出眾的學者，又是聖者，聖央博羅削，米蘭的主教。因著聖央博羅削主教的講道和談話，聖奧斯定終歸去回頭了，決定放棄塵世的一切，跟著母親回到非洲故鄉去。

他感激天主：

「祢造我的口舌，要我用來稱揚祢的名字。現在我借以做我的懺悔，請祢接受這個祭獻祢！又請祢醫治我的骸骨，使它們呼出：『主，誰像祢？』向祢懺悔的人，不能報告祢什麼新聞：因為任何禁閉著的心，不能阻止祢的觀察，任何硬心的人，不能拒絕祢的干涉。

願我的靈魂為愛祢而讚美祢；為讚美祢而宣揚祢的慈悲。一切受造之物，不能不讚美祢，也不能中止讚美祢。歸向祢的心靈讚美祢；牲畜和頑物，憑觀察者的口也讚美祢。我們的靈魂，從疲倦中醒來，根據祢的工程走到祢，這樣浩大妙工的作者之前。那裡，可以找到安息，和真的勇氣。」(九)

「主，我從小就仰望祢；可是，當我徘徊歧途的時候，祢在那裡？祢到了那兒去呢！我不是祢造的麼？我與走獸不同，我比飛禽聰明，這不是由祢支配的麼？我在黑暗中，走條滑溼之路，我在我的身外找祢，我找不到我之心。我沈入海底，我悵惘，我失掉了尋獲真理的希望。

我虔誠的母親，已追蹤而來。爬山航海，把祢做靠山。為尋我，任何危險，都不怕。當濁浪排天，危急萬狀的時候，她反去鼓勵那些理當安撫旅客的水手，保他們平安到達目的地。這是出於祢特別的啓示。」(十)

「我的天主，為感謝祢，我要回憶祢對於我的種種慈悲的措施。我願我的骸骨浸沈在祢的愛情中，且向祢說：『主，誰像祢？』『祢解放了我的繩綫；我願向祢做一頌揚之祭。』祢怎樣完成了我的解放，我要鏤述於下。希望欽崇祢的人們，聽了我的話，要說：『上天下地的主宰當受讚美！祂的名字是偉大的，奇妙的。』

祢的話刻在我心靈深處，祢四面圍困了我。祢的永遠的性命，我雖只在鏡中，模糊地看到，我已篤信無疑。祢的物體是不會破壞的，別的物體都是從它來的。對於這點，我也毫無疑惑。我所要求的，不是希望對於祢獲得一個更確實的認識，而是為我對於祢能有一個更堅定的信心。在我的生活裡，什麼還都搖曳著；希望那個我心中的宿醉，能一掃而空。主，祢是路；這使我很樂意；可是，我覺得我還缺少踏上這羊腸曲徑的勇氣。」〔十一〕

「輾轉不安的我，自覺罪惡深重，翻來覆去，在繩綫中掙扎，直至全部解除為止。繩綫在我身上，已沒有從前的堅強，可是仍舊拉著我。主，祢在我靈魂深處催促我，祢的嚴正的仁慈，用驚恐慚愧的鞭子，阻止我再度墮落。假使我再墮落的話，那個脆弱的鐵索，勢必加強它的束縛力。」

我的內心向自己說：『快結束了罷！快結束了罷！』我的話催我採取行動；我想動，可是仍舊不動。我雖沒有蹈我的覆轍，可是站在深淵之旁作呼吸的我，又來了個新嘗試。這次我差不多到達了目的地，把握了目標。結果，還是到達不到，把握不到，因為我還沒有以死求生的決心。老惡比新善，在我身上更加有勢力。去舊更新的時間越近，越使我惶恐，我雖不退，我也不進，我彷彿懸了空。

我的那些女朋友，最可憐的可憐蟲，最虛浮的繡花枕，每溫和地動我的肉軀，在我耳邊輕輕地咁嚷著：『祢棄絕我們麼？從此，我們就永不能接近祢了麼？這個，那個，祢永不能再做了麼？』我天主，這個，那個，她們說得出什麼好東西呢？糞土而已，醜行而已！希望祢的仁慈，從祢僕人的心裡，掃除這些渣滓！她們的聲音，我只聽到一半：因為她們同我談話，不像在正大的辯論中，面對面進行的。她們只在我背後嚦咁著；當我要遠行的時候，她們就拖我，使我回頭。她們的拖拉，終使我緩進，因為我沒有拒絕她們，棄絕她們，奔向目的地的決心。大能的惡習對我說：『祢想祢沒有她們，祢能活下去麼？』——(四)

「從我靈魂深處，一個精密的默想，把我的一切罪過，臚列在我心目之前。忽覺一陣暴風挾著傾盆大雨而來。為哭一個痛快，我就遠離了亞利比阿斯；怕他為我是個障礙，而我相信獨居是個必要條件。」

這是我當時的情形，他也大概看得很清楚。我不知在我號哭裡，說了些什麼話。在我起身之後，他仍坐在原處，又驚奇，又納悶。我躺在一棵無花果樹蔭下，盡情地哭，只覺淚水簌簌而下。我想這是個最中神意的祭獻。我向神申訴，我的話，我已記不得了，可是大意如下：「主，神到何時，到何時，神要發怒呢？我們的罪行，神都不記麼？」我覺得我的罪惡還拖著我。我哀號說：「為什麼常明天，明天呢？為什麼不立刻立刻呢？為什麼不立即湔雪我的耻辱呢？」

我且說，且哭，我憂心如焚。忽從鄰居傳來一個青年或女子的聲音：『拿，念；拿，念！』我忽變色，我盡心查問：在兒童的玩意裡，是否有這樣的一套。可是我終找不出什麼。我壓住了淚，我起來。我以為，這無非是天主的命令，要我展開保祿使徒的著作，隨手展卷而讀。當時我記得，一天，在安當念聖經的時候，忽然感覺下面的幾句話，就是天主的命令：『去，出賣你所有的一切，給予窮人，你將在天上，獲得寶貝，來，跟我！

『這些話，立刻使他回心向祢。』

我趕緊回到亞利比阿斯坐的地方去。我起立，保祿的著作落了地。我把它拾起來，我隨手展開來，我低聲而讀下面一段：『不要在宴會中活命，飲酒過度，尋花問柳，口角嫉妒；但當服膺吾主耶穌基督，棄絕肉情的快樂，』我不想再多說了，因為多說是沒有用的。我念完了這幾行，一線恬靜之光，射進我的心，把我不安的黑暗，一掃而光。

我用我的手指，或用別的方法，在那一頁上做了一個記號，就把書合了起來。心曠神怡的我，把這一切告訴亞利比阿斯。他呢？他也把他內心的秘密報告我。他要求我念那段聖經，我就指示他，他念得比我更專心；而且念了下去。下邊的一句，『信德不堅的人，請予以提攜！』我沒有念，他卻念了。他以為，這是針對他的。這個啓示，增加了他的勇氣，堅定了他的聖善的志向。他的言行是很純潔的，我實望塵不及。這樣，他就堅決鎮靜地跟從了我。

不久，我們去見我的母親，報告她經過的一切，她歡欣踴躍，很是高興，極口讚美祢。祢所能做的，超出我們的想像力。她的動人的涕泣，哀號，在我身上，竟有意外的收穫。祢這樣地弄得我鍾情於祢，使我不想再去尋

女人，求什麼俗世的榮華了。不知多少年前，你默示她的一切，在我決定把信德為準繩的今日，已全部實現了。她的悲哀忽變為意想不到的濃郁萬分的幸福。這個幸福比她前曾設想，有一天能見她的孫子孫女的幸福，更純潔，更可愛。」〔因〕

聖奧斯定陪伴母親莫尼加回非洲，在羅瑪城的港口奧斯底等船。莫尼加突然病了，病得很利害，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了，心中卻安定而且滿意，因為她達到了目的，滿足了一生的希望，看到奧斯定改變了生活，堅決地向善了。她病了九天，脫離了人世，她的年齡是五十七歲，奧斯定是三十三歲，她閉了母親的眼，心頭至極，但沒有流淚。他想母親生平的功德，死就不是毀滅。他痛心向天主說：

「我天主，我們是祢造的。我的一點孝敬，怎樣及得到她加於我的恩情呢？我的靈魂少了她，就少了一個大安慰，怎能不悵惘呢？我們母子的性命是二而一的，她的死不就是這個性命的分裂麼？」〔因〕

「後來，慢慢兒，我又回憶你的婢女；在我腦海裡的她，對你是熱忱的，對

我是慈悲的。忽然我少了她，我在祢面前，只有痛哭：我為我的母親而哭，又為我自己而哭。從前我過住的淚水，我已讓它自由地，盡情地流去。淚水像隻床，我的心躺在上邊，得到了安息。聽我淚水聲的，只有祢的耳朵，懂我淚水意的，決不是一個陌路人。」(圖)

聖奧斯定後半生，活在天父的聖愛中，愛天父、愛人，愛教會，用他的心力，把古代學者留傳的思想，把自然界萬物所引發的靈感，結成了高深神哲的書籍，織成了通連天地的橋樑，他向天父呼籲：

「希望祢的事業讚美祢，使得我們愛祢。希望我們愛祢，使得祢的事業讚美祢。它們在時間內，有始終，有升降，有進退，有美醜。它們各有各的晨夕，有時是神秘的，有時是彰明的。」

它們是祢從烏有中造的，不是從祢分化出來的，不是從一樣不是祢造的而早存在的東西來的，可是從祢造的無定型的物質來的；可是它們的存在，和無定型的物質的存在是同時的。

天地的內質和天地的外表是不同的。內質是祢從烏有中造的，外表是祢根

據內質造的。這兩個行為，是同時的，無先後的。」(因)

「這些在我們眼前的事業，我們認為很好，因為祢在我們看見它們。我們靠祢給我們的聖神，又看見了它們，又因它們愛上了祢。

主，天主，祢既給了我們一切，還求祢給我們和平；穩定的和平，安息日的和平，不夜的和平。這些美好的東西，隨怎樣井井有條，迨祢預定的界限一衝破，都要化為烏有。它們有它們的清早，它們也有它們的黃昏。

可是，第七日是不夜的，沒有日落的；為了一經祢的祝聖，它將是個永遠的白日。祢的一切良好的事業，完了之後，祢就擇第七日為安息日。這大可象徵；當我們的大好工作，在祢的庇佑下，完了之後，我們將有一個永生的安息日，永遠安息在祢的聖懷中。」(因)

「永久的安息，安息在天父的懷中，在天父的天家，兒女和父親同居。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向十一位宗徒告別時，安慰宗徒們說：『祢們心裡不要煩亂，祢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祢們預備地方，如不然，我就告訴了祢們，我去了，為祢們預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祢們到我那裡去，為的是我在那裡，祢

們也在那裡。』（若望福音 第十四章第一節）

註：

慘悔錄 吳應楓譯

上海土山灣出版

頁一。

- (定斯奧聖) 情心悔懺、一一。
- (十一) 同上，頁三。
- (十二) 同上，頁三。
- (十三) 同上，頁二八。
- (十四) 同上，頁四十二。
- (十五) 同上，頁五十五、五十六。
- (十六) 同上，頁五十四。
- (十七) 同上，頁五十九、六十。
- (十八) 同上，頁六十二。
- (十九) 同上，頁八十一。
- (二十) 同上，頁一二三。
- (廿一) 同上，頁一三八一一三九。
- (廿二) 同上，頁一四〇一一四一。

• 父天的們我 一之四廿冊 書全光羅。

(右) (大) (中) (左)

同上，頁二八七。
同上，頁二八九。
同上，頁一六一。
同上，頁一六二。

一一、結語（向天父，八十自責自慶）

一、

天父，我怕我浪費了一生，沒有盡主教的責任，称在無始之始就指定了我作主教，主教是牧人，要照顧称的羊，又要宣講称的聖名，使不信仰的人信称，他們能夠因著認識基督福音而認識称，領取永恆的生命。我卻費了精力和時間，寫了許多書，講的不是基督福音也不是称，讀我的書的人也沒有因而信仰称。天父，称看透人心，称知道我寫這些講論中國哲學的書，我沒有想離開称，也沒有把人世的學術混在称的啓示真理裡，更沒有把称的啓示真理混在人世的思想內。天父，我祇是想為称的啓示真理鋪路，使能進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在中華文化內紮根。然而我知道我所作的還很淺薄，五千年的文化我懂得很少，我所寫的一定有許多錯誤。天父，求称派遣更智慧的人，繼續這種鋪路的工作，做我所沒有做的。天父，求称寬恕我因研究和寫作人世的學術，腦中和心中常忘記了称，我的心靈不曾超越人間的想念，一心歸向称。

而且因為寫了這些書，我卻自以爲大，自以爲高，人間的虛榮進入了我的心靈。天父，你一定厭惡我的自大自高的心，但你是慈父，你又看著基督的犧牲，沒有常發怒，馬上打擊我。我又閉著眼，看不到別人對自大自高的人的厭惡，自己常想高出人上。天父，你現在叫我懂得舊約聖經你給以色列人的嚴罰，別的罪你可以輕輕放過，唯有敬邪神代替敬你的罪，你不能放過。自大自高的人，把自己放在你的地位；應該歸於你的榮譽，卻歸於了自己，罪同敬拜邪神。可好，在新約時期，你看世界的人經過你的聖子耶穌而看，耶穌自獻作贖人罪的犧牲，看著耶穌的犧牲，把人類的罪留給耶穌去審判，你自己不馬上降罰。耶穌基督既愛人至死，她對人有耐心，她去尋找迷路的羊，把羊背回。天父，現在，我看我生活的經歷，看清楚了以往許多大小輕重的打擊，乃是耶穌每次在叫喚我，放下自大自高的惡態。漸漸我也聽了，也讓耶穌來拉住我。

天父，你知道我從來不想報復人，從來沒有過設計去陷害人。但是，因為喜歡看書寫書，疏忽了我牧養羊群的職務。在台北以致神父們說我喜歡自己舒服；自己一個人住，不和他們一起同甘苦。天父，你知道我所求的舒服祇是清靜，能夠做學術工作。

天父，你知道我的脾氣很急很躁，得罪了許多人。有人說我不讓來見的人說完，就打斷他的話，實則是我已經明白他的事情，馬上答覆，並不是看不起他，不讓他說。性急，更是

招的麻煩太多了，自己常生氣，別人也感到不痛快，不服氣。天父，我生了氣，事過了，我就忘了；可是，我對他生氣的人，他不能一下就忘了，心中一定很久不安！我就傷了愛德。天父，台北的神父，會有人公開笑話我對神父分等級，有的最喜歡，有的平常，有的無所謂，有的討厭。天父，這是我的短處。我是重感情的人，也讓感情自然流露，本來應該有修養，好好接待一切的人。天父，祢知道我這些感情的流露，祇是在彼此見面時一點表現，我沒有按著心靈的感受，在實事上分等級去待人！

還有更令人不滿意的，我對女人也表示情感。天父，祢給了我一顆藝術者的心，喜歡美的美感，常常作祟。人家說我的秘書都是漂亮的女郎，對於她們也表親熱。天父，祢教訓我親熱有不能超越的程度和界限。我常一個人住，服侍我的也是女性。天父，在這種境遇裡，需要祢特別的支持和警戒，否則，處處都有墮落的陷阱。

我對於學生，好像爺爺對於孫輩，我愛他們，我不喜歡罰學生，喜歡和他們談話，年歲老了，精力衰了，跟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很可惜！

天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罵我是政治和尚！實際上，祢知道我是怕進入政治的圈子裡，我曾經在外交界服務，那是在駐教廷的大使館內，我知道了教廷的外交政策和方式；但是我對於國家政府的外交手段，一概不懂。台北的許多政府機關和民間團體，邀請我作委員或會員，都是以社會公正人士的名義邀請。我和政府官員往來，都是泛泛之交。我請他們幫

助，當是神父和修女爲著一些難題，找我關說，我就寫封信，通一次電話。天父，人家罵我專門作關說，祢看到我的關說是爲教會的利益，我有名義也有義務應該去做。不然，祢要責備我作主教幹什麼？祢賞給我在社會上有可以活動的地位，我怎樣用了！

天父，我對於中國教會非常關心。天天爲大陸教會祈禱，寫文章，作計劃。有人罵我自大，沒有名份可以給大陸教會下令。天父，我從來沒有下過令，只是出出主意，對於祢教會的信仰，我堅決維護，不免表示過硬。我又很關心台灣的教務。我大約過於注意身體健康，不常去參加主教團或神父修女的齋會。天父，祢知道每次主教團開會，我常寫出我的提議，我決不是消極不管。祢當然知道，用不著我說，爲保持我政府和教廷的外交關係，又爲爭取主教團對大陸教會的發言權，我和教宗保祿六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幾次晉見，陳述意見，盡力辯說，能得有點成效。天父，這全靠祢聖神的光照和支持，更賴兩位教宗對我的好感。

政治的圈子，我不敢進；社會的各門圈套，我也絕不去套，各種會議，我是會員該去參加，我祇開會，從來沒有爲會議中的事，在會前會後去找過人。我沒有在社會上建立一股勢力，我沒有向掌權者巴結。天父，祢知道我不出門拜會人，祇拜會俞大維老人談哲學，他有心進教。我最怕投機取巧的人，也逃避掛名圖利的組織。天父，我不是像有人所說能在政壇

上呼風喚雨，我什麼勢力都沒有；我所靠的，是天父給我的「總主教」名銜，天父讓我寫的幾冊哲學書。大家想天主教總主教應當是公正人士，講哲學的人必定懂理。

二、

天父，生命乃是祢的最大恩物。祢在無始之始決定有我，選定我任主教。祢的聖徒保祿曾說：「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因為祂所預選的人，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聖子的肖像相同，好使聖子在眾多兄弟中作長子。天主不但召叫祂所預定的人，而且也使祂所召叫的人成義，並使成義的人，分享祂的光榮。」（羅瑪人書 第八章第二十八節）

天父，我衷心感激祢召選了我，我現在在社會上被視為公正人士，我的白髮受人尊敬，就是分享祢的光榮。當然，我更希望也禱告祢要使我在天分享祂的永恆光榮。

祢使我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裡，在我的血液裡就帶來祢的信仰。開口學話，就學習呼喊祢的聖名；知道背誦時，就背誦對祢的祈禱經文。到了喜歡遊戲的童年，祢引我常到聖堂，參加彌撒祭禮。當我決定要進公立中學，走向後來一生的方向，祢擋住了我路，逼我走入修

院，走向祢所規定的路。大陸因共黨的組軍，後來在江西叛變，接著由湘西入延安。日本又侵略中國，共黨便竊據大陸。在這長久的變亂時期，我家破人亡，父母蒙難，天父，祢卻安排我在羅瑪，平安求學。歐洲第二次大戰爆發了，羅瑪城也被炸，祢則安置我住在梵蒂岡城，性命安全，衣食不缺。

祢預定的時候到了，祢實現召叫我的決定，派我來台灣任主教，先在台南，祢賜給我三十多位青年神父，從世界各處來臺南幫我建立教區。後來調我到台北，在和我不相宜的氣氛中，祢還是開始中國修女的訓練和教友的組織。最後祢把輔仁大學作我工作的園地，加強了我工作的興趣，振興了我工作的信心。天父，祢使我體驗到我是在做我最適合我生性的工作。

天父，我感激祢賜給了我喜愛學術研究的心，沒有一天不如同孔子所說：「發憤忘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在住醫院治病時，也能夠拿筆寫書，書一冊一冊地寫，大家恭維著作等身。天父，這對我有什麼益處呢？我去世時不能把書帶到祢跟前去！我還怕帶到祢跟前的是因寫許多書而生的驕傲罪惡！天父，我求祢叫我把這些書忘了，心裡祇想好好預備去世去見祢。

天父，我要特別感激和慶幸的事，多年來從來沒有一天缺了舉行彌撒聖祭。在旅行時，

我在房中每早同秘書舉行聖祭；在醫院時每早有修女來病房同我獻祭。稱的聖子基督任我作主教，代祂牧養教友，基督自己時常以十字架的祭祀，向聖父為世人敬拜欽崇祢，我怎麼不每天同祂舉行繼續十字架祭祀的彌撒呢？行了彌撒，我一天的生活就圓滿。

天父，祢使我一天的生活有規矩，也簡單。清早起床，天氣好，乘車到故宮博物院前平台健步，一邊走，一邊行默想，陪我健步的司機從不閒談打斷我和祢的談話。半小時後，回到牧廬舉行彌撒聖祭，聖家會修女參與祭祀。早餐，真是祢的恩賜，因為都是朋友，修女，管家的愛心，他們操心我的氣喘病，每早供給我一顆蜂蜜浸潤的大蒜，一杯葡萄柚果汁加蜜，加麥片餅，一片夾火腿的麵包，一小瓶雞精。午餐和晚餐則簡單，一葷，一素，一湯。我怕在外面吃飯，吃多了；吃了醫生禁止吃的，身體就不好受。

早餐後，我要休息半小時，才可以動身往輔大。午後和晚餐，我讀書寫作。晚餐睡覺。天父，祢給我考驗，常睡眠不穩，又怕冷，又怕熱，又怕換床，房間要黑，每每吃安眠藥。兩年前，我在築民總醫院治病，一位女醫師拒絕給我安眠藥，說為慢性肺氣腫可能生意外。我想起了往年在羅瑪所用的菊花茶，是一種鎮定飲料，便每天泡菊花茶，兩年來沒有斷，睡眠真能安穩多了。不過，還須加了另外的設備，朋友送了一鋪醫院用的自動頭腳能升起的床，床頭安置了氳氣桶。天父這全是我稱的照顧。可是我便不可以出門遠行了；最多，是早出晚歸。

天父，這樣很好，我可以避免許多分心的事，孟子曾說人把心放出去，不知道收回來，哀哉！（告子上）到了老年，還不收心，真可哀！世界已不是世界，人家已經說他年歲大了，這些事不叫他做了，那些事也不交給他了。我還想什麼呢！名嗎？位嗎？已經不可多了。人家的讚美，人家的批評嗎？改變不了我現在的身份。愛情，青年時我都不談，老年時連想也不必想了！在這時候，真是不歸向祢，天父，就沒有可走的路了。歸向祢，天父，這條路還真有意義，真有價值，真有快樂。歸向祢，是爲愛祢做事，祢是全能的造物主，祢不需要任何東西，人爲祢做大事做小事，祢不看事的大小，因爲對於祢，人事的大小都等於虛無，祢所看的是人做事的心情，全心爲祢做事，祢最看重，我現在年老日常小事，較比年壯力強時做大事，是可邀祢的歡心。年壯力強時做事常有自求虛榮的心，常忘記祢，現在想求虛榮，已沒有虛榮可求，可以全心爲愛祢而工作了。即使什麼也不能做，將來行動不便，或許常要躺在床上，只要我想是同祢的聖子基督一齊受苦，完全尊行祢的旨意，我又能表示對祢的愛。祢的聖徒保祿曾經慷慨聲明說：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相隔離？是困苦嗎？是窘難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一切事上大獲全勝。因爲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將來的或現在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

高或深淵的勢力，或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之愛相隔斷。」（羅馬人書 第八章第三十五節）

天父，這是我的誠切希望，是我的虔誠祈禱！

我安靜地坐在天母牧廬裡。天父，感謝祢賜給了這所小屋，說小也不小，上下兩層樓，一切東西都有安置的地方，也都安置得美觀。祢叫我性情喜歡藝術，雖沒有學設計，也懂得屋內的設計，我幾萬冊書安置得一冊都看不見。原先喜歡養狗，後來看到所喜歡的「多福」老了病了死了，沒法好好照顧，就不忍再養狗了。屋外，有一片地可以放花盆，我已養了幾乎一百盆的花卉，今年蘭花開得茂盛，一連好幾個月，我書房所供的聖母像前有蘭花；我喜歡小孩，天父，祢便叫司機黃清泉一家住在我的牧廬裡。司機有小孩：一男一女，我看他們從襁褓漸漸長大，現在已讀國小。兩孩很乖，很懂事，不吵我，但知道上樓跟我玩一玩，出外陪我散步，有如孫兒女跟爺爺，我心裡還不寂寞。他們的媽媽錢玉珍，十多年忠心經營我的房子和衣食，洪瑞霞修女則二十多年忠心又細心以爲基督服務的精神管理牧廬的一切事。我真享受祢賜給我的安靜，一心辦公和寫書，絕對不要操心生活起居。我最快心的事，是在三次搬家，每次在牧廬裡常佈置小聖堂堂內，祭壇上供有聖體。基督聖體白天黑夜常在聖櫃裡，聖櫃常還點著長明燈。小聖堂是我心靈的安息所，舉行彌撒聖祭，在聖堂內，唸日課經，在聖堂內，向基督請教；在聖堂內，向基督求助；在聖堂內，向基督訴苦；在聖堂內，

和基督和天父談心。進了小聖堂，可以忘記一天的辛勞，也可以忘記人們對我的心態；喜樂也好，憂苦也好，平靜也好，氣憤也好，在小堂內我同稱的聖徒保祿所說：「和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我活著，已經不是我活著，是基督在我內心活著。」

基督在聖體內，血肉分離，表示繼續十字架的祭祀，和耶穌聖體相結合，不是同祂舉行十字架祭祀嗎？天父，這是祢召叫我，任主教給我的使命。在小聖堂內，心安且靜。

「萬有主宰，爾宮可愛。夢魂依依，庭闈萬萬。

心歌腹詠，生靈淵海。

啁啁之雀，樂主之廬，燕亦來巢，言哺其雛。

吁嗟吾主，鑒我區區，聖壇之下，欲寄微軀。

福哉諸聖，聖宅是君，弦歌不絕，和樂以舒。

仰賴所天，其福無邊。心慕聖殿，景行乾乾。

行經悲谷，化為甘泉。及時之雨，膏澤是宣。

愈行愈健，彌勞彌堅，竟抵西溫，直達主前」（聖詠第八十四首 吳經熊

聖詠譯義）

天父，我仰望基督為我在祢宮裡設備的住所，我求能從牧廬小聖堂，直達祢的聖宮，求

祢切不要向我闖上門，不讓進去。我「景行乾乾」，求祢「鑒我區區」；使我「聖宅是居」，同「福哉諸聖，弦歌不斷，」感恩頌德，「其福無邊。」